

卷首语

基层写作当为文学攀高峰夯基垒台

在勇攀新时代文学高峰的背景下,基层写作越发重要,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使之成为新时代文学高峰耸峙的坚实基础与有力支撑。

对基层作家来说,应该扬体验之长,写生活之变,铸文学之魂,以踩稳攀登文学高峰的每一个台阶。

作家的主责主业就是在自己生活的时代,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对生活与他人的理解。这种理解必须以熟悉对象为前提。熟悉的生活空间、熟悉的行业领域、熟悉的特定人群,是最可靠的文学素材来源。基层作家散落在社会的角角落落,是这一方土地的生活者,更是代言人。他们有责任把最鲜活的“细”“小”“微”,从生活中打捞出来,编织成文学作品,以小切口讲述大主题,以小人物折射大时代。这些“细”“小”“微”如和风细雨,最能浸透社会虚掩的屏障,彰显出文学的投射功能与教化作用。基层写作的独特价值即在于此。而这些“细”“小”“微”,就是人性中的善与暖,唯有亲身观察和体验才能获得。

从本质上说,基层作家创作的现实题材作品,是弥漫着烟火气息、托起普通人的梦想的日常书写,是有着一己深刻生活体验与朴素生命思考的本色书写,是与现实在榫卯相契中的直接对话。应该相信,浸染在现实中的基层写作,掘取了社会生活中特定人群的真善美,最能撼人心魄,最能有效抵抗文学的脱实向虚,真正为群众代言,铸魂于纸面。这类作品,群众乐于阅读,共鸣者更多,受益面更广。这类作品真实饱满,元气淋漓,借助新媒介更易破圈、跨界,延展传播方式,赢得更多的受众。

基层作家离“一线”近,要警惕因鲜活素材俯拾皆是而在创作中缺少精当取舍与艺术加工,仅以生活的浅表面目出现,不能向复杂的社会、深邃的人性敞开,从而使作品产生一种低层次的现实感,拉低了作品的艺术含量。总之,基层作家只要扬长避短,勤耕善作于一方生活的土壤,心铭文学高峰,脚踏艺术阶梯,就终能以精进不止的姿态,创作出独具价值的文本,也终会有文学奇才、写作高手从中脱颖而出。

摘自《文艺报》

河套文学

河套文学 目录
2023 4
总第62期

编委会主任 张毅
副主任 金智 杨瑞璞 尚建新
张浩
编委 官亦鸣 李金娥 李明
陈慧明 何立亭 高莉芹
李玉宁 陈旭
主编 张毅
编辑 陈旭 刘庚明 李玉宁
何立亭 高莉芹
执行编辑 陈旭
美编 贾凡芮
发行 魏雯 李伽 翟芮焯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我们的美好生活

- 04 我的“愚公”父亲 / 谢鹤仁
14 新河村:三个名人一脉沙 / 刘秉忠
17 青苹果家园 / 朔风
20 新河村采风记 / 杨利忠
22 随市县作家团访新河村支书高广晟(外一首) / 崔健
23 在新河村(组诗) / 老明
24 新河村诗四首 / 牧子
25 新河村日记(组诗) / 赵春秀
26 新河五景 / 高广晟

※ 特别推荐

- 27 盼望一场雨(外二篇) / 菁茵
31 文字,让我遇到更好的自己(创作谈) / 菁茵

※ 小说

- 33 确权 / 寒梅
42 难逃内心的责罚 / 金钧
50 对弈 / 张志坚

封面设计:贾凡芮



※ 散文

- 52 大漠中的童话世界 / 潘生富
57 守望绿色 / 刘利元
61 飞翔的土豆 / 高莉芹
65 亲近乌梁素海(外一篇) / 杨桂林
68 村子与村魂 / 闫桂兰

※ 名家有约

- 70 石头的怀抱(组诗) / 李建军

※ 诗歌

- 72 风穿过草原(组诗) / 张红霞
76 暗夜之舞(组诗) / 党剑
78 最美的你(组诗) / 梦蝶(五原)
80 季节的思绪(组诗) / 张爱华
83 雪花在今夜走来(组诗) / 旺伦
86 在路上(外一首) / 赵春霞
87 诗词集萃 / 李斌 / 郭占元

※ 评论

- 90 讲述“老五届”人的故事 / 周纪鸿
94 惟有真性情,学得牡丹开 / 官亦鸣

主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协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 《河套文学》编辑部

社 址 内蒙古临河西市区生态环境局
(环保局)9 楼市文联

投稿邮箱:

小说、评论:htwxiaoshuo@126.com

散文:htwxsanwen@126.com

诗歌:htwxshige@126.com

邮 编 015001

通 联 15547870091

电 话 (0478)8655363

排 版 巴彦淖尔市文联文印工作室

印 刷 巴彦淖尔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金秋九月,丰收季节。巴彦淖尔市作协组织 10 余名作家走进磴口县补隆淖镇新河村,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体验:在观摩日光温室、蚯蚓养殖基地、千亩园区——引黄滴灌蓄水池中了解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在沙漠开发区聆听治沙劳模的感人故事,到田间地头感受秋收的喜悦,用文字书写泥土与汗水的回馈,生动展现乡村振兴中涌现的英模人物和“我们的美好生活”,展示新农村的生活变化、发展图景和精神追求,写到生活深处,讲好新时代乡村故事,以文学力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我的“愚公”父亲

■谢鹤仁

1

父亲一个人搬进沙漠居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老子在沙漠,你们要把沙漠当成家;另一方面是因为把给大哥娶媳妇的钱推了沙头,父亲嫌母亲天天唠叨,就躲避出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躺在炕上,耳朵清静了的父亲开始捋。最初自己是怕身单力薄的儿子担不动那对装满沙土的大箩筐,才想着栽上一片树把沙子定住,东风渠再也不用清淤,仅此而已。怎么整着整着,大儿子叠踩了打井的工具,二儿子走下讲台,三儿子扔下了斧子,自己像老愚公一样,领着妻儿,扒起了沙头?东风渠清淤,那是政府行为,工程按时完不成,各个生产队会增加民工,自己家开渠引水植树造林,那就是自己家的事。“三天不刮风,就不叫三盛公”,地处风口的磴口县是

“开春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只有把水引进沙漠,栽上树种上草,沙子才不会流进东风渠。

其实,把自己逼上“梁山”的是沙子。我们的家紧靠东风渠,要不是有渠挡着,和渠西的那七户人家一样,我们家也被沙压了。

而沙子无罪。

这些被风追得无处安身立命的沙子也有灵魂——它们始终保持一个姿势,永远朝着黄河匍匐前进;它们有思想——在沙漠下面的旋风湾,沙子发出金子的光泽;它们有感情——埋下种子浇上水,长出小麦,河套地区就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马不动,鞍子动”,是风,是没心没肺、没完没了的风,让沙子们惶惶不可终日。风,疯劲一过,跑得无影无踪,沙子戴罪受过。

要打深山虎,必向虎山行。

能懂父亲的只有沙漠。

长夜难眠。这时,一只小老鼠从杂物里钻出来,在地下转了一圈,见父亲并没有不高兴,就大着胆子跳上炉台。上了锅台的小老鼠半蹲着,用两只前爪搓搓脸,看见父亲像见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抱拳作揖。是啊,自己又何尝不是老鼠,被夹在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的民勤人就是世人口中的“沙老鼠”。看见老鼠,父亲心中一喜——看来这步走对了,因为老鼠是一种吉祥物,老鼠能生存的地方,人就能生存。老鼠见父亲还没有反对,蹬鼻子上脸,大大方方地上了炕,东瞅瞅西看看,好像在看老朋友。有一次,我看见这只小老鼠在炕上跑,急忙拿起笤帚就要打,父亲一把按住,说:“它是我的伴。”

父亲这样说,让我悲哀。因为白天我们同在沙漠,晚上我们把父亲一个人丢在沙漠。

地处“风口浪尖”的磴口,东靠黄河,西靠乌兰布和沙漠,京藏公路、包兰铁路贯穿磴口,还有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特大型自流区源头枢纽工程——“三盛公国家水利枢纽工程”,就是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1971年,巴彦淖尔盟公署不得不从磴口搬迁临河。

1984年,父亲辞去队长一职,主动请缨,承包了原坝楞乡新河村河西5000亩大片沙漠。父亲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愚公三根扁担敢搬山,何况我有五个儿子。

为了便于治沙,父亲让我们在沙漠里给他盖了两间房子。

房子总共才十来平方米大,还赶不上一个公共厕所的面积。

2

父亲躲进沙漠里,耳朵是清静了,但是,有些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

父亲知道,大哥心灵手巧,之所以找不下对象,主要原因是困在沙漠。

那几年,只要农闲,大哥就套上他的骡车拉上打井的工具出去了,有时是十天半月,有时是一两个月,活多的时候,大哥让父亲给他帮忙。打多少米有水,打到什么水层水甜,大哥舀一瓢澄清的泥浆水,尝一尝就知道了。

开第三道渠口,用尽了这些年来所有的积蓄,还不够,父亲一咬牙,拿出了准备给大哥娶媳妇的钱。可问题又来了,困难咬咬牙就可以挺过,大哥的年龄摠不住,它像沙窝里的沙坨越积越大,压在父亲的心头,白天好打发,一到晚上愁得睡不着。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没钱也不一定就能把人难住,自己没有,不等于别人没有,总不能因为手中没钱,沙漠就不治理,开弓哪有回头的箭。

可向谁借?又是难题。在红盛义,父亲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平日里,大事小事,有过不去的坎,都是别人来求自己,现在,突然低三下四地去求别人,唉!这口怎么让父亲张得开?何况,在进沙窝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说这是劳民又伤财,你是何苦了?没有一个人赞成。

一说到沙窝,父亲不知哪里来的力量,你们不是说我进不了苦豆坑吗?我现在进来了;你们不是说我进来也被沙子撵出去吗?我就让你们看看,是沙子厉害还是我厉害。现在有了立足之地了,就能腾出时间,张罗大哥的婚事了。

说到最有钱的人,我们这个生产队就是甄五德,可父亲第一个想到的是万元户杜世宽。

那时候的万元户比现在的亿万富翁少多了。一只羊六十元,一斤白面一毛八,

磴口最富盛名的华莱士瓜，每斤最高也就卖两毛钱，一年收入上万元，那简直就是听故事。为了鼓励老百姓发家致富，当时政策规定：除了住房以外，所有的家财都算在内，够一万元就给奖励一块价值四十元的毛毯。四十元的毛毯对于当时任何一家人来说都是奢侈品，谁听了都眼红。但是，刚刚填饱肚子的农民，就怕挨饿，所以，粮食打的三年也吃不完，就是不肯把种粮食的最好土地拿出来种经济作物，家家户户还养几口大猪，也不卖，全吃了。按当时的话说——有钱没钱，先把肚子弄圆。就是把房子加进去也不够一万，杜世宽的三姐把自己的羊赶进他的羊圈，杜世宽的大哥把骡子又牵来了，最后，连鸡在内勉强凑够数。其实，公社干部也知道有假，并且帮助造假，推出万元户的目的就是引导社员勤劳致富。

父亲一进门杜世宽就知道父亲的来意。但是，杜老五既不问大哥的对象如何，也不说是不是遇到了困难，而是说：“谢书记，时代不同了，你治理沙漠的眼光让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敬佩，可我觉得你思路跟不上。寸土难移，这个道理你比我清楚，如果真像愚公那样用肩挑用担担，没等你把沙治住，村民们就来和你争夺土地。在村民们还在看你笑话的时候，尽快把规模发展起来，到那时，别人插不进腿，麻烦就少了。”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一方面是没钱投入；另一方面，我治沙就是为了大家，群众都起来治沙，我肩上的担子就轻松。”三年来，周围的人和父亲谈的都是治沙的对与错，谈的都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杜老五是第一个和父亲谈沙漠谈治理的人，父亲忐忑的心一下子就明亮了起来。

“可以说你们是咱们磴口县的第二代治沙人。第一代治沙人是以磴口县委第一书记杨力生为首，那时是国家在治理，全民治理，有了第一代治沙人才有了三北防护林。你是第二代治沙人，个人治沙，史无前例。社员们都说你五个儿子就顶一辆推土机，但是，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你再仔细想一想，小沙头是你们人力挖的，大沙头是不是用的机械？再就是你们栽树用的树苗，如果自己掏腰包，你能买得起吗？还有水，你一家的用量超过一个生产队，可国家现在没收你一分钱，这说明了什么？从表面看是你在治理，其实是国家做后盾。娃娃不哭娘不奶，因此，你没钱就找政府。现在咱们磴口把治理沙漠放在重要位置，你可以申请无息贷款买推土机，有了推土机，一方面省工省力省时，另一方面还可以给别人推土增加收入，有了收入才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沙漠治理，最重要的是加快沙漠治理。”杜世宽说的这些，父亲从来没有想过，渠口开了三次，除了鹿场的那个渠口没动用机械，其余的两个渠口仅靠人力根本就无法完成。推土机“突突”一响，就像我们在“嘎哒”“嘎哒”给人家点钱，钱从口袋里往外流，捂都捂不住。

让父亲下定决心扳倒这个大沙头的原因，是因为时任县委副书记周维新来调研，下沙丘时摔了一跤。

当时县委副书记周维新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在沙漠里栽了二百亩榆树，成活率达到96%。老书记有些不相信，磴口县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栽，农村栽，乌兰布和沙区栽；干部栽，学生栽，农民栽，年年栽树不见树。照每年的汇总，磴口县应该到处都是树，但现在，沙尘暴依旧，显然有人在造假。周副书记决定亲自去看看，并带着巴彦淖尔报社驻磴口县的记者和磴

口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如果发现谎报就地曝光。老书记一过我们队吱吱呀呀的小木桥就后悔了,除了靠东风渠畔有几棵一人高的沙枣树,满眼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鬼影也看不见。路也没有,树又在哪?随行的玉善可能看出来,对老书记解释到,县林业局的人说在沙漠腹地,应该得翻过三四个沙头才能看到。爬上了第一个沙头,周书记的鞋子里灌满了沙,脚憋屈不好走是一方面;鞋子有些重,吃起来吃力是另一方面。周书记坐在沙头上倒鞋子里的沙子,顺便歇歇。他想不通,栽树么为什么不在沙头前面的空地栽,树活了不就把沙挡住了?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好像不对,过去就是年年按着这个思路去栽的,可也没栽活多少树……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又翻过两个沙头,在第三个沙头背后的沙窝道,有一大片大拇指粗的树林,这些小树苗好像是欢迎他的到来,所有的树苗都向他点头,并把身子向前伸,仿佛要和他拥抱。老书记这下真觉得惊奇,就这鬼都不见一个的地方能栽活树?

“老谢英雄啊!”他学《林海雪原》里少剑波夸赞杨子荣的一句台词。本来,他从心里就不相信在这沙窝能栽活树,打算实地看看,如确属谎报就打道回府,然后杀杀这种歪风邪气,于是就憋了一口气走下去。没想到,就在这荒凉的不毛之地,真的有人把树给栽活了。当一大片小树摇曳在眼前,像成千上万穿着橄榄绿的部队等他检阅,又像成千上万人向他打招呼时,他的精神一下子抖擞起来,马上就想见到父亲。当代愚公啊!连一条起码的生存的路都没有的地方,他的树是怎么栽的?他又想,父亲一定是一个牛高马大或五大三粗像骆驼一样的汉子……翻过丹达坑、牛眼睛圪卜、骆驼脖子,走上一个小沙包(五米

高左右),眼前出现一个小茅棚,周副书记想,可能是生产队给羊倌盖的避雨的地方,但是,除了这一处“建筑”再没有什么了。就在这时,父亲看见他们了,出门迎接。

父亲身高一米六五,年青时干的体力活多,腿有些罗圈。父亲的肺不好,经常咳嗽,特别是运动量大时——比如走得急,就上气不接下气。当父亲出现,周副书记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怎么看,父亲都不像“英雄”,没有一丝丝英雄气概,且老气横秋。他有些纳闷儿,就这么一个“病秧子”能栽起来这么大的一片树?而坝楞公社的书记敢把这么大的一片沙漠交给他?

同行的有四个人,周书记想进“屋”看一看、歇一歇。屋子门楣很低,父亲进门还得低头,身材魁梧的周副书记想进家就不得不猫着腰。同行的四个人,有两个站在门外,巴掌大的地方,人多了转不开身。周书记并没有急着问父亲树栽了多少,成活率如何,而是问父亲,粮食蔬菜是怎么运进来的?春冬怎么取暖?还询问父亲的身体状况。父亲说的很轻松,但在他人看来,这非常人之举。

也是在这一年,父亲被磴口县吸收为政协委员,并被坝楞公社推选为人大代表。

娶媳妇——修路。

修路——娶媳妇。

钱,钱,钱。

钱从哪来?把承包地里抠地皮抠出来的钱都投进沙漠也杯水车薪,无济无事。

还是老主意,人不能让尿憋死,只能再借了。

这次该向谁借?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衣食无忧,人人脸上春风满面,但是,能从箱底里拿出三千五千的屈指可数。现在

最有可能有钱的就是刘守礼和高二蛋了，他俩是村里的种田能手。

果不其然。父亲先去找的是刘守礼，刘守礼二话不说就给拿钱，但被媳妇挡住了。刘守礼的媳妇叫王兰，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我看你是拿钱打水漂。冲着你过去对我们地主子女的好，我把钱借给你，但是你得打条子。”

在八十年代或更早，农村的习俗是谁向谁借钱周转一下，就是一句话的事，人之间讲的是交情，讲的是信誉，谁不用谁？平时，你借我家的锹，我借你家的牛，互帮互助。我们家大人多，日子一直紧巴巴的，但是，我们家干活的劳动力多，像盖房子，上房泥，挖坷垃，需要很多人帮助才能做的活，他们只要对父亲说一声，让你家大小子或二小子或三小子给我帮两天忙，父亲都会爽快地答应。借钱打条子，父亲还真没听说，这是破天荒。这是不信任，纯属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父亲越想越气，血往头上涌……父亲这么往起一站，刘守礼急了，先是狠狠地骂老婆：“放什么屁了！”而后赶忙给父亲道歉。

“老书记，对不起，我的这个老婆就是这么一个直性子人，这你也是知道的，咱不和她一般见识。”刘守礼急忙给父亲递上烟，点上，接着道：“咱们村里有好几个人来借过钱，她在电视上看见，借钱应该有个手续，于是就照猫画虎，我和她说过人不能这样，她不听，我吵不过她，也不管了，没想到这个瞎货不看人。”经刘守礼这么一说，父亲渐渐冷静了。父亲一想，人家做的其实很对，人家给你借钱是信任，但是，就凭一句话就把钱拿走了？要是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家里人不认账，人家的钱

不是打了水漂？父亲住在沙窝不出来，沙窝里没电也看不上电视，他哪里知道现在有许多老黄历正在改变。借钱不但要打条子，而且还得背利息，并且是二分钱的高利。王兰只要父亲打条子不要利息已经给足了父亲面子，她知道父亲为这个村做了许多好事，才不提利息，但这些父亲真是不知道。话说到这个份上，不拿这个钱说明自己没有度量，不打这个条只能说明自己没有原则性。刘守礼并不问父亲用多少，从连二柜里拿出数过很多遍的两千元钱塞在父亲手里，“只有这些了”，他说。父亲知道他是很谨慎的人，数完了钱，打了借条。当然，父亲坚持要打借条他也阻拦，父亲前脚出门，他后脚就把借条撕了。

钱借到了，父亲心里还是堵得慌，这种堵不是因为王兰，是他感到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变得让自己不适应。

父亲有些喜欢自己的沙窝了，与世隔绝，至少，有些惯例像旧棉袄，穿在身上暖和，没有随着春天的到来被扔掉。

3

前一天父亲就接到通知，今天政协开会。

父亲早早穿好母亲给准备的衣服，将自己精心写就的提案《关于三北防护林的老化和更新》郑重地放进包里。

磴口县年平均降雨量只有 102.9 毫米，年均蒸发量 2258.8 毫米，蒸发量大使得磴口县荒漠化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全县的经济建设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沙漠治理进行的。特别是先辈们沿着铁路、公路和黄河两岸栽下的三北防护林日益老化，再加上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后，老百姓的集体主义观念日益淡泊，致使大量的树木被砍伐。

会议日程三天,政协委员在县招待所住宿。

晚饭后,父亲正在房间看电视,突然进来两个人,一个是湘荳制衣厂的老板李保国,也是政协委员,和父亲打过招呼,但不是很熟;另一个人更加面生。李保国介绍说:“这是咱们磴口县大名鼎鼎的企业家穆老板,穆老板听了你的提议很有感触,托我来找你。”穆老板说:“我们磴口县治沙是一个永远的主题,沙患不除将影响磴口县整体经济建设和周边环境。但是,治沙也不能像农民养猪那样,喂肥了就宰,来年再喂;应该像养鸡,鸡下蛋,蛋孵鸡,不断壮大。治沙需要长久坚持,长期治沙得以经济做后盾,为此,要改变治沙策略,大力发展沙漠产业,变‘害’为‘宝’……”穆老板讲的话父亲不想再听,都是空话套话口号话。谁不想发展沙漠产业?那得有钱啊!没钱什么也办不成。穆老板接着说:“我从李老板那里了解了你的情况,你是胸有大志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我是不缺钱但没有地盘,这样行吗?咱们合作。”

“怎么合作?”父亲对此很有兴趣。因为父亲想过:假若有钱,再修一条能通机械的南北路,把电拉进来,再从外地迁移几户人家。

“现在阿拉善开始大量种植肉苁蓉,苁蓉被称为沙漠人参,很有市场,我想把咱们的沙漠都种上梭梭再嫁接苁蓉。”

“好主意。”

“南方潮湿,北方阴冷,用苁蓉泡酒的人越来越多,苁蓉酒、苁蓉烟、苁蓉食品、苁蓉礼盒……只要我们种出苁蓉,市场上大有潜力。这还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利用咱们自己的资源,把沙漠用网围栏围起来,散养黄牛、毛驴……”

“王八蛋!”父亲听到这里就生气了,他在心里暗暗骂道。“这是要我的命啊!”

穆老板继续说:“你的子女多,合作后你的子女就再也不用做苦力了,都做管理;到那时,你老人家就坐下享福吧!”

父亲早已不耐烦了,站起来到门口的桌子上拿杯子倒水。李保国也看出父亲心中不快,给穆老板打了个手势。

李保国开口了:“老革命的五儿子还没成家?”

“没。”

“今年多大了?”

“二十六。”

“二十六在城里很普遍,在农村就算大龄青年了。”

“嗯。”

“唉!都是治沙耽误的。”李保国给父亲点了一只烟,自己也点了一只烟,慢吞吞地说道:“你们这一辈老革命,为了信仰,百折不挠,呕心沥血,值得我们敬佩,只是让老婆娃娃跟着受罪。”

“60万,我给你60万。你五个儿子一家分10万,在你们那里也能算是富户,你留10万管够你养老。”

像晴空霹雳,父亲一下子懵了。

自己活了多半辈子,连一万块钱都没摸过,60万人民币装在麻袋,自己肯定背不动。有了60万,五儿子就能尽快地娶到媳妇,自己和其他儿子再也不用借债了,老婆子一心想回老家祭祖的心愿也能实现了。有了60万,儿女们就再也不用跟着自己受放羊的、挖甘草的、图谋争夺地片的人的气了。可是,地卖了就违背了自己最初的心愿啊!

让父亲吃惊的是林地也可以买卖?他想,国家可能对沙漠治理有了新的政策,这些人肯定得到了消息,想钻政策的空子

捞上一把。既然你想发财,那我正好算算,这些年来我们投资投劳投进了多少血汗。

“李委员,不是我嫌 60 万少,现在算一算,看一看我的沙窝到底值多少钱。”

父亲将 13 年来全家人每天的投劳工钱,到林权证上载明的 17 万棵树钱,再到 11 个人的养老、医疗费等,认真算了一遍。

“一千万?你是不是开玩笑?一个穷沙漠连电也没有,给 60 万还嫌少,我看你是不想卖!”

“说对了,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是你要强买。”

60 万没卖,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有人说父亲傻,60 万不卖,你们就等着受穷吧!

4

1997 年党的生日这一天,68 岁的父亲,要我陪他去给县委送礼。父亲的礼物有:

一条一公里长的主渠道已经成型,不再受风沙侵扰;

一条一公里可以行驶机动车的路;

榆树、杨树、柳树、沙枣树、沙柳、红柳,成片不成片的有十七万株;沙笋、沙打旺、梭梭、沙拐枣、拧条、沙棘,这些新的物种实验成功;

沙蒿、沙竹、哈蔓、沙芦草、沙盖、沙米这些野生植物开始存活;沙狐、野鸡、獾子不再难见。植被在恢复,一切适应沙漠生存的生命在生长;

一个约有 13 亩地的果园挂果了。

这是父亲带领我们一家 11 口人十三年的劳动成果。

自从进了沙漠那天起,十三年来,父亲没有踏踏实实的睡过一个好觉。

刚承包这片沙漠时,许多人都在看父

亲的笑话:吃饱了撑的,拿自己辛辛苦苦挣下的血汗钱打水漂;国家都不啃的骨头你当宝,脑子进水了;作害娃娃了,为图个虚名,还搭上儿女的前程……说什么话的都有。还有一些人害“红眼病”,觊觎这片开发成功孕育希望的土地,千方百计给生产经营设置障碍。为了治理和守护这片沙漠,兄弟几个几乎都挨过打。

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头,治沙怎么就这么难?

其实,父亲不是不想让别人参与开发,而是担心他们目的不纯,另有所图。比如,甄五德的两个儿子,曾信誓旦旦地给父亲拍胸脯,说他们也要治沙,也要植树,父亲给他们划了一片沙漠,地是开发了,可树没栽一棵,没过两年,他们用这片土地换了不少的钱。

不怕老王嫌众人,就拍众人嫌老王。

父亲的话越来越少。

我惹不过你们,我就把沙窝送给政府。

听说父亲来了,分管副县长等几位领导来看望等待开会的父亲,问寒问暖。他们有的给父亲戴过花,有的来沙窝做过调研。县委书记听到父亲来了县委而不是会议室,就想,估计有事,当父亲拿出这份“厚礼”,书记先是惊讶,而后握着父亲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首先,我代表磴口县人民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党的赤胆忠心,感谢你和你的家人对我们磴口县治沙事业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在党的生日这一天,你的这份独一无二的大礼,让我十分感动。但是,你这礼份量实在太重了,我无权接受。‘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谁植树归谁所有’,这是党中央的林业方针和政策,如果我代表磴口县接受了,我们就违反了国家林业政策的有关规定,就会影响

到今后我们全县的林业发展。我们也知道,这些年你和你的家人为治沙付出了许多……有什么具体困难,你提出来,我们想办法给你解决。”

“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模范党员”“治沙英雄”,这些年,磴口县委政府确实实给了父亲许多支持和荣誉,但,父亲的初心是不让沙子流进东风渠。现在,沙漠被固定了,父亲当年对坝楞公社书记的承诺已经完成,接下来该怎么做,父亲心里没谱,至于发展沙漠产业,这项工作责任重大,父亲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会议地点设在磴口县法院大厅。父亲是我搀扶走进会场的。

县委李书记作了工作报告后,会议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模范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读完表彰名单,李书记加重了语气说:

“今天,有这样一名特殊的老党员也来到我们的会场,我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他今天来给我们磴口县送礼。”

给县委送礼?台下立刻议论纷纷,谁都知道送礼的人是谁,送的什么礼。还有人给送礼的人担心:今天,在“七一”纪念表彰大会的现场被点名,以后这个人就再没有“以后”了。

“大家是不是也很佩服这人?我也很佩服,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又送什么礼物给我们磴口县?”

会场一片寂静,所有人屏着呼吸,等待结果。

此时,李书记站起来:

“请我们的老革命、治沙老愚公——谢恭德同志站起来,让大家认一下”,说完,自己带头鼓掌。许多人刚才都为这个人捏了一把汗,到了此时才明白,李书记

是甩了一个包袱。

在爆竹般的掌声中,父亲颤悠悠地站了起来。

因为父亲一直有腿疼的毛病,加上年事已高,站立比较吃力。平日里,父亲没有拐杖步子也迈不开。当我扶着父亲站起来,几百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父亲,也盯着我。我不知父亲当时的感受,也许,父亲在民勤县八百人的表彰大会上,多次受功领奖,已经习惯了,而我没经见过这么大、这么庄严的场面,一下子热血沸腾——那种荣耀,神圣而崇高;那种敬仰,让我感到自豪。这就是我一生最敬佩的父亲!

5

水从东风渠到河柳树园,途经乱坟湾,乱坟湾一房多高的哈曼岭一个连接一个,我们的渠就在哈曼岭的缝隙中穿插。这段渠道有二百米长,是我们进入苦豆坑最近的一条水路。第一次开通这条水路,推土机工作了五天,花费了五千多元,心疼也没有办法。水是希望,只要能把水引进苦豆坑,父亲豁出去了。由于用水量,淤泥堆积现象越来越严重,和磴口县东风渠清淤一样,每年我们清淤三次。

沙区清淤,不同于农区清淤,沙子没有粘性,说是“挖”,不如说是“撩”,一锹下去,端起来只有半锹。凭多年的挖沙渠经验,我们把干沙移在渠里,让水渗透,这样沙土就能扔在三米开外,只是工程量翻番。我和三弟在最底层,大哥和二妹在中间,父亲在最上面。

关键是从渠里挖出的沙土往哪里堆?

在这条渠形成之后第三年,渠里清出的土没地方堆,就雇佣推土机把土推在二十米开外,而后每一次清淤再把土堆在渠畔。只要用水就有泥沙淤积,治沙不是十

年八年的事,淤泥总有堆不下的时候。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水路不畅,必须把弯曲的渠道取正(砌衬渠道想都不敢想),可哪有那么多的钱搬动哈曼岭?

“向政府要”,有人给出主意。出主意的人还说,“咱们磴口没钱,不等于巴盟(那时巴彦淖尔盟还没有撤盟设市)没钱。现在孙X当了行署副盟长,他在咱们磴口县的时候就挺支持你,你去找他哭穷,他一定会帮你。”

常言说“饥不择食寒不择衣”,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还说什么脸面。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八月,还是由我陪同,去盟公署去见行署副盟长孙X同志。在临行前,我们在家里就把我们目前要解决的事项列出来:砌衬渠口200米、打一口井、拉电、育苗。我怕父亲话到嘴边忘了,就写了一个小字条,攥在手里,关键时刻拿出来,让父亲看上一眼。

如果天随人愿,砌衬了渠口,我们能腾出时间绿化更多的沙漠;如果有一口机井,一干管理所就是狗屁,老子再也不受你们的气。

我们的要求是不是过分了?这可是要国家拿出一笔不菲的钱。要是不答应又该怎么办?父亲会不会因遗憾落下病?

不,不能,决不能因为一点困难让父亲想不开。昔日我们岁数小,担不了事,现在我们大了,我们应该为父亲分担,而不是要求父亲为我们做什么。再说,最艰难的日子我们都挺过去了,现在就是个穷,穷就穷吧,穷又穷不死人。

现在,我又怕见孙副盟长了,要是见不到,或者孙副盟长今天没时间见我们,望梅解渴,说不定我们还有个念想。

办公室的门开了,孙副盟长没等工作人员领我们进去,就直接走过来,主动和

父亲握手。

“老革命,多年没见,挺想你的,身体还硬朗吧?”他客气地把我们领进办公室。

“黄河抢险后就再没见过面,后来听说你调走了”,父亲说道。

“其实,我经常回咱们磴口,在磴口工作了几年,我还是放不下咱们磴口。过去我在磴口,地方财力有限,除了奖章,我们没有实质性地帮助你。现在我在盟里,在各个旗县挤出来点钱帮你,还是有条件的,具体有什么困难,你说说。”

可以肯定,有关领导提前和孙副盟长说了父亲的处境,同时,孙副盟长也答应帮助我们。父亲通过各种关系要见政府要员,无非就是要钱。当然,孙副盟长有这个能力、也愿意帮助,才会见父亲;不想帮、帮不了就完全没有见父亲的必要。可父亲怎么也张不开这个口,仿佛自己一张口,自己就不是自己。

“现在政策好了,我吃有吃穿有穿,饿不住冻不住,困难是不少,我都能克服,我今天来见你就是想看看老领导。”

“救命”的稻草抓在手里又被父亲轻易放开。

父亲,您怎么能这样?家里要账的把门坎也磨平了(直到2013年我们才还清了外债),就算你不管我们的日子能不能安稳,母亲的病你不能不管吧,您总不能让母亲用命扛吧?

“为这钱让你爸乞求政府?你爸要肯低头,你们现在都挣工资了,那是县委书记答应过的,哪用啃沙头。”母亲再次做了父亲的“卫道士”。

6

因为没钱,妹妹退了学。因为没钱,四弟接着也退了学。

母亲病了,家里没钱,父亲除了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无计可施。

其实父亲的心比谁都苦。如果混日子,在公安局一直待下去,凭着老资格,子女们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吃穿无忧,还有人捧着。

给母亲做胆囊切除手术时,查出肝癌,我的眼泪就再也管不住了。我开始恨,恨世上所有的人,包括父亲。我可能是疯了,当时,我就认为是父亲为了完成他的一个心愿,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做工具,用自己的老婆、孩子做赌注,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赌一把,于是我写了一首《豪赌》:

沙漠的脾气
父亲拿捏得最准
对付乌兰布和这头牛
草就是良药
父亲押上了全家

三年,沙打旺挑起了红灯笼
十年,喜鹊用鸟巢
倒画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二十年后,母亲像父亲的一滴泪
掉在沙漠
再也找不到了

最恨的还是我自己。母亲是穷死的,我恨穷。

要是我有一定的经济头脑,靠投机钻营致富,我们这个家就不会受穷,母亲也不会惜钱。有病住院,把母亲体内的病源早早清除得干干净净,把母亲保养得健健康康的,母亲就不会把苦胆里的胆汁都吐

出来,就不会有结石,肝癌细胞也不会趁虚而入。尽管我的这套理论在大夫那里不成立,我始终认为就是这样,至死也不会改变——

恨天恨地,天地这么大,能容万物,就容不下我的一个母亲。

更让我们羞愧的是,给母亲穿上老衣,我们兄弟五人拿不出一分钱葬母,叔伯大哥生气了:“谁拿不出钱来谁就不准穿孝。”

母亲是2002年的春天去世的。

还是在这年春天,坝楞乡乡长受县政府派遣,给父亲送来了国家林业部给父亲颁发的“绿化奖章”。捧着奖章,父亲老泪纵横,哽咽的话也说不出一句,2001年内蒙古自治区给父亲颁发“农牧区优秀人才奖”时他也这样。我知道,父亲把荣誉看得比命还重要。

2015年,在母亲去世13年后,父亲也溘然长逝,给自己88年的人生之旅画上了句号,永远长眠在了他为之流血流汗、不懈奋斗的土地。

阴山不老,长河奔流。多少年后,人们是否还能记得住这位磴口县的“治沙老愚公”?他曾经是那么坚定、顽强、坚韧不拔地为生态治理、改变家乡面貌而艰难地行走在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直至自己的生命终结。父亲走了,但为治理沙漠而克服困难、坚持不懈的“愚公精神”将如绿色丰碑和沙漠同在。

[组稿编辑 陈旭]

新河村：三个名人一脉沙

■刘秉忠

磴口县新河村地处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典型的黄河改道的摆渡区，有人说是黄河放弃了这里的沙窝，有人说是沙窝把黄河从北边逼到了南边，但没有逼走新河村的人。比如治沙名人谢恭德，比如乡村振兴名人高广晟，比如驰名内蒙古诗坛的大漠诗人谢鹤仁。他们就如沙窝窝里的植物，任风吹不走，沙撵不散，反倒创造出了变沙为宝的奇迹。

谢恭德

谢恭德 1962 年从甘肃民勤县来到新河村定居。民勤县三面环沙，饱受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的折磨。所以，谢恭德在村里盖房安锅时，大家很不理解，说你躲过两个沙窝，又走进一个沙窝，这不是雀儿窝倒燕儿窝，离不开草窝，图甚？后来，老谢的儿子也打趣他说，你往北走不远是陕坝，往东走不远就是临河，咋就停在这个地方，要不怎么也搞个城市户口哇？

老谢没有足够的理论水平回答上述问题，但他有足够强大的耐心和毅力在这里安营扎寨。因为这里面对着富庶的河套平原，脚下是黄河馈赠的种甚长甚的“沙盖楼”（上沙下粘的土质）沃土，旱涝饿不死人。人饿不死，就能做事，就能做大事。

事实证明谢恭德的预期。他在沙窝里滚战了六十年，还揪扯上老伴和五个儿子。他们用沙蒿、苦豆子和红柳等植物，编织出一张专治沙魔的大网，把五千亩沙窝改造成绿洲，成为河套农区的一道绿色屏障。但为了治沙，老谢和他的儿子们四处举债，欠款直到 2013 年才还清。但他把荣誉看得比金钱重要。

2002 年春天，县政府送来了国家林业部给谢恭德颁发的“绿化奖章”。他捧着奖章，老泪纵横，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甘肃民勤县作家李玉寿，几经辗转来到新河村采访老谢治沙的事迹，并邀请他回民勤作报告，老谢婉言谢绝，他说，我一天也离不开这里。

有人把老谢比作愚公，有人持不同意见，说愚公移山是破坏生态，老谢治沙是造福后代。

如今，老谢已长眠在苦豆坑了，他身旁的苦豆和沙蒿蓬勃地在风中摇摆。寒露一过，有人来捋沙蒿籽，有人来挖苦豆根，还有人挖甘草苗，都是值钱的东西。但苦的依然是苦的，甜的依然甜。

高广晟

新河村如今是磴口县农民收入最高的地方之一，村民开玩笑说，书记姓高，我

们就步步高。高广晟从1994年当社长干起,直到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一步一步往前走,从未间断。从一个普通农民做到市党代表、人大代表,2021年,高广晟被评选为自治区乡村振兴先进个人,有记者采访问道:“高书记,你不到六十岁就头发花白,是不操劳过度?”高广晟逗他说:“也不完全是,我父辈那一代,四十多岁大都头发花白。”记者又问为什么,回答道:穷困!

所谓“一肩挑”,就是村里的大事基本都是一个人谋划,高广晟谋划的事,村民基本没有反对票。上面领导来了,看看新河村的新面貌,异口同声说,这小子就是有两把牙刷子。岂止两把?

其一,新河村是磴口县最早种植华莱士的地方,但高广晟没有停留在这个脍炙人口的传统品牌上,他另辟蹊径,带领村民开发“白梨脆”香瓜,成为全市一村一品的成功典范。

其二,2019年,他争取来项目资金,建起了冷库;第二年,就有人来承包了村里的大棚栽培花菇,又增加一笔好收入。

其三,2022年,他又跑回来300多万元的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建起了全市最大的蓄水池,可解决本村4000亩耕地的滴灌用水。2023年,节水灌溉成为全市农业工作重点,高广晟又一次做了一件超前的大事。

高广晟还是一位农民作家,1997年,他描写河套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村怨》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小说的内容再现了当时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价值观。艰难的生活,苦涩的爱情,落后的风俗以及境遇的不公,引起文坛的一些争议。二十多年后,高广晟回忆自己的作品时毫不隐讳自己的创作意图,他说,之所以落后,我们才要

改变她。如今,他是市作协会员、磴口县作协副主席。2023年夏天,在内蒙古作协的支持下,市作家协会在新河村建立了文艺创作基地。闲暇之余,高广晟依然做着一名乐此不疲的老文青,陶醉在美丽的村庄和优雅的文字之间。烦闷的时候,他就进沙窝里走走,看看那些不屈不挠的沙生野草,驱赶惆怅。“心怀故土云霜倦,梦里长河日夜流。”这句诗,是否铭刻着他的追求?

谢鹤仁

谢鹤仁是治沙劳模谢恭德的儿子,父亲因治沙成名,儿子却因写诗成名。早在2006年,谢鹤仁就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农村文化名人”。自从谢鹤仁写诗出名之后,一些国内著名诗人如刘年、广子等不远千里来新河村看他。他们在叫做苦豆坑的沙窝里转来转去、东张西望,似乎要在沙窝里寻找到鹤仁的文脉。刘年写道:

“想起乌兰布和沙漠里的老谢

一个人种草固沙

一个荒凉的人

在用鲜艳抵御荒凉

用三十年的青春

抵御一千五百万亩的荒凉

离别时,问胜负如何,他只是摇头”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摇头,是肯定什么?还是否定什么?

我们从谢鹤仁的大量作品里窥视到,诗人对这片沙漠的感情异常复杂,复杂到无以复加,远远不是传统意义的、浅薄的对故土的抒情。他在《苦豆坑》的散文里写道:苦豆坑的名字是谁给起的?苦豆坑还长着甘草,为什么不叫甘草坑而叫苦豆坑?

早在1987年,谢鹤仁就和同村的高

广晟创办了磴口县第一个文学社，还在《诗刊》社主办的诗歌函授班连续学习两年；并自修山西《函授大学》中文系四年的全部课程。1988年，诗刊社邀请他参加改稿会，而因当时囊中羞涩，他没有勇气参加。每当想起这件事，他“就想狠狠扇自己几个嘴巴——因为山东有一个函授班同学是爬火车去的。”

无独有偶，几乎在同时，陕西作家路遥的小说斩获茅盾文学奖，到北京领奖时也是“囊中羞涩”，路遥的弟弟给他资助了路费。而谢鹤仁弟兄五个，因治沙负债累累，竟是一个比一个“囊中羞涩”……

有道是“愤怒出诗人”，很少听说“贫困出诗人”。谢鹤仁是个例外。

在巴彦淖尔文坛，或者说文化圈儿里，谢鹤仁是一个备受尊重的人，文人墨客的许多聚会，总要召唤他。但多数听到他的回复：不是打工，就是在打工的路上。偶尔参加一次，也是不善饮酒，笑咪咪的和大家做着不温不火的文字交流，又总是匆匆忙忙的退场。那些依然兴致勃勃留在

酒摊子上的人，却没有几个能登上内蒙古文学馆的讲台。2023年，谢鹤仁赫然坐在这大雅之堂，平静地讲述着他的创作经历。

旧时，住在沙窝畔的老年人哄孩子时常说一句话：沙窝里住着两个妖怪，一个叫黑风妖，一个叫黄风妖，再哭把你扔进沙窝，让妖怪吃掉！很见效的办法，但对谢鹤仁不管用。他住在沙窝六十余年，不怕神不怕鬼，但现在怕上了“文妖”。

谢鹤仁在内蒙古文学馆的发言中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会写了。一把草，变不成奶，很可能成为垃圾，这对于一个年过花甲的农民来说，就像赶着牛车上高速。我知道我已停不下来，因为，写作成为我的信仰。

一脉沙窝，成就了新河村三个名人。名人未必要心心念念感恩沙窝，因为那是缘分，但沙窝却永远珍藏着他们的故事，因为那是历史。

[组稿编辑 陈旭]

青苹果家园

■ 朔 风

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我途经一片果园，红红的苹果挂满枝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识过的大果园，目测有十几亩，每一棵苹果树上都缀满果实，目光在果园里贪婪巡回，不肯停留在一果一叶间。

果园老板手里捧着几个苹果，热情的请我们品尝，我从他手里拿过苹果后，粉红色的苹果像小女孩羞涩的脸蛋，我竟然不忍下口。一同来的朋友“咔嚓”一声后，苹果汁顺着她的嘴角溢了出来，她随即用舌头收回了汁水。边吃边说：“你尝尝，这是我们山东的栖霞苹果，皮薄肉脆，甘甜蜜爽……”

我们每人买了一袋子栖霞苹果，去攀登朱雀山。离开果园后，脑海中便保存了一幅画，这幅画从离开烟台，时至今日都不曾褪色。那一颗颗粉红色的苹果，在记忆里始终保鲜，储存了时光的汁水，润泽往昔。但也时时生出些许遗憾，难道只有山东半岛才能产出这样优质的水果吗？

今天随文友们走进了磴口县补隆淖尔镇新河村。

据村书记介绍，这个村子原名红盛义，源于清朝同治年间，山西晋商在此地设置商号“红盛义”。据记载，红盛义至今约有150年的历史，是磴口县补隆淖尔镇新河村的前身。

历史的风霜雨雪掩盖了第一代走西口人的印迹，但他们的后代在河套平原这块沃土上开枝展叶，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上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他们选择逐水而居，祖祖辈辈依托黄河，用汗水，锁住了沙漠肆虐的脚步，变沙为田，开拓了耕地，成就了绿洲。

新河村用现实见证了美好乡村的传奇变化。

一桩桩精致美观的农家小院里，生机勃勃。党和国家把精准扶贫的温暖落实到户，盖起了整齐划一的砖瓦房。这些建筑彻底改变了乡村以往的旧秩序，道路宽敞整洁，房屋并列成排，绿植环绕，秋风中的格桑花摇曳出野性的张扬，独居一隅。顺着花廊徜徉，忽而产生错觉，有误入桃花源，忘记市井烟火之感。

这真是一块风水宝地。新河村位于北纬40度，全年日照充足，热量丰富，这里是黄河冲击平原，土地肥沃，近邻黄河，灌溉便利。由于地处乌兰布和沙漠边缘，耕地为沙质土壤，适宜种植瓜果，因此新河村被誉为“磴口县华莱士种植第一村”。

透过密集的种植大棚及园地，我们发现了一块绿色植物。虽然距离远一点，可根据绿植的高度及颜色判断，这应该是一大块蔓菁。在无法遏制的冲动驱使下，我

们三人迈向了那片农田。走路带风的我们也顾及不了早已收割完的玉米茬,到了跟前,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谁也不出声了。看着这片绿茵茵的青麻叶,它们正在撒欢般的生长,完全没有时间照顾我们的心情。

我们蹲下来,一股清淡的气息灌满了鼻孔,将我们内心的沮丧一扫而光。阳光洒在绿叶上,它们之间在大自然中进行互动,从而编程出生命需求的密码。而我们如此兴奋地奔向一片理想中的蔓菁地,也是对岁月的回望。蔓菁曾在特定的年代,拯救过我们贫瘠的肠胃,因此它早已成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拥挤的味觉体验中,始终没有侵占它清凉、脆甜的存在空间。

返回时,我们选择了一条便道,经过了一片树林,透过围墙的间隙,我们被园中的景物俘获。相互簇拥的青苹果缀满枝条,有的枝条被果实压弯了腰,枝头耷拉在地上。我们扒在院墙外面,向里面探头张望,也试图越过围墙进入院内。可早已不再年少的我们已经没有了体力、心力。

我们转圈寻找园门,看到园子旁边有掉下来的青苹果。秀妹随手拾起三个,分给我们。我疑似果实还没熟,所以是青色的。只见她们两人“咔嚓”一声下口就吃。我瞪着两眼看着她们,只见她们边吃边说:“青苹果的味道果然不一般。”我也“咔嚓”一声后,清凉的汁水在口腔里顺流而下,我才瞬间清醒,这是青苹果家园。

绕了一大圈,终于看到了园门,同时也看到路上停着一辆小货车,货车旁边站着一位老妇人,正和货车司机聊天。我清了清嗓子,上前询问:“大姐,这果园的主人住哪里?”“我就是。”她的话很简短,但带给我的惊喜却很意外:“我们想买点青

苹果。”“行”,她爽快地答应后,继续和货车司机说话,我们三人在旁边站着,不时向她投去焦急的目光。那辆小货车离开了,老妇人转身进了大门,她手里拎了两个塑料桶,打开了铁栅门,领我们走进了果园。我目测这个果园大概也有十来亩,除了苹果树外,还有枣树、葡萄树。

九月的河套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老妇人从树上摘下几个红红的枣,请我们品尝,我们接过枣来,放进嘴里,没有中间环节,我们尝到了红枣初始的味道。老妇人把桶放在了地上,我们和她一起摘苹果。我们询问老妇人:“这果园里的苹果为啥都是青的?它会变红吗?”老妇人边摘苹果边回答我们:“青苹果果酸含量高,是最好美容水果。另外它象征友谊长存,幸福平安。”经老妇人一说,我想起平安夜学生们送我青苹果的寓意,对青苹果愈发青睐有加。

时隔几年,我们家乡的土地上早已硕果累累,栖霞的红富士虽然声名在外,那满园飘香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可今天站在新河村果园里,却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意味深长。新农村变化巨大,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不仅有了自豪感,而且在物质日益富足的同时,享受到环境变化带来的精神慰藉。

告别了青苹果家园,告别了老妇人。我们一行前往镜海湖,镜海湖是古黄河改道形成的天然湖泊,水面开阔,芦苇丛生,水质清澈,犹如镜面,因而名曰镜海,现为国家AA级景区。湖里有沙海鲤鱼、鲢鱼、草鱼、鲫鱼等不同种类。这一片沙海相连的景观不仅为新河村带来旅游观光的收益,而且提高了村民们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意识。

每到春天,大批天鹅飞来镜海湖,这

里有得天独厚的食物供给,茂密的苇丛成为候鸟迁徙的驿站,清晰的坐标,还有村民们温情的守护,从而构建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

河套人仰仗黄河的福佑,保障了农、牧、渔业的良好发展。新河村近河受益,在农、林、牧、渔业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古老的黄河在改道中,为这片热土留下了福泽,磴口县才有“百湖之乡”的美誉。这些大大小小的湖泊在大自然的变化中,与沙漠相守,孕育出浩荡的芦苇,宁静自甘坚守在这里,为这片土地带来难以言表的旷达、韵致。

我们攀上湖边的沙丘,高低错落的梭梭树漫沙遍野,它们如同一道道藩篱,阻挡了沙漠任性的脚步。有些梭梭树的根暴露在沙丘上,但根系却向下延伸。暴露部分呈现出的干裂,使人联想到顽强、倔强、隐忍的生命特征。伸手抚摸它柔软的针叶,不禁感慨,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用他

们不懈的努力,换来了今天的沙漠绿洲及大片农田。

闪烁在田间的番茄披着满身霞光,像镶嵌在大地上的红色玛瑙,我们享受着土地的馈赠,情感在沙、海、田间穿梭,无不感慨,大自然可以剔除我们起起落落的贪念,矫正我们因利益而弯曲的脊梁。

南望黄河以它一以贯之的动态奔腾,北观阴山绵延横亘,以它波澜不惊的静态守望疆土,新河村在长河远山环抱中,凭借地理优势,逐渐发展成以种植钢架大棚香瓜为主导产业的新型乡村,大大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拎着一袋青苹果离开这里时,有种别样的情感,我们家乡的青苹果,为我们的骨缝填补了优质钙,强壮了我们的身体、灵魂。

[组稿编辑 陈旭]



新河村采风记

■杨利忠

九月的河套万物丰盈,恰逢秋分丰收节日,早晨八点,采风组一行统一乘车从临河出发,一路上车内欢声笑语。汽车沿着国道一路向西,道路两侧田地里到处是才割不久的葵花盘整齐地插在葵花生秆上的插盘景象,偶有一片片没有采摘的朝天椒像红地毯般铺在田间。据各方面信息反馈,今年农产品价格都不错,河套农民又赶上了一个丰收年。

谈笑间,汽车行驶四十多分钟便到达了新河村部。村部齐齐整整,院落花草树木绿化不算讲究看着倒也舒适养眼。百日菊、秋英姹紫嫣红开得格外艳,让人赏心悦目。

新河村西面是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地带,南面紧邻二黄河。我没有见过新河村的过去,听说“黄”是新河村以前的主色调,黄河、黄沙、黄风、黄土坷垃房,香甜的蜜瓜、成熟的麦子和那里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全是一个黄颜色。村子西头那些沙窝起起伏伏,那是从更远的西方,犹如一头巨型黄龙向村里吐来的贪婪舌头,似乎要吞掉这里的一切。沙窝里星星点点一个个湖海,倒像是那巨龙留下的点点唾液,当然这些湖海都是古黄河改道后形成的天然湖泊。向村子西北望去,远山横亘,深蓝天际流着淡淡白云。那日午后,云霭将

远山裹挟,在山与天衔接处,出现一处灰白色缺口,流出淡红烟霞,把整个村落照得美不胜收。

采风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上午九点多在村部召开一个短暂座谈会后,采风组一行便随新河村高书记一起观摩村特色产业。步行转至村部后小村道上,便是一排排整齐的易地搬迁房。从敞开的大门向一户人家院内望去,内外干净整洁,庭院经济方兴未艾。有种植梨、桃、苹果、葡萄等果树的,树上果实累累;有种植南瓜、豆角、匏瓜等爬架蔬菜的,南瓜、葫芦挨挨挤挤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有几户人家种着西香莲、百日菊、蜀葵等鲜花,各色鲜花竞相绽放,绚丽多彩,庭院盎然生辉。无论是各类果树还是枝蔓爬架而上的葡萄、匏瓜等,既能为在小院里休憩的庄户人遮阳纳凉,又美化了庭院,让人羡慕不已。

步行几百米后,在一大片日光温室大棚前停下了脚步。据高书记介绍,眼前这一座座黑色塑料大棚便是蚯蚓养殖基地。蚯蚓养殖在河套地区非常罕见,多数人对其在制药、化妆品、保健品等原料利用和经济价值认识上均不甚了解。大棚内成行的蚓床整齐铺设,行间可以驶入小型作业车。几位女作家着急地细细寻找着蚯蚓却是一无所获,高书记笑着慢慢地用小木棍

轻轻刨开疏松的牛粪堆,大家才见到了几条不足一寸、慢慢蠕动的小蚯蚓,这略显细瘦的蚯蚓显然是才投放不久的幼小蚯蚓。蚯蚓平均生长期三个多月,座座大棚轮流投放,科学合理安排可做到每日都收获蚯蚓。我正疑问这每日大量收获蚯蚓靠人工是如何分拣呢,见到大棚外停放着的机器瞬间有了答案。那是一台滚筒式全自动蚯蚓收获机,它可是收获蚯蚓的利器,从取土到筛选、分离一气呵成。据高书记介绍,近年蚯蚓养殖收益非常可观,将来可带动更多农户加入蚯蚓养殖产业。

新河村另一个特色产业是花菇种植,村子西头成片的白色塑料大棚便是种植花菇的基地。花菇是新河村近年引进的产业,因其独特的傍沙生长环境,这里的花菇品质非常好,市场上供不应求。说到兴头上,高书记又自豪地介绍起闻名海内的磴口华莱士瓜。据记载,磴口华莱士瓜是建国初期由兰州引入,经多年杂交培育和地位优势终成地方名瓜。凭借华莱士蜜瓜品质优势,1997年,磴口县被国务院中特办批准授予“中国华莱士蜜瓜之乡”。红盛义香瓜种植更是有上百年历史,要早于磴口华莱士的种植,以其优异品质成为特色农产品,新河村也因此成功入选自治区第一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登高远眺,一派丰收景象,眼前是新河村千亩设施农业示范园区,大棚香瓜、花菇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带动了农民稳定增收,这也是新河村利用地利优势走特色农业发展之路的成功之处,是“一村一品”核心所在。

河套农业得益于黄河之水,但近年灌溉用水日趋紧张,节水灌溉提上日程。新河村在节水灌溉上也大大地迈出了一步,规划颇为超前的引黄滴灌蓄水池是今年才完工的大工程。数个大型蓄水池紧紧相

连,沉淀池、调节池、配套供水泵站及供电设施功能完善。蓄水池储水量可以满足全村一半以上土地滴灌用水,加之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投入使用后,将会极大地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实现节本增效。

赏荷花、垂钓、农家乐采摘、住民宿……谁能想到这些乡村旅游项目在新河村乡村振兴建设中悄然兴起,那个满眼“黄”色的小村庄早已悄悄地褪去旧色,美丽乡村建设与绿色产业发展引领着庄户人精神面貌提升和经济发展。这个季节荷花是赏不到了,但看那湖里残荷也有几分意趣。几位女作家又被一片苹果园招揽过去享受起了采摘乐趣,男士们则更乐于欣赏乡村美景,开着玩笑回忆着小时候偷瓜偷果的场景,感叹那时偷来的瓜果格外香。

午后太阳躲在云层里时隐时现,采风组一行上到村西那些起伏的沙丘极目远眺,惊叹真是“沙外有沙”。沙子已不再是当年裸露的黄沙,蓬勃的沙蒿、苦豆子、芦苇、甘草、梭梭、柠条、红柳等植被把一个个沙丘紧紧地包裹起来,让沙子停滞了前进的脚步。新河村出了三位名人,其中高广晟、谢鹤仁两位是因农民作家身份而出名,另一位谢恭德老人则是因治沙而出名。眼前这片沙丘便是这位治沙老人曾经治理过的地方,一丛丛在风中摇摆的梭梭见证了老人当年的治沙历程,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老人挈妇将雏几十年如一日治沙之艰辛。人们把谢恭德老人比作愚公,称赞为治沙英雄,传颂着他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2002年,国家林业部为谢恭德老人颁发的“绿化奖章”更加将这一段段治沙传奇故事凝聚在了这枚奖章之中,而其中的辛酸只有长眠于这片沙蒿、苦豆子下的老英雄才能真正诉说清。

随市县作家团访新河村支书高广晟(外一首)

■ 崔 健

新河村访治沙“愚公”谢恭德故地

云沙一枕梦幽幽,烟雨流年况味稠。
身守家山担日月,情燃愿景系欣忧。
菇棚香浸新潮卷,荷岛风掀雅韵流。
镜海斜曛临雾岸,芦花人鬓共苍秋。

寒寮冷月卧沙岑,苦豆坑前旧忆真。
数秩日餐风与雪,举家汗洗暮和晨。
梦回古漠禾翻浪,春醒苍原树卷云。
欲仰愚公人不在,唯留一宝是精神。

[组稿编辑 陈旭]

新河村不光有沙也有水。村里有一片很大的天然湖泊,称之为镜海湖。以“镜”为湖海命名,不由得想到临河镜湖。但细看这个镜海湖,湖光潋滟、芦苇婆娑,叫它为镜海湖倒也贴切。近年,镜海湖已开发为一个综合旅游区,一艘艘快艇和脚蹬船浮在水面,吸引着人们来此体验水上游乐和垂钓乐趣。

镜海湖一丛丛芦苇随着轻风摇曳不定,向北面望去,一层毛绒绒的淡黄色芦花覆盖了即将泛黄的苇叶,远远地与那些沙丘连绵起伏融为一体,分不清哪里是沙,哪里是苇。想着若到了冬季,在一场大雪过后,雪覆盖了沙丘,覆盖了芦花,若隐

若现间又将是如何的美?

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家园,新河村在高广晟这样一位有知识、有见识村书记的带领下,产业愈见兴旺,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如今道路通畅,村落整齐,产业发达,景色优美,环境宜居,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闭塞的旧貌。一路走来,新河人不离不弃,从不掩饰对这个村落、这片沙、这片水的热爱,他们坚毅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凭着乐观与热情创造着美好生活,唱响奋斗之歌。

[组稿编辑 陈旭]

在新河村 (组诗)

■老明

荷花岛

荷花上岛
带着十万方水
天上,蜻蜓在导航
地上,青蛙在开道
一路锣鼓喧天
引得鱼儿和鸟儿
纷纷上岛落户

藕不小心裂了
但丝紧拉着
把岛外的世界
越拉越近

梭梭林

在乌兰布和沙漠
我叫来一粒沙子
还有一株梭梭
在一株高大的梭梭树下
我们盘腿而坐
促膝交谈

一阵风过,我看见
梭梭们个个精神矍铄
我听见沙子们
窃窃私语,不再喊渴
每一粒流浪的沙子

都找到了家

在乌兰布和沙漠
梭梭们手拉着手
沙子们肩并着肩
和谐的气氛
让我觉得待在这里
有点多余

在新河村

在新河村,我更想了解
红盛义,驾着这个曾用名
可穿越 150 年的历史
每翻开一页
都有驼铃声声

当驼铃被商道收起
商道被商人收起
包兰铁路来了
110 国道来了
京藏高速来了
新河村长出了翅膀

起飞,怀揣着一颗华莱士
美好的生活,从
一丝丝香甜开始

[组稿编辑 陈旭]

新河诗四首

■牧子

乌兰布和沙漠

乌兰布和沙漠很大
大得让新河村的村民
望不到尽头

乌兰布和沙漠又很小
就像这个星球外衣上
一块小小的补丁

为了让我们的星球更加完美
新河村的村民终其一生
都在缝缝补补

新河村

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
我们的新河村
那么小
那么不引人注目
有如一粒沙,一抔土
默默无闻

时间在这里凝滞
我们必须屏住呼吸
才能听清
沙子与泥土的私语
一个关于新河村的故事

新河人

与众多的北方农民并无不同
朴实,勤劳,任劳任怨
可是我们的新河人认清命运而又
不屈服于命运,与之抗争

于是出现了
埋首沙窝的治沙人谢恭德
书写泥土与庄稼的诗人谢鹤仁
把故事写在新河村
每一个角落的作家村长高广晟

与新河书

新河村的秋天来了
秋风在吹,秋草在摇
在沙窝里做着最后的抒情

此刻我就坐在沙窝里
与秋风拥抱,向秋草问安
秋草无言,秋日安详

让我感受沙的温度,地的脉动
让我用瘦小诗行记录下
沙漠边缘这个村庄
从红盛义到新河的变迁

[组稿编辑 陈旭]

新河村日记(组诗)

■ 赵春秀

新河村

我们清早开车来到新河村
没有到过这里,拥抱什么
你或许无法想象她
曾经有谜一样的前身
——红盛义。早年晋商一个分号的名字
如果不是这样
站在新河村,看到了天的全貌
阳光和空气
清新得令人陌生。格桑花
吸引着走进她的人
村书记未展开叙述时
在我们脑海中
红盛义是汇通天下,是遥远
是驼队。田间小路甚至整个新河村
洋溢着果香
不知道还有没有晋商的后代
站在村口
夜晚,凝视漫天繁星

万物与之共存
那么多年沉浸其中
说不清楚此时
爱上这里的一条路还是
清澈见底的水
一个新的谜,有没有谜底都不重要

果园随想

一个人
一辈子,受那么多苦
够了

一棵树
一个秋天,结那么多果实
够了

一个果园
一个下午,充满那么多笑声
够了

一个人,倘若知足了
漫漫人生
也是需要被时间,听见的

地板上的蓝天和白云

从开满格桑花的院子回到屋里
蓝天和白云也跟着进来了
它们在地板上
还有窗外的桃树,微风吹拂着桃树叶

那么清晰,如眼前美好的生活
又像记忆里的东西

新河五景

■高广晟

镜海

黄河故道赠明珠，过路昭君亦驻足。
有幸莆林沾雨润，无聊苇垆沐云舒。
新村北眺排头雁，古郡东来第一湖。
喜见肥鱼常聚散，何关玉镜为谁梳。

荷花岛

小巧玲珑伫此间，登亭四望翠生烟。
廊桥只为逍遥过，曲径还将俏丽添。
碧水一湾栖野鹤，白云几缕映青莲。
微风戏摆田田叶，雨润瓜乡景色鲜。

千亩园区

夏日葱茏草木欣，登高远望势连营。
环村柏路疏林郁，绕水云霞接地清。
百载瓜乡名号亮，一方物产品相精。

知时好雨殷勤至，千亩园区气象新。

乡土居民宿

此景难描未尽情，谁家院落巧妆新。
一围玉树出风采，满目青帘入画屏。
客到村间寻野趣，亲来炕畔觅乡音。
花开有致蜂蝶舞，土灶柴炉燃梦薪。

村路桃花

塞北春深草未央，农家四月换冬裳。
一条小路连阡陌，两畔桃花散异香。
粉瓣灼灼凭本色，红颜浅浅懒修妆。
东风不语随心作，水墨丹青意蕴长。

[组稿编辑 陈旭]

强烈跳动

果实垂得很低。低到大地上
它们知道感恩
发生过的
总是这样，离你不远不近
想起旧事时，陆续也想起一些朋友
和亲人。地板上
我苍老的影子
与窗外的树相隔不远

白云移动，再看时已经不见了

村西头

村西头有很多地，庄稼很多
我只记住葵花
因为，那一年父亲种了几十亩葵花
因为，那一年葵花价格最低

[组稿编辑 陈旭]

盼望一场雨 (外二篇)

■ 菁 茵

夏至,雨迟迟不来。

爹急得上火,不顾娘的劝阻,拿着那顶破草帽,提溜着烟袋便出了门。

山路崎岖,两侧的梯田冒着星星点点的绿。天空干净得没有一朵云,明晃晃的太阳似一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爹撩着腿,跌跌撞撞走着,豆大的汗珠扑棱棱摔在地上。

好不容易走到地畔,爹一屁股坐在田埂上,把手搭在额前,眯着眼使劲看天。

白哗哗的天,明晃晃的光,偶尔一只鸟惊慌地滑过,瞬间便不见了踪影。爹在大太阳底下,仿佛要被融化。他几乎是匍匐在地里了,土黄色的草帽遮住了头,灰褐色的粗布褂子紧贴大地,一动不动,远远望去,好像大地上隆起的一堆土坷垃。

爹锁着眉头,用手小心拨拉着田里的苗,那些苗,和爹一样,全都耷拉着脑袋。爹看看苗,又巴巴地看看天,嘟囔着:也该来雨了。

后半晌,爹终于从地里回来了,一抬腿,被门槛绊了一下,爹一头杵倒在地上。

娘拽扯着将爹扶到了炕上,爹直挺挺躺下,大口喘气。脸上的皮肤黑得冒油,皮肤的褶皱里全是沙土,皴裂的嘴唇上布满血口子,如同干裂的土地。

娘心疼爹,温柔地劝他:“大热天,待

外面,不中暑才怪。”娘边说边将先前熬好的一缸子绿豆水递给爹。

爹艰难地侧起身子,抖擞着端过缸子,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喝了两口,爹突然停了下来,左右看看,问道:“娃呢?”

娘指指外头,轻声说:“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出去了,说是去挖蒲公英,听说能卖钱,他想攒点学费。”

爹神色凝重起来,把缸子缓缓放下:“这留着给娃喝吧,可千万别让他去隔壁的矿山,虽然挖煤能挣钱,但太危险了。”说完,他吃力地挪到窗台前,趴着窗台看看天:雨来了就好了,那几亩葵花咋也够娃一年的学费了。

但雨就是不来,爹愁得吃不下,睡不着,耷拉着脑袋走在阳光下,身子越来越矮,好像要缩到黄土地里。

我跑遍了山的犄角旮旯,只挖回来小半袋蒲公英。它们被娘当宝贝似的摊在院里,晒干后又小心翼翼地收到尼龙袋里。我掂了掂袋子,轻飘飘地没啥份量,不觉泄了气。

第二天醒来后,我没看到爹。我问娘爹去哪了,正在灶前烧火的娘眼神闪烁,慢吞吞来了句:“进城打工去了。”

我也想去,为啥不带我?我赶紧跳下炕。

娘一把拉住我：“你爹临走前安顿了，让你老实待家里等通知书。要是下雨了，就随我到地里去拔草。”说完，娘将刚煮好的荷包蛋面推到我面前。

那个夏天，炎热而漫长，全村的人都在盼望一场早就该来的雨。我养成了和爹一样的习惯，每天都要去地里转转，看看那些地，再抬头看看天。

一个沉闷的下午，我终于收到了那个命根子似的录取通知书，这成了村里的爆炸性新闻。

乡亲们纷纷涌到我家，祝福的话说了一箩筐，娘站在院里，笑成了一朵花。我不由抬头看看天，几朵白云莲花一般端坐在我家屋顶上。

一缕风开始在院里横冲直撞，刮开了院门，哗啵一声，我看到爹拿着行李站在门口。爹看起来更瘦了，也更黑了。我赶紧将通知书递给爹，爹捧着怔怔看了半天，随后使劲擂了我一拳：“好小子，真给爹长脸。”

一向沉默寡言的爹，在众人面前咧嘴大笑起来，挤出了一脸褶子，那些褶子如木刻一般显眼，我仔细看了看，褶子里不是往常的沙土，分明是黑色的煤灰。

再看看爹的行李，上面糊满了乌黑的煤灰渣子。我心头一热，眼泪哗一下蓄满眼眶，我怕爹看出来，赶紧扭过头。风很配合地突然间大了起来，院门被刮得啪啪直响。伴随着两声闷雷，一场雨劈头盖脸浇了下来。

雨来了，雨终于来了！乡亲们呼喊起来，小村沸腾了。

今夜有沙尘暴

傍晚时分，外面起了黄毛风。天气预报说，今夜将有特大沙尘暴。

“这鬼天气，一到春天就刮个不停。”女人一边关窗户，一边瞅瞅躺在床上的男人。

男人皱着眉头，正一脸凝重，盯着手机。

“看啥呢，这么严肃。”女人扭着腰肢走过来，粉红色的睡衣裹着妖娆的身体。

“要开始整顿了，以后不要太张扬。”男人摸了把女人，把她的吊带往上提了提。

女人就势倒在男人怀里：“怕啥？雷声大雨点小，还不就是走走形式。这么多年又不是没见过。”

“这回恐怕要动真格的了。”男人愣怔了一会，悻悻地关了灯。

风“呼呼”刮着，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动静。

屋内，响起女人均匀的呼吸声，男人却翻过来翻过去，如烙在锅上的饼。

“二十年了，快得像一场梦。”男人轻叹一声。

二十年前，男人还是个山里娃，每日弓着牛犇似的身子，跟在爹屁股后面种山腰处开出来的那几亩地。

那几亩地，是他们全家的命根子。下种后，爹总是瞪着浑浊的眼睛瞭着天，开始祈盼那比油还贵的春雨。

雨迟迟不来，爹急得上了火，一阵眩晕后倒在了那片地里。

葬了爹，他望望光秃秃的大山，打点好行囊盘算着到山外闯一闯。这时传来一个爆炸性新闻，这个穷得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竟然挖出了煤。

男人头脑灵活，贷款买了大型机械，开始领着村民挖煤。一车车煤被送出去，一叠叠钞票进了村民的腰包。

靠着地底下的这些宝贝疙瘩，灰头土脸的村民，终于开始扬眉吐气。山上的路越修越宽，路上的车越来越多。男人承包

了好几个山头,成了当地有名的煤老板。

车子不好,换!房子不够大,换!老婆不够漂亮,换!短短几年,男人实现了人生的“三级跳”。

成功,像巨大的光环,罩在男人头上。

若不是那场大雨,或许男人会一直沉浸在这样的喜悦中。

男人清楚地记得,当时正值盛夏,沉闷的天空似一口倒扣的锅,一道闪电过后,向来少雨的山区下起了瓢泼大雨。那场雨不停歇地下了两天两夜,伴随着巨大的“轰隆”声,村子附近的山坡出现了好几处塌陷。大大小小的黑洞,像一张张贪婪的大口,朝天敞开。

过度的开采导致植被的破坏,造成地面的沉降,恐会引起沙尘暴。有关部门调查后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不让继续开采,这不是断了大家的财路吗?尝到甜头的村民们慌了,开村委会的时候,大家将目光齐刷刷聚焦在男人身上。

“放心,我来搞定。”男人不动声色地说。彼时,男人已是当地有名的致富带头人,出席过大大小小的会议,三教九流的朋友一大堆。有钱能使鬼推磨,男人深谙此道。

沉寂了几天的矿山重新热闹起来,村民们脸上又荡漾起笑容,纷纷夸男人有本事。

只是,没出两天,娘突然来了电话。说是他爹的坟地也塌陷了下去。

坟地出问题,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那一刻,他突然后脊背发凉,一种莫名的恐惧乌云般罩住了他。

一面是满目疮痍的大山,一面是建起别墅的新村。站在山顶,男人眉头紧锁。犀利的山风,将他的眼睛刮得生疼。

二十年的刨闹,究竟是对是错?他一

遍遍问自己。

“扑”的一声,窗户好像摇了一下。“该来的终究要来。”黑暗中,男人喃喃自语。

风越刮越大,如咆哮的狮子。微小的沙砾被风卷起,一遍遍敲击在玻璃上,“当当”直响。屋内,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尘土气息,男人觉得喉咙里又咸又涩,剧烈咳嗽起来。

天气预报说,这是近二十年来最强的沙尘暴。

老默生病

参加同学聚会后,老默病了。

具体啥病,老默也说不清,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只想躺着,不想出门,更不想见人。

老默躺在床上,脑袋里一遍遍回放昨晚同学们一起吃饭的场景。饭是二娃请的,他现在成了老板。二娃当晚西装革履、派头十足,老默和他握过手后借口去卫生间偷偷擦了擦鞋底上的泥。想当初二娃还和他一起放过羊哩。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初抄他作业的三后生竟当了官,对面那名老默暗恋过的女同学对着三后生频频送秋波。老默心里不爽,一瓶酒下肚,醉了。

老默想不通,自己当初明明是班里的学霸,咋就越混越差。老默是班里当年唯一考上中专的学生,他选的是化工专业。毕业后,老默顺利分到市里的化肥厂,先从工人做起,很快便顺利当上了车间主任。可没想到,几年后厂子效益不好,企业改制,老默竟然下岗了。

下岗后的老默无事可做,眼瞅着儿子越来越大,只好跑起了出租车。虽然辛苦,收入倒也稳定。老默起五更睡半夜,风里来雨里去,那天在午夜街头,碰到了招手拦车的二娃。

二娃带着酒气,临下车时搂着二十多年没见的老默,亲热地一口一个哥叫着,还说改天要和老默好好唠唠磕。

几天后,二娃便组了这个饭局。让老默没想到的是,二娃居然叫了那么多同学。多年未见的同学,突然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天南海北,三教九流,七荤八素,聊得不亦乐乎,唯有老默,一晚上沉默不语。

老默心烦意乱躺着,媳妇耷拉着脸看了看,问了句:“太阳都晒屁股上了,咋还不去拉活?”老默闷声说道:“病了,不想去。”

媳妇撇撇嘴:“嘁,我还不知道你,参加个同学聚会回来成这副德性,受刺激了吧?病了?哼,我看是穷病吧。”

媳妇说话向来一针见血,老默觉得心口隐隐作痛,噌一把拉着被子闷上了头。

“我先去店里忙活了,你该干嘛干嘛去,赶紧地。”撂下话,媳妇摔门就走。老默含糊一声,昏昏欲睡。

不一会儿,老默听到外面响起一个声音:“专治穷病,药到病除。”老默支棱起耳朵,仔细听了听,立马来了精神,一骨碌爬起来趿拉着鞋就出了门。

一出门,老默呆住了。家门口不远处,停着一辆大客车,车身通体金色,上面赫然写着四个红色大字:致富专列。一群人正簇拥着往车上挤。老默不敢耽搁,也稀里糊涂跟着上了车。

不一会儿,车在一幢巍峨的大楼前停了下来。老默向上仰视,这楼直插云端,有百十来层。老默跟随着人群到了里面,在“致富良方”门口排起了队。

轮到老默的时候,医生头也不抬,直接问:“要哪个方子?”

老默小心翼翼地问:“都有啥方子?”

医生说:“若图便宜,就开脱贫冲剂。价格相对便宜,服用时间久一点,疗程一到三年。最终的效果是温饱没有问题,平平淡淡无刺激。副作用是人会变得又黑又老又瘦。”

一听又黑又老,老默顿时来了气,这不说的正是眼下的自己嘛。他打断医生的话,“那贵一点快一点的还有啥方子?”

医生抬起头,露出两道犀利的目光,不紧不慢地说:“还有小康颗粒,价格是脱贫冲剂的三倍。最终的结果是不愁吃喝,有房有车,有存款也有贷款。”

老默捏了捏兜里的钱包,问道:“这个有副作用吗?”

“是药三分毒,它的副作用是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一年360天得奔波在路上。”

我都十来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这是累死的节奏啊,不行。

老默一听,顿时急了,又问道:“还有其他方子吗?”

“有”,医生一本正经地说,“最后一种是暴富胶囊,价格昂贵,疗效是名利双收、财务自由、众人仰望,专人伺候。但副作用也最大……”

“好,就它了。”老默两眼放光,打断医生的话,噌噌在方子上签了字、付了款。

于是,三粒闪着金光的药丸出现在老默眼前。老默颤抖着双手接过来,一口吞下。

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面前突然狂风大作,老默揉揉眼睛,原来是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两个人高马大全副武装的人,对着老默毕恭毕敬:“我们来接默总去开会。”老默一阵欣喜,被两人架着上了飞机,一路上云里雾里。

转眼间,飞机停在了一栋大厦门前的草坪上。老默又被两人架着去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人山人海，千万道光束射向老默。

老默站在主席台上，身板挺直，额头发亮，台下人山人海，所有人都对他含胸点头示意，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荣耀。老默清了清嗓子，正要说点什么。这时，秘书将文稿悄悄放到他的面前，低声道：“您必须照着这个读。”老默怔了怔，下意识挪了挪脚，双脚却像被钉住一般动弹不得，老默仔细一看，脚腕处金光闪闪，分明套着一副金色的镣铐。

老默只好硬着头皮念，刚念几句，台下有人喊了一声：“一派胡言……”紧接着，一只臭鸡蛋啪一声落在老默的脸上，老默眼前一黑，摇晃着，感到几双手同时揪扯着自己的身体。老默想呼喊，却发不出声，想离开，却挪不动脚步，仿佛被架在云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

这时，空中响起医生的声音：“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世上哪有不劳而获的事情。暴富胶囊的副作用就是看似得到，实则失去，看似享福，实则受罪，只有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获取的财富才会真正属于你。”

“我不要暴富了，快救救我。”老默呻吟着。

“你个死鬼，咋还躺着呢？都快晌午了。”

老默揉揉眼睛，看到媳妇叉着腰立在床前。他顿时长舒一口气，还好，只是一场梦。

老默的病，不治而愈。

创作谈

文字， 让我遇到更好的自己

■ 菁茵

连日来，陆续收到几位好友留言，内容大抵如下：依旧在写，佩服你的坚持。说实话，此话让我多少有点汗颜。写了二十来年，并无什么建树。但我就是喜欢，在我看来，这些方块字是有温度的，我喜欢它们在脑中倏忽乍现的感觉，在路上，在深夜，在读书的某个瞬间，它们猝不及防冒出来，似乎只为与我相遇。它们与我一起悲喜，一起共舞，能让我顷刻开怀，也能让我瞬间沉静。它们是一群妙不可言的精灵，悄无声息地装点了我的前半生。

但事实上，2004年之前，我并没有提笔写作的冲动，仅有的几篇文字也是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那个时候，只是喜欢泡图书馆，并做了阅读笔记。后来毕业分配、参加工作、成家生子，一度被琐碎杂事淹没。直到某天，我的婆婆突然因病离世。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死亡，一种巨大的悲伤与失落，令我陷入思考：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一种情绪在我心中不断积聚膨胀，急需要一个出口，于是一天晚上我哄孩子睡着后，提笔写下《怀念婆婆》，写完后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后来这篇文章在《巴彦淖尔日报》及《内蒙古日报》陆续刊登。从那以后，世界仿佛向我打开另一扇窗，文字成为照亮平凡生活里的一道光芒。物质世界是有形的、模式化的，但精神世界，可以无限延伸，也有无限可能。文字，让灵魂变得轻灵，它能营造出另一个

相对轻盈的世界,帮我们沉重的现实进行抗争,不致于被生活的压力打压得完全变了形。

起初写散文,后来又喜欢上小说。越写越发现自己存在很多短板:积淀不够,文字驾驭能力有限。但好在,一直没有停笔。在父亲没有患病之前,我的文章主要围绕土地与农民、自然与花草、亲情与爱这几个方面。但自从父亲患病直到去世,我完全沉浸在一种悲伤与思念中,无法自拔,只能借助文字进行排遣。2018年,因为老年痴呆加上大面积脑梗,我的父亲彻底瘫倒在床上,失智失能失语,因为母亲年事已高,不得已将父亲送到了养老公寓。在那里,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那些场面,给我前所未有的触动,于是,我写了《采访院长》和《投诉一条狗》,旨在呼吁社会关注养老问题,特别是能给予一些失独

老人更多的关爱。

而今,用文字记录生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的大多作品都是在夜晚完成的,文字,像一双翅膀,带我在夜空中自由飞翔。喜欢上文字,便拥有了终身的朋友,曾经那些落寞无聊的片刻都变成了可以安然静享的好时光,无论是品读别人的文章,还是自己进行创作,都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文字,让我遇到更好的自己。

菁茵,本名徐凤仙,1976年生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巴彦淖尔市作家协会会员。2004年开始写作,文章散见于多种报刊及文学网站,江山文学网签约作者,作品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职工文学奖,出版散文集《走不出的乡村》。

[组稿编辑 陈旭]



确 权

■ 寒 梅

如果你没种过地，你的脚板底下没沾过泥水，你就不懂永清村人咋有那么多“疙瘩”。

张永清说这番话，是因为镇里召开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推进会的时候，农业部门的干部一直抱怨永清村村民问题太多，影响了确权工作进度。言外之意，他这个村支部书记工作没做到位。

当着镇领导的面儿，还有各村支部书记在场，张永清脸上有些挂不住。他想忍，最后还是顶嘴了，脸色也不太好看。

这些年他一直在村里干，各种村级事务都了解个八九不离十。一些上级部门动不动就向村里追责，名义是“属地管理”。村干部们“挨棍子”挨多了，也烦得很。农村的事儿本就千头万绪。村民心里“有疙瘩”就是有事让人不舒服，再正常不过了。何况这是土地确权，每家每户活的就是“地”。有些“疙瘩”要解开不是那么容易。村里头也需要时间和耐心去化解，不能硬干。

大概农业部门的干部对张永清的反应有点儿意外，又回应过来，说确权是要严格按照技术操作规程进行的，自治区还要来对阶段性工作进行检查，不能在某个环节上磨时间。

张永清今天也不知咋的，听了这番话还是不服软。他硬生生地说：“土地是农民

的命根子，‘确权’关系到他们的生存权益，搁哪家都是大事！有‘疙瘩’不解开，以后也会生事儿，急不得！”

这边又说：“不是四至不清就是有纠纷，就属你们永清村事儿多。村民就是拖着不好好配合。”

张永清又回：“有矛盾解决就对了，老怪怨村民也没用。”

就这样，两个人面不改色言不高调，你一句我一句，比起了嘴上的功夫。在场的各村支书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向张永清点头微笑。

镇里的马书记觉察到两人话里的“味儿”了，出面说：“不争了，不争了，土地确权要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哪个村都一样。咱们县是土地确权整县推进的试点，各个镇先做试验示范，取得经验以后要全面推开，所以哪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

马书记扭脸盯着张永清，又补充一句：“哪个村有问题咱们摆在桌面上，想办法解决。”

两个人这才不言语了。

张永清是村支委换届时当选为党支部书记的。村党支部书记简称村支书，是村党支部一班人的“领头羊”。有一点特殊，他恰好和任职的村同名，都叫“永清”。

因为这个,张永清总说自己“生就和永清村是一条根”。父亲是一把种地好手,土地就像和他同甘共苦的女人一样。张永清从小就常跟着父亲下地劳动,但父亲还是希望他远走高飞。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家里给了他外出就业的机会,他不肯走,坚决要跟着父亲在家种地。

那时的永清村离城区远,外没资源、内没产业,人均耕地少,土地盐碱化。村民辛勤耕作一年也得不到土地的厚赠,村集体经济更是“一穷二白”。

永清是咱黄河镇唯一的贫困村,你留在村里做甚!

永清是咱全县8个自治区级贫困村之一,你留在村里做甚!

这样的话父亲对他吼了一次又一次,最终他还是没走。

他舍不得让父亲自己受累。

一

会一散,张永清急着回村。他向众人挥手打个招呼,摩托车突突几声一溜烟儿出了镇政府院儿。

春分时节,地处西北的河套乍暖还寒。摩托车在乡村路上跑着,阳光的暖意笼罩在张永清的头上,钻进夹克衫里的风却是清冷的。快到中年了,他的头上添了几丝白发,脸黑生生的,衬得额上的一道皱纹也清晰起来。

村“两委”换届选举结果出来后,张永清全票当选。他暗暗下定决心,既然村民信任自己当这个村支书,就好好干一番,哪怕掉几斤肉、脱几层皮,也要把村子管好,把经济抓好,把人心聚起来,让永清村的面貌好好变个样。说到底这里也是自己的家。自家的生活是过好了,可乡亲们不少人家还住着土坯房,个别人家“还挣扎

在温饱线上”。村子的道路坑坑洼洼的,院墙破破烂烂,这些抬眼就能看见的实情,总是在黑夜里搅动着他的心。蠢蠢欲动,对,媳妇就是这样说他的,说他当这个穷村的支书纯粹是自讨苦吃。

路过一处麦田,张永清把车靠边停下,拉紧上衣拉链,顺手拨了几个电话,通知村“两委”班子午饭后马上开会。

他咋能不急。听了其他村的介绍才知道:永清村的土地确权进展是有点儿拖后腿了。马书记还说,全县有100多个试点村,咱们镇各村得拿出自己的“招数”来,加快进度往前赶。张永清听着这话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当场就坐不住了。这几年永清村虽然在全镇不显山不露水,可也不能落后垫底呀。谁都知道他张永清是要强的人。

抓起麦田里的土看看,已经能感觉到春天泥土受热后的疏松膨胀。刚入土的小麦正在扎根萌发,安静地生长。河道两岸,柳树的枝条上星星点点的小嫩芽才刚刚探出头来。

眼下村里的小麦播种基本结束,得抢春忙中这点儿闲空,理一理大事儿,解开土地确权中的那些大小“疙瘩”。张永清这样想着。

如今这村里的地,不管是精耕细作的好地,边边角角的烂地,还是曾被主家遗忘的撂荒地,好像都成了香饽饽。人与人之间最容易起纠纷的也是地。为了地,村民之间常常是互不相让、毫厘必争。必须先把土地确权的事儿理顺当了,种地才能顺气。

一股风吹来,空气中混杂着泥土和牛羊粪的气息。被春风唤回的一群鸟儿从头顶飞过,张永清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天。天很蓝,远远望去,蓝和耕地的褐色连接起

来了。天底下的地块,有大有小,有斜有方,都在太阳下安静地晒着。风不时从地里跑过,带起一些庄稼的枯枝黄叶向远方去。他紧了紧外套衣领跨上摩托车。

“永清,等一等——!”

顺着喊声看,一个男人也骑着辆旧摩托车过来了,身上的黑色皮夹克灰扑扑的,人很瘦,是村里过世李叔的儿子李保田。

“噢——回来啦!”

“回来啦!”摩托车停在张永清跟前,一根烟递过来。“你知道,我还不是为那块地?”

这事儿说来话长。李叔在世时耕种的一块地和同村马明家的地挨着。这块地是李叔早些开荒硬抠出来的,盐碱大,浇水也不大方便。李叔种了几年就病了,儿子李保田虽户在村里,人进城里做小买卖,也无心管地。李叔体力不济,地种不过来了,那块盐碱地渐渐就荒着。后来李叔过世了,地块相邻的马明把那块地整得平平的,上肥耕种了。葵花苗长到半尺高,李保田知道了。他和马明要地,争吵中头脑一热就毁了地里一半的苗。马明气坏了,坚决不同意返地。两家的纠纷最后闹到了镇司法所。这下“疙瘩”结得更紧了,几次调解也不松动。

“你回来正好,正准备找你。”张永清给李保田点上烟。

“土地要确权,回来,必须的!”

“咋想的?”

“咋想?我的户还在村里,确权给我,必须的!”

“嗨嗨,怪不得你大(河套方言,指父亲)给你起名李保田。”张永清笑咪咪地说。

愣怔了一下,李保田也笑了。接着他

又皱起眉头抽了口烟,“你说,那块地我大辛辛苦苦开出来种过,该不该确权给我家?”

“土地确权给谁,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国有政策村有方案,得按规矩来。你……”

“不要给我打官腔!你才当了几天村支书?如果没人管我就上访!”李保田嚷嚷着打断了张永清。

“有理不在声高,无理寸步难行。咱们好好说话。”张永清的脸色也严肃起来,“按政策,凡有纠纷的土地,纠纷不解决,就不能确权。你还是先想想和马明的土地纠纷咋解决哇。”

“咋解决?司法所调解不公平,我当然不能答应!”李保田又不耐烦起来,但声音听着底气不太足。

“你说不公平就不公平?调解的时候有法律顾问,人家也做了调查,又不是没根据想咋调就咋调?事实是甚样儿,我李叔没给你托梦捎几句话?”张永清有些生气道。

李保田的父亲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儿子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生的,所以起名“保田”。分到户的田亩数少、盐碱多,地块有远有近,大小不一。李叔一年又一年下力气伺候着,让全家人吃饱了饭。李保田是家中唯一的男娃,母亲去世又早,不免被两个姐姐娇惯着没好好读书,只念到初中毕业就跑县城打工了,农忙时才回家帮帮忙。为了能给儿子在县城安个家,李叔辛辛苦苦守着自己的地,汗水吧嗒吧嗒掉在土里。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病让李保田失去了父亲这个靠山。而他自己也没像父亲期望的那样“混出个样儿来”。

因为争那块盐碱地,李保田和马明多

次吵过架。村里出面私下协商解决也没结果。后来司法所的法律顾问和专职调解员来了,在掌握了基本信息后拿出了调解方案。可双方就是各说各的理,僵持不下。尤其李保田的态度,好像要回那块地就能找回靠山一样。

也许是张永清的话触动了李保田的心事,他突然不说话了,俯身抓起一把地里的土攥在手里,低着头抽烟。

张永清也沉默着,耳边只听见鸟鸣和远处的狗吠。这工夫,他心里快速琢磨了件事儿。现在因为土地有矛盾的,多是同村熟人,有的还是沾亲带故。能私下协商解决是最好的,也不伤亲情和邻里和气。怎么打开李保田这个调解缺口?也许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他想。浇树要浇根,帮人要帮心,既然李保田也着急土地确权,那先把她心上的“疙瘩”解开,再处理其他矛盾可能就好办多了。

“是不是又想起我李叔了?那可是个明事理的人。”张永清先打破了沉默。

“你说对了,我昨天黑夜真梦见我大了。”

李保田幽幽地说:“我梦见我大孤零零地站在风里,说地里一茬一茬埋过种子,也埋过他的汗珠子。他怕以后再也没人帮衬我,叫我千万守住家里的地,万一城里过不下去了,还能有个后路……”

李保田说着侧转身去。张永清看不见他的表情,便轻轻抚了下他的后背。

“生意咋样?看你,灰头土脸的,也挺辛苦哇。”张永清问。

“凑乎,小生意,挣点儿钱也不容易。”李保田回身吐出一口烟,眼里掠过一丝隐痛,“可惜我大不在了,回村连个家也没了。”

“看你说的,村里有房有院咋不是你

的家?”张永清接了话,“我李叔那个人种地确实是下苦,他开那块荒地不容易,你想要回去,也在情理。”

“你可说对了。我大人不在世了,地我得保住。不然我也对不起老人。”李保田的声调有些异样。

“嗯,也对,能理解。”张永清拍了拍李保田的肩膀,“你再想想咱们百十来户的村子,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们两家这个‘疙瘩’总得往开解哇。”

“解,我同意。可是马明要那么多赔偿说不过去哇。我要是赔了,不就是蛤蟆跳门坎——又砸屁股又碰脸?”

村里的事儿,往往是一事牵着一事,像一棵树上的枝枝杈杈。

镇司法所调解土地纠纷时,也深入到村里做了调查。那块地确实是李保田父亲开荒种过的,有依据。可是马明又说,李保田的父亲看病时问他借过钱,他念及乡情,借了。后来老人病着没还钱,说拿他那块开荒地抵顶给马明耕种,马明也没多想就答应了,这才投工投劳平整了土地。所以,马明认为李保田告他强占地,无理。可借钱这事儿李保田不知情,父亲也过世了,谁也证明不了,他就认为是马明胡乱造,讹地。

村里的人共事,最看重的是“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伤什么也不能伤了面子。李保田回村闹着要地,又告马明强占了地,就等于坏了马明的好名声,这个“疙瘩”结得比那块地还大。两人一碰面就针尖对麦芒,土地纠纷的调解也就没成功。

“你要地是想自己种?”张永清问李保田。

“嗯,不回来种地,家里的院子没人住,也一天天荒了。房再要塌了,我更对不起爹妈。”李保田眼圈红了。

“想得对！村里有个家，什么时候回来都有你展心的地方。”

张永清看李保田脾气有点儿和软了，就劝他：“马明在村里为人处事咋样，是不是讹人？你心里有数。你毁了他的苗，有没有错？你心里也有数。你去告了他，他气不气？你心里更有数。你咬定不还钱不赔偿，这个‘疙瘩’能不能解开？那块地你还能不能种？”

李保田没说话，一口接一口抽着烟。烟灰弹出去，随风飘散。

当初司法所调解的时候，让李保田先还马明的借款，再补偿投工投劳平整土地的支出。还没等商议如何赔偿毁坏的葵花苗，李保田就死活不愿意，调解便没有进行下去。

“咱们此地人讲：火烧皮条——两头乞蹴（方言：双方互相靠拢）。你要能让一步，我保证做马明的工作。”

见李保田又叹了口气，张永清问他：“想什么时候回来？我和你一块儿把院子好好拾掇拾掇，回来也有个家样儿。”

李保田把烟头掐灭，双手捂着脸搓了一把，缓缓地说：“我大临死的时候对我说，你是咱们家顶门立户的，你记住，村里有家有地，我再想回来看看，才不是孤魂野鬼。就是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想回村了，真的，以前千方百计想在城里生活。可是现在像我这样没文化没技术的人，城里也不好过……”

张永清安慰道：“想回就回。咱们村也不会一直穷下去，你相信我的话！回来好好种地，不想种也可以流转出去再打工。将来咱们村也要搞土地整理，搞集中连片儿规模化种植。”

李保田点头说：“我再想想。这次回来就是想趁着确权把和马明的事儿了了，我

也不想老叫人说闲话！”

“你这个态度就对了。走，先回村，到我家吃晌午饭！”张永清拉了李保田一把，抬腿上了摩托车。说话间，村路上就响起突突突的声音。路的前方，两行杨树顺着视线伸向远方。永清村的炊烟升起，风拽着烟弯曲上扬……

二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这句开场白是张永清昨天晚上就仔细想好的。他说话的节奏和平常没什么变化，却在该强调的地方显出了力道。

张永清回村和“两委”班子碰了头，就定下第二天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早上九点，陆续到了三十多人，只有三个年老的党员请了病假。村里推选了村民代表，只要涉及群众利益的事儿，村“两委”都要听村民的意见。凡和村民代表讨论过的事项，都公示出去由村民再议，最后村委会照着议定的干。这套办法是张永清上任后实行的。镇里的马书记说他：新官上任这把“火”烧得不错，村级民主管理有办法，还得看经不经得起实践检验！

那今天就再检验一回，好好议一议土地确权中的大事小情。

张永清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唠唠家常扯几句闲篇再入正题，他想让人们都感觉到一种严肃的会议气氛。开场前他用手指叩了叩桌面，额头上那道皱纹也似乎深了一些。

“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能保证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实，咱们村民才能吃上‘定心丸’。”停顿了一下，张永清又补上两句。

随着话语，他站了起来，目光扫了一

圈儿会场,谁的精神状态好不好,一眼就明了。配合上他那张黝黑的脸和略显冷峻的眼神,这几句开场白果然有效,有些坐姿懒散的人不自觉地直起身,面向张永清。原本嘈杂的会议室马上安静下来。但有一个人例外,他背靠座椅,仰头盯着会议室天花板,谁都不看。

此时外面有风。在河套,春天刮风是很平常的事儿,就好像是大自然的一种礼遇。风从遥远的地方赶来,裹着大地上生发的阳气,有时清凉习习、绵柔入怀,有时舞动长发、吹响柳梢。空寂一冬的河套总是欢喜相迎春风,哪怕它有时飞尘扬沙,令天地失色。可不是吗,假如这春风不生猛些,都像江南的风那般温柔,又咋能唤得醒漫长冬季里封冻的土地?

“风不刮,地不开。”老乡们总这样说。河套人心目中,春风来是暖,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去了,气温在一小步一小步地回升。相随着春风的舞动,土地醒了、河水醒了,春耕备耕的号子也响了。

永清村今年是个特殊年。村“两委”换届选举了新班子,土地确权在搞试点,分量更重责任更大的还有脱贫。开会时马书记也讲了:上至中央下至地方,脱贫是硬任务,各级政府已经立下军令状了,扶贫再不能是开会议、发文件、填表格、报数据,只有功夫下得深,才能脱贫见成效。更何况永清村还是自治区级贫困村。土地确权是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两项工作必须齐头并进。

“这次的土地确权是全国性的,不是咱们村小范围的事。确权完成之后,各家的耕地会颁发相应的权属证书,上面会写上所属人的名字,是你的就是你的,看土地证书,就放心了。说到底,都是为了咱们农民好!”说到这里,张永清看了看身边的

副主任刘民生。

“对的,都为了咱们好。可是咱们村现在确权遇到的问题多不多?不是一般的多。马上工作人员又要进村入户摸底,你有甚不明白的,尤其是政策性问题,及早问。搞清楚了才能配合好工作。”刘民生点点头,接过话头补上。

“嗯,土地确权具体咋操作,咱们村组结合实际也定了方案。方案都发到各家各户看了哇?下面都议论议论,说说个人的看法。”

张永清的这番话作用不小,会场立刻嘈杂起来。众人开始讨论甚至是争论,声音渐渐大起来。这正是他想看到的效果,只是赶上春耕大忙,迟到了一点儿。

雨水节气过后,河套的天气还有些春寒料峭,那些种小麦的人家就忙上了,要抓住天气晴好的有利墒情抢播小麦。田地里机器隆隆作响,精挑细选的麦种和着肥料播撒进了土地。

“抢播”小麦时村里有再大的事也得让路。农谚说得好,河套小麦是“种在冰上、收在火里”,一旦春风吹得气温回升太快,耕地表土层消融太快,土壤中的水分就会过分饱和,耕地就很容易潮塌而无法下种了。这是河套特有的农田土壤水分现象,小麦播种最容易受影响。麦子要没种下去,你叫村民来开会议事,哪有心思。可这样一来,“确权”工作就滞后了。

“我想提个意见!”随着话音呼地站起一个人来,“开荒地我种了多年了,也种得好好的,我觉得应该确权给个人。”

循声一看,张永清笑了。他问:“三虎,我看你一直盯着会议室天花板,发现蚊子还是苍蝇了?”

听清的人都哄笑起来。三虎脸上显出尴尬,但他的脑子还是反应快:“地我投入

了,也改造好了,现在说让我放下?我觉得行不通!”

张永清收住笑容,正色道:“三虎提这个问题也不光是咱们村有。农村总有一些荒地。过去有的人觉得可惜,想开出来种就开了。开的早的,也种了多年了。现在土地确权,大家都说说,个人开荒的地,该不该确权给个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室立刻炸了锅,不点名就有人发言。

“国土部门有说法:荒地也是集体土地,不能说谁开地耕种了,就变成谁的。”

“开地的人也付出了劳动,投入了成本,总不能白受了哇!”

“就是,我看想种的还得让人家继续种。”

“过去村里头人均分地咱们都有份儿,这荒地就算节余下的集体地,确权给个人对大家不公平。”

“开地的时候我投劳投钱也没说不允许,现在总得有个说法哇。”

“要甚说法,集体的地谁白种这些年也得好处了呀!”

……

张永清认真地听着,不插话也不打断,时不时和身边的刘民生交流几句,让他把要讨论的问题挨个往下走。事儿越讲就越清,理越辩才越明。

这个情形被张永清戏称为“群英会”,就是大家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自己的事情自己定。哪怕是一时的争吵,最后也能吵出个结果来。

村民代表都是由村民大会推选出来的。每次村“两委”提出议事项,代表们讨论过就下去和村民商议。只有村民都关心村级事务,他这个“领头羊”才好带着大家往前走。这是张永清的愿望。

当上村支书的头俩月,工作不大顺利,张永清压力很大。这些年农村的人地矛盾、宅基地矛盾、资源分配矛盾不减反增。村干部光是协调关系、调解纠纷就要花很多精力。这些纠纷说大还大不到法庭上,说小背后都有利益之争,有的还是陈年旧账,处理起来费心费力不讨好。媳妇儿怪他忙得对家里的营生不上心,一生气就数落他一顿,最后一句必定是:没有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

有一次被说恼了,张永清气哼哼道:我就是公鸡头上的一块肉——大小也是个官(冠)儿,你别拿村支书不当干部!一下把媳妇儿说得嘎嘎地笑了。

笑过之后张永清想,连媳妇儿都这么说,看来真得想个治村办法,不能光自己忙得团团转,像三伏天的一台电风扇。他在村里长大、入党、又选上支委委员、支部书记,村情都知晓个差不离。永清村不光是贫困,大大小小的“疙瘩”搅得人心也散了。哪件事想往前推,步子都要慢,尤其是眼下的土地确权。

“大家安静一下,我说两句。”听到众人在为土地要不要调整争论,张永清插上了话。

“我在镇上开会也听明白了。咱们这次确权,总的原则还是要稳定,这也是国家的大方针。确权还按二轮土地承包的底数进行,原则上不作大的调整。个别需要调整的咋办?按政策和法律办,由村民民主协商办。总之,该走的程序一步也不能少。你们都是村民选出来的代表,回去一定都把话给周围的人带到。比如老秦家,确实人多地少有实际困难,大家议议咋解决。”

老秦家的情况众人知道。二轮土地承包时家里只有夫妻俩和没成年的儿子,后

来儿子娶妻生子，都没赶上分地，一家6个人种着3个人的地，收入自然低。而邻居家反倒是3个人种着9个人的地。老秦心里咋能平衡？

地少的找村里要地：“太不公平！应该把他的地收回来重分！”

地多的也得理不让：“土地承包30年不变是国家规定的！减人不减地，我家的地二轮续包就这么多，确权也肯定给我！”

因为地，两家邻居你不让我出头，我不让你露脸，明里暗里较着劲。老秦多次找张永清诉苦，想借着这次确权要地。同情了地少的，地多的说他不讲原则；支持了地多的，老秦又怨他主事不公。所以他就把这个“疙瘩”亮在会上，听大伙儿怎么解。

村主任刘民生看人们一时不发言，先开了口：“咱们土地确权进度比较慢，主要是村民小组对确权方案的意见不统一。这次就把该讨论的都议一议，议完再开村民大会，然后就定下来公示出去。”

“对的。下一步确权方案还要报给乡镇审核，过关就执行。确权登记以后，各家各户地的范围、面积和四至界线就清楚了，土地想流转才更好办。这关系到村里头下一步实施的脱贫计划和壮大集体经济计划。”张永清又补充道，“以后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大家都参与，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我们两委就这个态度。”

刘民生点点头，招手示意三虎发言。

张永清也鼓励：“三虎，你的问题讨论完了，说说老秦这个事儿哇？你这个人可是‘老鼠嗑瓜子，天生一张巧嘴’！”

众人就哄笑起来，都看向三虎。三虎也表情不自然地笑了。按众人的说法，他的开荒地要确权给集体，但也不会收回去，还可以继续耕种，以后再依国家政策

处理。这让他稍宽心了些，正和旁边的人议论该不该调地。

“让我说就说，选咱当代表就是来说话的。咱们村集体当初机动地太少，现在没地可分确实不好办。我觉得可以让老秦家也开点儿荒地，先种上！”话音一落，众人又笑了。

“笑甚了，要往前说，咱们的地大部分都是老一辈开荒得来的哇。荒地是集体的，我也查了国家政策，只要不是私自乱开，合法地开荒是允许的。这也是为照顾那些暂时没地的人哇。”

张永清一边听三虎说一边点头。其他党员和村民代表也安静下来。有的人还悄悄向三虎伸了大拇指。

“镇上开会也讲清了，这次确权严禁重新调整和收回承包地，严禁新增机动地。”张永清和刘民生目光交流了一下，又说：“我看三虎说的比较可行。下一步开村民大会表决一下，要是大家都同意，就试试这个办法，但是只给那些确实人多地少有困难的。你们要说行，咱们就再议其他问题。”

刘民生提议大家举手表态，众人就举起了手。有的人不太习惯，举起手还偷眼瞄一下别人；有的人迟疑了一下又举了。

张永清比较满意这个会议效果。以前村里最愁开会，要么召集不来人，上门入户有的人家还不愿照面。要么聚到一起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吵半天决定不了事情。眼下是关系到各家地的事儿，情形好像大不一样了，不光人来得齐，还大多主动发言。他觉得这就是进步。只要大家都愿意操心村里的事儿，愿意参与进来说话出力，村“两委”就多了好十几张嘴传话，多了好十几双手助力。他这个村支书就像背靠着大山唱戏——有了硬后台。

会继续开着。那些原来只管坐着听或是下面小声议论的人,也开始发言了。讲完了,张永清就带头给鼓掌或是补充几句,一直开了三个多小时。就在村主任和张永清商量准备总结一下散会的时候,“砰”地一声,会议室的门被人撞开。众人目光齐聚,一身酒气的李保田呆呆地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张永清愣了一下,示意刘民生先把他拉走。不料李保田坚决不走,还嚷嚷道:“别拦我,别拦我,我要和张永清说话!”

张永清只好去把忽东忽西的李保田扶到椅子上坐好,又递给他一杯水。喝下水,眯着眼不知云里雾里的李保田举着水杯:“哥俩好啊,谁怕谁呀!三两五两不算酒哇……”

张永清顺手又把一杯水泼在他脸上:

“让你喝个够!”

众人的目光都投注到他们两人身上。李保田像是看清了张永清,突然抱住他:“永清哥,没事,我听你劝,听你劝……我不能让人看不起……”

“散会哇!回去好好给村民传传话,还有什么意见尽快报上来!”

村主任向开会的人挥了挥手,众人小声议论着纷纷走出会议室。

张永清扶着喋喋不休说醉话的李保田走着。他也不跟李保田搭话,只听着,并不烦。从此后,他想重新去认识村里那些熟悉的乡亲们,哪怕是一个醉汉。

春分时节,正午的阳光真让人舒服,仿佛是在善待每一种初青的事物。

[组稿编辑 何立亭]



难逃内心的责罚

■金 钧

在省城的第二天上午,当田远征在司法鉴定部门下设的亲子鉴定中心拿到那张亲子鉴定书时,他感觉自己的精神有些崩溃。白纸黑字,结论部分写道:本鉴定中心通过遗传基因 DNA 检测分析,确认鉴定申请人田远征与被鉴定人之间存在生物学遗传关系。田远征心里已经清楚自己手里捧着的鉴定书的含义,但他还是不放心,主动向工作台后面转椅上坐着的那位戴眼镜的女士问道:

“医生,我想问一下,这上面的结论是说我儿子田小果是我亲生的儿子……还是……”

女士说:“你应该整体地阅读一下报告书,那上面写的是,你和被鉴定人经过基因 DNA 比对检测,具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的同位性,就是说,你的基因和被鉴定人——你拿来的那份样本的基因——高度吻合,换句话说,你应该是你儿子的生身父亲,明白了吗?”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我就是我儿子的亲爸,儿子是我亲生的……”田远征抽搐着嘴巴笑了笑,他知道自己绝不会开心地笑出声,因为有好几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开心地笑过。

女士看着他说:“至于你是不是那男孩的亲爸,这不是我们要鉴定的事,我们

的鉴定只能确认生物遗传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至于是不是亲爸还有情感和其他方面的因素,这不在我们的鉴定范围内。”

田远征觉得自己简直是在自讨没趣。难道省城的人就可以高高在上,随便地教训他人吗,牛逼个啥,你若到了 K 县城,若遇上向我问路,我让你连出城的路都找不见……田远征低着头走出那个工作室。

现在,他只身一人走在省城的大街上。他知道这条东西走向的主街道叫幸福路大街,马路两侧是繁华的商业店铺,马路双向八车道,五颜六色的汽车呼啸而过,声浪就像洪水在奔涌。田远征觉得街道上的钢铁之流分明就是财富之流,也许只有省城的街道上才有如此强大的车流。他沿着街边向着火车站的方向迈进,同时他也在四处张望着,他希望能看到一辆电动三轮平板车,那是他最为熟悉的运输工具,因为他在县城就驾着一辆蓝色的电动三轮平板。一年四季,他守在家具城的门口揽活,那辆车是他的生计车,他主要靠给雇主拉家具挣钱而养活自己。可惜,在省城的幸福路大街上看不到他的同行,他在想,也许是交通管制不让三轮车或拖拉机进入幸福路大街,那些车毕竟是穷人的生计车。

省城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走

在大街上，迎面扑来的都是高楼大厦，相对而言，人行走在城市的峡谷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田远征感觉怪怪的，这些高楼大厦与自己的存在没有半点关系，坐在这些高楼大厦内的人都在干些什么，是在发号指令还是在运作金钱，他只能揣测一下，他没有刨根问底的习惯。高楼大厦属于大城市的领地，自己属于基层的平头百姓，俗话说泥腿子进不了金銮殿。

他知道，距离火车站还有五公里路程，他可以坐公交车，也可以打的，但他更愿意走着去。此时，他内心极度不安，整个事情一下子翻盘了，他明白了，是自己的嫉妒和疑心让自己陷入了绝境，八年的心理路程，自己像恶魔一样地伤害妻子和儿子，现在，真相大白了，自己已经无话可说，或者说无地自容……可生活还在继续，自己究竟该怎样面对妻子和儿子，他一时间想不明白……

从省城坐火车向西北行驶 350 公里，到站下了火车就是 K 县城所在地。他知道，那条铁路叫京兰铁路，连接着北京和兰州之间的多个地区。时空的跨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差别，在省城能做亲子鉴定，而 K 县因为没有这样的机构和技术手段，使得他不能及时而方便地做亲子鉴定，以至于让自己的怀疑持续了八年。这是怎样的折磨啊……当然，妻子蔡兰早就说过：田远征，你若是男子汉就去做个亲子鉴定，如果是我的问题，你可以杀了我，但你不能整天阴沉着脸过日子……那时，他觉得蔡兰只是表面的强硬，他一直在犹豫和顾虑，如果真相出来该怎么面对，如果儿子果真不是自己的，事实证明自己的怀疑是对的，接下来又该怎么办，离婚，报复，仇恨……那样自己的半生算是毁了，如果结果相反，儿子是自己亲生的，蔡兰没有

出轨，蔡兰会原谅自己吗，他和蔡兰还能和好吗？答案同样不知道，蔡兰也许会提出和自己离婚，因为她受到了不应有的错误对待，她一再表明，自己能够忍受委屈的唯一原因是为了儿子，儿子还小，他不能没有爸爸……

蔡兰是对的。他能感受到蔡兰目光里的倔强和威严，到后来蔡兰一直用一种鄙视的眼光看待他，现在他算是明白了，是自己的狭隘和自私唤醒了那样的目光……一个大男人，小肚鸡肠，怎么会有如此阴暗的内心……田远征的内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他感觉自己浑身的肌肉颤抖不已。

K 县离省城并不遥远，五小时的车程。他曾经有过到省城打工的念头，每当他想要离开老婆蔡兰和儿子时，他得到省城开三轮车搬运家具，照样可以谋生。省城同样会有家具建材城，省城新楼盘的购房者照样会装修房屋并购置家具。在这个行道他已经干了十多年，往普通人家搬运家具或建材，意味着城市人的生活在升级换代。他熟悉这个行业。他今年四十二岁，除了头发变得有些稀疏，肚子有些凸起之外，他觉得自己的体力体能还不错，背一台二百立升的单开门冰箱爬上五楼，一点问题都没有，挣钱全靠自己的体力。他的祖辈们都是种地的农民，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上学读书到了高中毕业已经到了尽头。他参加过应届高考，他知道，自己考不上是必然的，能考上则是奇迹，相当于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那时能考上县城重点中学和重点班的学生，才有望考上大学，而他的学习成绩只配在县城那所普通高中念书。他喜欢运动，而不是死啃书本。他认为考大学犹如登天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只有那些天才式的人物才有能力持续

地攀爬。认命,服输,成为在高考天梯面前认识自我的必修课。

眼下最令人难堪的是如何向妻子和儿子交代亲子鉴定的结果,他感觉自己连打电话的勇气都没有,再说,蔡兰还需要知道这样的结果吗?真是莫大的讽刺。想想看,自己一直在怀疑儿子不是他自己亲生的,那个名叫周大成的笑面虎似的小学校长,一直是他怀疑的对象。怀疑,从妻子怀孕三个月时开始,到今天为止已经持续了八年……八年,往事简直不堪回首啊,这八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一个男人总觉得自己头上戴着一顶无形的绿帽子,在他人面前自觉矮了三分,问题是妻子蔡兰打死也不承认自己有出轨行为,她的刚烈性格和藐视他的眼神,每每让他在争执中颓败下来,是的,他的确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儿子不是他亲生的,也没有证据能证明蔡兰和那个周校长有越轨行为,怀疑,就像恶魔附身,却将这些影子构想成为心理事实……自己宁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自己到底是中了哪门子邪,难道真像蔡兰所说的自己就是一个卑鄙而猥琐的男人……

不管怎么说,这个亲子鉴定有可能洗净一家人的晦暗心理,有可能消除心理的阴影。儿子是自己亲生的,这一点对于自己是多么重要啊,此前,自己对待儿子的态度和情景,是多么矛盾啊。他原本喜欢和孩子一起玩耍,但一想到那个姓周的,玩性便变了味,他只能强作欢颜应付儿子。再后来,他觉得儿子长得不像自己,自己是长脸,儿子竟然是圆头圆脸,笑起来就像是绽放的葵花,自己的两个外眼角明显向下倾斜,鼻梁挺拔,厚嘴唇,尖下巴,满脸是阴沉,甚至有些乖戾。相反,儿子明显长得像他妈妈,或者像其他人……要知道,念高中时自己在人群中也算是个帅气

的大个男孩,那时的蔡兰简直就是个黄毛丫头……蔡兰和自己是高中时期的同学,但他俩不是同班,他和蔡兰认识的机缘是在学校举办的秋季运动会上,那次他获得男子八百米赛跑冠军,蔡兰获得女子八百米赛跑冠军,两人同时站在领奖台上时,他们兴奋地相互看着对方,那一刻似乎终身难忘……那一刻也为他们后来的结缘提供了心理上的某种默契。不过他和蔡兰结婚是二十年以后的事了,沧海桑田,他们是在县城讨生活时再次偶然相遇,那时的蔡兰已经离过一次婚。

下午三点半有返程列车,现在是上午十一点,田远征摇摇晃晃地向着车站的方向走去。他知道还有三站路程,他要走着去,他不是舍不得花钱坐公交或打的,他现在的内心五味杂陈,回家后怎样向老婆和儿子交代,成为一道难题,所以他并不想急着回去。很明显,错误完全在自己一方,是自己心疑成瘾,是自己在自欺欺人,是自己把脏水硬往蔡兰的身上泼。实际上蔡兰说的很明白,她是为了儿子才委曲求全的,她是想让儿子有个爸爸能照护一下,免得遭人歧视,否则,按照蔡兰的说法,早就和他蹬蛋了……一个三轮车夫、赌徒、瘾症者、猥琐男……他想起蔡兰贬低自己的各种说法,现在觉得蔡兰还是给自己留有余地的,因为自己毕竟是儿子的亲爸……道理在蔡兰一方,可事实在未经证实之前,自己以为道理在自己手里。夫妻之间的事,怎么就难以辩解清楚……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基因检测技术,亲子无法鉴定,有多少疑惑仍然会无解,夫妻之间以及家庭伦理关系是否仍处于蒙昧中。当然,有了亲子鉴定技术后,夫妻之间的误会与隔阂就能消除吗,基因的遗传与保护真的重要吗?

他自己辱骂和贬责蔡兰的话或许更难听一些……唉，这些年真是中了魔，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让自己的怀疑搅和的一团糟。

省城的街道上无人认识他，这让田远征能够松弛下来，陌生的面孔，陌生的环境，对自己来说相对自由。无人知道自己的底细，也用不着担心被人小瞧。一个三轮车夫，自然属于小人物，卑微的地位和贫困的处境，究竟是自己的原因还是社会造就的，他并不清楚。他曾经有过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他贩卖过蔬菜、瓜果、树苗等，但他欠缺做买卖需要的耐心。他觉得小买卖成不了气候，再说，整天与那些城管执法人员玩猫逮耗子的游戏，容易让他气急败坏，他担心自己会发生伤人事件。后来，在县城的家具搬运市场，在那个搬运工群体中，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感觉，一辆三轮板车，一间租房，整天穿行在县城的大街小巷中，凭力气和信誉，他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逢年过节还能买些东西回家看望父母，攒钱的事慢慢地来吧，成家的事慢慢地来吧，能在县城立脚，意味着自己有可能摆脱下地种田的命运。不过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城市人口，充其量只是个进城的打工仔，再说，县城没有多少工厂或企业招工，自己也没有学到别的技术，三轮车夫相当于是自由职业者，自由对于他也许并不重要，但他习惯于自由。

后来，他在县城遇到了蔡兰，并且神奇地与她结婚，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十年前的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那时他认为自己不配享有婚姻和爱情，原因是他曾经误入过歧途。那个名叫安然的女老板，险些把他变成了爱情的马仔，只是他骨子里的傲气和怀疑，让他离开了那个欢乐

窝。

县城家具建材城的停车场有他的江湖，在那个群体中，他为人豪爽，讲义气，不偷不抢，服务讲究诚信，无论是买家具的或是卖家具的，对他的服务都给予认可。他喜欢和工友们坐在三轮板车上打扑克牌，即便把自己身上的钱全输掉也不在乎，他认为钱没了可以再挣，但男人的面子重要，输钱不能输掉面子。生存，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一直没有想清楚。有些人注定要坐在眼前的高楼大厦里工作挣钱，另一些人则注定要匍匐在田园或工地上艰辛地劳作，区别在于高楼大厦内有可能成就人的财富梦想，而匍匐在大地上的辛苦劳作者，能获得温饱有余的生活还得依靠某种异己力量的恩赐。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究竟是什么造成的，他对此一片茫然。

他看到了车站广场对面候车厅大楼楼顶上的钟塔楼，车站广场上人不多，车多，栅栏多。西北地区的五月，春风带来的是沙尘和明媚的阳光，树叶变得翠绿，但看不到繁花似锦的场景。田远征没有去过南方，没有见过大海，但他见过荒芜的大地。他曾经受雇在阴山北面的乌拉特草原的牧场，杀过商品羊，给坐落在黄河南岸的库布齐沙漠中的治沙林场运送过树苗……他的人生轨迹单一而空旷，他原本希望自己开心地活着，不论钱多钱少，但这一愿望随着和蔡兰的婚姻而变得模糊了。他一想到儿子有可能不是自己亲生的，内心的快乐便荡然无存，就连挣钱的欲望也变得可有可无，他开始将大把的时间用在了打扑克牌上。其实蔡兰并不是靠他养家活口，蔡兰在万家乐超市当收银员，她勤奋、诚实、乐观、待人热忱，人缘极好。尤其是她爱孩子，一心一意地照看着田小果，她不想让儿子受到半点委屈。田远征知

道,她的这份母爱与她失败的第一次婚姻相关。她的第一任丈夫出生在大户人家,他们结婚三年仍没有生孩子,婆婆公公和丈夫便认定是蔡兰没有生育能力,来自家人的歧视和慢待,让她苦不堪言,她甚至跑到黄河岸边想要一跳了之,但黄河水并不能洗清她的委屈,后来,她决定反抗,用医学检查来证明一切,检查结果是他丈夫的精子缺少活力,而她的生育能力正常。蔡兰选择了离婚,那个大家族的冷漠和自私令她无法开心地活着,再说她想成为一个母亲。

田远征在售票厅购买了到K县的车票。距上车还有两个多小时,他在车站广场路边的餐馆要了一个大碗兰州牛肉拉面,这是他的最爱。在K县,每天中午他几乎都是吃一碗兰州牛肉拉面,连汤带面一顿饭,让他心满意足,尤其是那种熬出牛骨髓的香辣滋味的汤汁,让他百吃不腻。他知道,正宗的兰州拉面馆会选用牛大骨和腕骨熬汤,当然还有其他的配料和调料。后来有人对他讲,哪有什么牛骨髓,都是用香精勾兑出的汤。唉,这个世界上还有真实可信的事物吗,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事实上他对于吃喝并没有过多的讲究,吃着顺口即可,毕竟自己是个干体力活的,吃得实在些为好。

他一直认为做人要有些骨气,自己的骨气就是活得不能太窝囊。他又想到那个叫周大顺的小学校长,当时,蔡兰在那所小学门口开一个小卖部,蔡兰的母亲帮着她看店。田远征在给学校搬运新购置的桌椅时,到小卖部买烟时看到了蔡兰,两人同时回忆起上高中时同台领奖的事,寒暄过后他们看着对方都想大笑。岁月的痕迹已经让他们失去了青春时期的青涩和娇嫩,现在他们在县城打拼各自的生活,共

同之处是他们都已离开了农村,想在县城定居。差别则显现在彼此外貌上:蔡兰中等个头,细皮嫩肉的样子,一看就是会保养自己的女人,蔡兰算不上漂亮,但长相端正而耐看充满活力;田远征那时不修篇幅,邋里邋遢的样子,不过他高挑而硬朗的身子骨依然散发着一股子男子汉的英气。田远征要买烟,蔡兰说她的小卖部不卖烟,田远征说卖烟能赚钱你为啥不卖,蔡兰说这里是小学门口,按规定不能卖烟。田远征说可你是做买卖的,能管了那么多。蔡兰说只有黑心的商人才给小孩卖烟。田远征说那就给我来一瓶水。

两人正说着,进来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蔡兰说:“周校长,您来了。”周校长面带笑容地说:“三年级一班的孩子举报,有同学在厕所里抽烟。我每天都要在这几家商铺查看,小蔡,你没有给孩子卖烟吧?”蔡兰赶紧解释说:“周校长,我没有办过烟草专卖的营业执照,这您是知道的,我这里没有烟可卖,别说小孩,就是大人也买不到烟,不信您问他。”周校长看了一眼田远征,田远征说:“我想买包烟,这里没有。”周校长说:“小蔡,你可是我选准的人,可不能让我失望。”说完他转身离去。田远征疑惑地问蔡兰:“他说的选准是什么意思?”蔡兰说:“这一溜商铺的房产都是学校的,商铺租给谁,校长说了算。我们给学校立有保证书,不得给孩子卖烟酒等商品。”

后来,田远征觉得挂在周校长脸上的笑容就像一个面具,永远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他还发现,周校长喜欢和蔡兰说话,当然,这一发现的前提是田远征也在主动与蔡兰套近乎,有一段时间他渴望见到蔡兰,他主动帮着蔡兰拉货进货,他的勤奋和努力先是打动了蔡兰母亲,接

着是蔡兰。蔡兰的母亲不断地劝说蔡兰：“你要想在县城谋生，身边总得有个男人，远征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你俩又是同学，这说明什么？”蔡兰说：“说明他在城里没房没户，没人愿意嫁给他。”蔡兰的母亲说：“你不是也在租房住吗？”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还年轻，一起奋斗，房子孩子都会有的。我和你爸守着乡下那三十亩地，有吃有喝，没啥可担心的，我们就是放心不下你……”这些话都是蔡兰后来告诉他的。

半年后，田远征和蔡兰结婚了，他们租房住。婚后的第三个月，蔡兰怀孕了，蔡兰满心欢喜，没事时嘴里总是哼着小调，时不时散发着女性的妩媚，有时还会在田远征跟前撒撒娇。田远征则有些茫然失措，他好像还没有当父亲的心理准备，这些年他习惯于单身生活。曾经的那个比他大八岁的名叫安然的家具店女老板想要包养他，她开出的条件是，他必须和她结婚，婚前的财产必须公正，继承人是安然的女儿，至于婚后的财产，要根据田远征的贡献来定。那时的田远征就是个穷光蛋，他唯一的优势是年轻而没有什么负担。他一度沉溺在那个女人温柔的怀抱中，但他没有和她结婚，原因之一是他发现自己根本驾驭不了安然。安然在掌控一切，进货渠道，资金进出，店员的调度，都是安然说了算，他田远征如果依存了她，再也不用开三轮车了，他可以在家具总店当个经理，可以油头粉面地招揽顾客。但田远征觉得自己还有点骨气，他不能变成吃软饭的男人，那样叫人瞧不起。田远征选择了逃离，他宁愿在家具建材城门口等活儿，也不想的女老板身边卑躬屈膝。事实上田远征知道安然还有两个情人，听说她的丈夫和她离婚的原因是发现女儿的

血型有误，丈夫和女老板都是A型，女儿的血型却是B型。

在火车上落座后，田远征的心情越发沉闷了，他无法设想自己将亲子鉴定书交给蔡兰时会发生什么，蔡兰也许还会冷笑，大笑，继续用藐视的眼光鄙视自己。蔡兰可能继续隐忍下去，她不会和自己争吵什么了，因为她自始至终都对的，她受够了委屈，只是为了儿子，她才没有和自己分手，但这样的委屈能被亲子鉴定书淡化吗，她受到的伤害能一风吹散吗？想想看，是她反复要求田远征去做亲子鉴定的，相反，倒是他自己犹豫迟疑了几年，是他自己没有勇气面对亲子鉴定的结果，因为他深信不疑的是自己结婚时的身体状况，那时的情况难以启齿，自己典型的肾虚，还有些早泄，怎么就能让老婆怀孕？还有，蔡兰当时的房租合约到期，蔡兰要给周校长送大礼，是她主动约见周校长的。在田远征看来，那是一种神秘的约会，蔡兰只是含糊其词地说道：“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再说那位周校长在小卖部嘻嘻哈哈的样子，他为什么要关照蔡兰，田远征习惯性地往坏处想。

结婚半年后，田远征说啥也不让蔡兰继续经营小卖部，他认定周校长不是好人。蔡兰拗不过他只好将小卖部转手。产后，蔡兰应聘在万家乐超市当收银员。蔡兰说过，自己的男人养活不了一家人，她不指望靠田远征生存。自从有了儿子，蔡兰变得坚强果敢，在蔡兰眼里田远征变得什么也不是，爱情被狂肆的风吹得无影无踪，田远征只是名义上的丈夫。

列车上尚有空座位。田远征选择了空座位，他对面的乘客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一岁多点的小女孩，女孩看上去病歪歪的样子，仔细看，女孩的

上嘴唇有个豁口，她的小鼻梁也有些塌陷。田远征推测，他们或许是到北京求医后返程的。坐下来相互聊了聊，田远征的推测没错。不过那男的说，孩子不是他俩生的，是他在寺庙的大门口捡的，他俩结婚不到三年，暂时没有生自己的孩子，原因是他们结婚一周年时意外捡到他们的宝贝女儿，他们给女孩起名叫月月。田远征不解地问：“别人丢弃的孩子，你们要将她养大，还要给她看病？”女的说：“孩子把命交到我们的手里，她就是我们的女儿。”边说边不断地亲吻女孩。男的说：“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医生说了，月月三周岁时可以做唇腭裂整形手术，孩子没有其他毛病，她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很珍惜她……”田远征目光朦胧地看着他们，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个多小时后，夫妻俩抱着孩子到站下车了，那是个县级车站，站名叫梁家台，那地方属于山区。

五月，北疆的大地正在泛绿，山脊、田野、村庄、公路、高压线的铁塔……列车穿行时大地似乎在旋转。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生存，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人们不会随意迁徙，或许是不愿意离开熟悉的故土，或许是习惯的缘故……田远征看着远方，他的大脑闪现出非洲大草原上动物迁徙的画面。《动物世界》是他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动物在迁徙，在设法守护自己的地盘……草原上食草动物的生存法则是追寻水源和草地，那些食肉动物则潜伏在草丛中伺机而动，草原上时刻上演着的是弱肉强食……动物也有领地意识，狮子王不但要守护领地，还要守护属于自己那群母狮子，狮子王的凶猛和力量其目的在于优化和保种，自然界的生存法是优胜劣汰。田远征想到自己的儿子，儿子八岁了，长得像他妈妈，圆头圆眼，胖乎乎的样子，

仔细想来，儿子的额头额角和方型的下巴，还是挺像自己的。儿子不愿意亲近自己，他总是疑惑地看自己，唉，这能怪孩子吗，是自己不冷不热地慢待儿子，甚至有过厌弃他的表现，就因为他长得胖乎乎的样子，那个姓周的校长也是一副胖乎乎的样子……周校长似乎格外喜欢逗弄田小果。但是，小学校长如果不喜欢孩子怎么能当好校长，都是自己疑心在作怪……儿子能原谅自己吗，他说到底还是个孩子。

五小时的车程，晚上八点到家。自己该怎样做，将亲子鉴定书放在蔡兰的面前，然后向她道歉……究竟应该说什么，说都是自己的错，是自己冤枉了她，自己混蛋，跟上了魔鬼、患上了癔症……或者干脆扇自己几个嘴巴，乞求她原谅，他的大脑里只有蔡兰冷峻而鄙视的眼神，他似乎难以做到向蔡兰低头。想一想，事实上被亲子鉴定羞辱的只有他本人。蔡兰从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她的鄙视源自一种正义，相对而言，自己则是邪恶的化身。他想起工友们常说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妈是真的，剩下的都有可能是假的。

田远征想起自己的父母。距县城东南约三十公里，黄河北面那个名叫胡杨庙的村子，就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还有一个妹妹，出嫁到另一个村子，家人们都过着平淡的日子，妹妹会时常回家照看自己的父母。想到父母的生活，田远征觉得自己就是个不孝之子，他初中毕业还能上高中，那是父母的坚持。在当地的农村，念书无用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想想看，农村的孩子，能考上大学的全乡仅几个人，普通大学毕业后，即便能在大城市留下来找到工作，但那个人恐怕一辈子也买不起住房，想要在城市定居，就得拖累家人。都是人，谁都

想活得轻松愉快,为什么农村的父母就得省吃俭用把自己靠辛苦劳作而积攒的钱送给在城里打工的孩子,帮着他们买房,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价值……后来,当人们听说大城市的商品房一平方米能卖到几万元时,他们只剩惊诧,种地的收入从来没有翻倍增长,城里的房子却能几十倍地上涨。地里真能长出金子或银子该多好呀,家乡的荒山怕是永远变不成金山,即使是变成了金山,挖出了金矿,那也和老百姓没有关系。前几年K县最出名的事件是:县公安局局长被省纪检部门法办了,其中的一项罪名是这位县公安局局长竟然是当地黑势力的老大,而黑势力通过控制矿山谋取利益。要想富,搬石头。阴山里有煤矿、金矿、铜矿、铅矿等各种矿藏,但矿藏变成了黑恶势力敛财的工具。靠种地谋生的农民不可能成为富人,他们最有可能成为穷人,因为患病,或者为了孩子上学,或为了孩子在城里结婚买房……这些都有可能致贫。田远征觉得自己爸妈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他们鼓励儿子上高中考大学,希望儿子有点本事,希望儿子将来靠自己的能力过上好日子。他们不求回报,养羊喂猪,在河滩地上种葵花,后来又承包了一长段废弃的水渠养鱼,但不论他们怎么努力,全家人只能供养田远征一个人

在县城上高中,而他的妹妹初中毕业就得弃学,之后是早早嫁人……想到这些田远征难过得泪水淹心……

可自己又是多么的不争气,在县城上高中的三年,他学习不怎么用功,除了贪玩就是羡慕和嫉妒那些有钱有势的家庭的孩子,他看不到自己将来的出路何在。他喜欢在县城四处转悠,希望能捡到一袋子钱,一下子变成富人;他还学会了抽烟喝酒;他看到家具建材城大门口那些蹬三轮车的人整天聚在一起,有活就干活,没活儿就打扑克或晒太阳,自由自在的活着,蛮好。自己就是这么不争气的,辜负了爸妈的一片苦心……他流泪了,多少年都没有哭泣过,他真的想大哭一场……

车上没有人关注他。他对面和侧面的座位上都是新上车的人。这趟列车由北京始发,终点站是兰州,明天上午十点到达终点站。田远征此刻的大脑里混沌成一片,列车到了K县车站时他依然坐着不动,他不想下车,他想一直待在车上……到兰州再说吧,需要补票就补票,到兰州再说吧……今后的事再说吧……人生的事,最终或许会不了了之,到终点站再说吧……

[组稿编辑 陈旭]

对 弈

■ 张志坚

象棋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人们也都喜爱这个充满智慧的游戏,但是下象棋的人从来没听说自己认怂的。一场父子对弈,从黄昏下到午夜,废寝忘食的并不多见,而且下十几盘棋各有输赢,谁也不服谁。父亲说儿子是个臭棋篓子,儿子说父亲老挖手背(悔棋),还不让着点儿子,没有一点做父亲的样子。在最后一盘定输赢后,父亲故意气儿子说:“睡觉吧儿子,你还是有点嫩。”儿子不服气:“你又挖了两次手背,不然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一个小小的棋盘,分了楚河汉界,红黑各有十六个棋子在对弈双方手里能杀得天昏地暗。父子俩因下象棋还起了争执,这就是子谦跟他父亲之间的象棋情结。

那一年子谦十二岁,他从小崇拜的父亲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但就因下象棋,子谦对父亲却从崇拜到争吵,而且还有点“看不起”父亲的意思。一次下棋时,父亲的一匹马走错了地方,被子谦的车吃了,这对于下象棋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父亲却把被吃掉的马硬要回去,还说是走错了,这不是挖手背吗?子谦说:“那你用炮打了我的马,我啥都没说,打就打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没跟你悔棋吧?”就这样父子俩像“王宝钏和薛平贵,走走步步穷吃对”中学会了下象棋。

下象棋已经成为子谦最大的业余爱好,但棋艺不精,因为作为对手的父亲棋艺本来不是很高,说得明白点就是刚知道“马走日,象飞田,隔炮打将,车直行,小卒过河不回头”的水平。虽然父子俩经常下棋,但子谦的棋艺也没什么长进。父亲悔棋还理直气壮地说他是在教儿子做人的道理,说是做人要能屈能伸,这是什么歪理。父亲还给予谦说:“你的棋艺要想有所提高,就必须找比你棋艺高的人去下,不然你的棋艺永远不会提高。”这句话说得还差不多,但人家棋艺高的人咋会跟他一个初学者去对弈,没办法,只能跟父亲去下,两个臭棋篓子共同提高吧。

象棋起源于古代,整个棋局像排兵布阵,三十六枚棋子千变万化,充满了智慧。可子谦父子并不知道这么多,他们只是为了娱乐,但是下得久了也会悟出一点道理。一次父子俩下到残局时,子谦的父亲说了一句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下棋秘诀:“残棋马胜炮回营”,他嘴里说着就把放到对方棋底部的炮抽回来放在自己的底盘,然后就努力地上马。这时两个人都没有车,子谦没车就不会下棋了,但他并不认输,还在努力地攻卒,跳马拉炮并且见对方的棋子就吃,还不惜牺牲自己的棋子,大有一副血战到底的意思,嘴里不停地

着：棋怕十六吃，吃一个少一个。因为对弈双方各有十六个棋子，子谦这种不顾一切的冲杀，正中父亲的下怀。只见父亲舍去自己的士象后便把马跳去一个离子谦老将不远的合适位置上，然后作为炮架，用炮将军，一个马后炮子谦就输了。

子谦拿出不服输的劲头，喊着再下一盘。父子俩摆好棋子，子谦还是手执红棋，父亲说你先走吧，红先黑后，输了不臭。子谦才不管父亲说什么呢，他嘴里念念有词：当头炮，马来跳，攻七步卒，出车巡河沿，一气呵成走了几步，接下来思考着咋样才能速战速决。子谦父亲一开始手忙脚乱地抵挡着子谦的进攻。还是依着“棋怕十六吃”的原则，子谦见子就吃，一会儿功夫父亲这边的小卒被一扫而光，他还不惜把过界的马炮换了对方的士象，只想用两个车上去来个二车挫将。这时子谦父亲气定神闲，不声不响地把车马炮放到子谦的阵中，一会儿一个卧槽马，一会儿一个当头炮，一会儿车来一个将军，把个子谦杀得晕头转向，拼命起仕飞相，别马脚，撤炮架。这时子谦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更不用说他的二车挫将了。姜还是老的辣，一会儿功夫，子谦的老师被将得动不了窝了。

连输两盘子谦还不认输，嚷嚷着说以前输赢都不算数，再下三盘，三盘两胜定输赢。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已经睡着的母亲一觉醒来见父子俩还在下棋就恨声说：“别下了，睡觉哇，父子俩没完没了的非要争个输赢？明天上班的上班，念书的念书，睡得太晚你们能起来吗？”父亲本来也不想下了，便顺坡下驴说：“睡哇，不服气明天再来。”子谦很不情愿地嘟囔两句去睡觉了。

父子俩下的时间长了，棋艺还是没多大长进，有时父亲在外面棋摊学两手回来

对付子谦，子谦果然就输得一塌糊涂。后来子谦也去棋摊上偷艺，父子俩就旗鼓相当各有输赢了。

子谦痴迷下象棋，有时家里来了亲戚或者是父亲的同事朋友，他都要拉上人家下两盘，日子久了，人们都知道子谦会下棋。跟邻居家比他大的孩子们下棋，他们也都不是子谦的对手。比子谦小的他又不愿意跟人家下。有时子谦在棋摊上看下棋能看得忘了吃饭，别人下棋时他看出一两步好棋就大呼小叫地让下棋人照他指的步子走，当然走赢走输都会招来骂声，也会招来一句“看棋不语真君子”的教训。子谦挨骂不记，有时还会去说，见人家不听他的话输了棋，他就骂一句：臭棋。

在棋摊上看了几年棋的子谦棋艺长进了不少，父子对弈时已是赢多输少了。这时他反过来说父亲是个臭棋篓子，父亲也不恼，用子谦的话说，他们父子俩既是父子，也是棋友。

日子过得飞快，子谦转眼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接下来就忙着养家糊口了，他爱下的象棋只能逢年过节跟父亲下两盘。父亲年岁也大了，子谦下棋时还得让着他，不然父亲会跟他下个没完。

岁月不饶人，子谦的父亲老了，每天待在家里数着手指头过日子，他最盼望的是儿子来看他，父子俩再下上两盘棋，他最喜欢听儿子说他是臭棋篓子。

终于有一天父亲病倒在床上，一双失神的眼睛盯着天花板想后事。子谦来了，他看着年老的父亲躺在床上不由地悲从心来。他哽咽着叫了一声：“爸，起来跟我下一盘棋吧。”父亲灰暗的眼睛突然亮了，紧接着泪水蓄满眼眶……

[组稿编辑 何立亭]

大漠中的童话世界

■潘生富

地老天荒的乌兰布和大漠，历经沧桑，终于被磴口人返老还童了。这是一场艰难的养育，历经了几十年的岁月，才有了今天的青春盎然。动人的绿色音符在金黄的沙丘间流淌，天蓝色的牛场弥漫着草香和奶香，戴着小红帽的建筑美轮美奂，坐落在广袤沙海的阳光中，宛如美丽的童话世界。

这令人震撼的感受，源于我去年9月6日的一次乌兰布和之行。那天上午，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们驱车穿越了乌兰布和沙漠，昔日的荒漠已被绿色覆盖，柏油马路两侧不时地闪过圣牧有机草业的绿洲，还有若干个现代化牛场。

成立于2010年4月28日的巴彦淖尔市圣牧高科生态草业有限公司，是磴口人引入的沙漠生态治理企业，也是我们走访的对象。在圣牧有机草业五分场，我们见到了圣牧草业最早的几名创业者，拉开他们十年创业的帷幕，我们一下子就跌入到当年风舞狂沙的大漠。

—

当年的开发者动情地说：“开发乌兰布和沙漠的时候，我们请了专家来勘测，他们调查完了一般都说‘根本不可能’。”专家认为，乌兰布和这片荒无人烟的沙

漠，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02.9毫米，昼夜温差大，平均最高气温可达39℃，地表温度更是高；最低气温-29.6℃，年均蒸发量2258.8毫米，终年盛行的西南风，吹动起10米高的流动沙丘，缺乏植物生长的条件。

“什么都没有，全是这么高的沙丘。”那时都说，“就算把地开出来，种的作物也活不成。”当地人告诉他们，有好多大企业派人来过这里，有的企业也尝试过，最多两个月就撤了。怎么办？荒漠的野蛮不讲情面，弄不好就会血本无归，很是考验圣牧人的胆略。当时的创始人姚同山没有被吓倒，而是充满信心的向不可能挑战。“那时还没有路，我们是站在铲车的铲斗上进了沙漠的。”当年的开发者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晚上睡觉，得用口罩和眼罩把自己蒙住了，要不然脸上全是沙子。”“有一回车子陷在沙漠里了，周围啥都没有，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把车一点点刨出来”，今年52岁的康喜成说：“吃挂面要把沙子磕出来，才能下水煮，煮好了也不敢细嚼。”

当时进来沙漠的有12个人，十个男的两个女的，有而立之年的大学生刘文光，有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李敏。如今当年进来的12人，留下的只有4个人了。在沙漠摸爬滚打多年的刘文光已成圣牧高科生态

草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当年只有21岁的小姑娘李敏也成了总经理助理。他们说：“我始终相信，活着的价值，在于拥有一个饱满的人生。我也相信，对这片沙漠付出了全部的人，上天不会对他们视而不见。”“人活在世上，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肯定没有错，我们只想让这片沙漠活起来。”

李敏回忆说：“我们的帐篷经常被风沙连底掀起，因为连续作战，实在是太累了，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半夜被冻醒来之后，隐约能看到几颗星星，才知道老天爷又把我们的帐篷叼走了，裹着被子，大家紧紧围坐在一起，硬是撑到了天亮。”

要想在荒漠中生存，水是生命之源，2013年2月9日除夕，在家家团圆忙着迎新年的欢乐时刻，创业者们却为沙漠中的第一眼井出水忙活着。上午10:00，井水上来了！大家激动得欢呼雀跃，将善后工作干完，已是下午，匆忙驾驶进军沙漠的勇者无敌“战旗2020”回家过年。

李敏动情地说：“当时动员了100多辆推土机，200多辆翻斗车，100多辆铲车，还有一些挖掘机，那个场面，才叫热火朝天。平整、深松、撒粪，3个月的时间，建设好5万亩可耕种土地，常人不敢想象，专家也不敢想象，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敢想象。”

推平的土地上面是厚厚的流沙，如果不与下面的红泥搅拌，就会被狂风再次吹成沙丘。按照美国专家的建议，土地必须深松，至少达到70公分，才能将下面的红泥翻上来。但当时国内的设备，最大能深松到40公分，完全不符合专家要求的深松标准。美国大平原式深松机，当时国内只有1台。按照土地深松数量，至少需要从国外进口14台设备，一台成套设备300

多万，总共需投入5200万元费用，费用巨大。漫长的进口设备过程，时间根本不允许。创业团队围坐在帐篷里动脑子，一个金点子冒出来了：能不能考虑在推土机后面加装铁钩子，用推土机深耕。马上有人提到了一个特别精通机械设备的人，于是半夜给人家打电话，论证可行后，第二天一大早，就整合周边所有的推土机，进行设备改装。谁改装设备，工程就承包给谁做。没想到设备改装后的深松效果，比进口的设备都要好，连专家都竖起大拇指。

2013年5月，他们完成了既定的1万亩青贮玉米种植工作，虽然艰辛但也欣慰。6月，看着嫩绿的小玉米苗一个个地钻出土地，那种高兴，那种喜悦，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但还没等喜悦的心情退却，6月18日凌晨，基地刮起了他们进驻沙漠以来最大的一场沙尘暴。那次沙尘暴刮得人心都在滴血，天空都是红黄颜色，沙土味呛得呼吸都不顺畅。那一夜，他们的电杆被风放倒了，住的帐篷又一次被风叼走，还有刚露头的小苗，全部被风沙打死。走到地头，小苗有的黑了，有的枯了，甚至等不到下午，就被风刮得找不到痕迹了。一向坚强乐观的创业者，也忍不住偷偷抹着眼泪，但姚同山还是鼓励大家，他俏皮的借用鸿雁里的一句词：“酒喝完，再斟满”，“苗打死，再补种”！当年一共补种了四茬，也没有灰心，而是从改善小气候入手，在新开发的土地的外围，建植了以冬青、红柳、柠条、梭梭、花棒等低矮沙生灌木为主，新疆杨、胡杨、沙枣、榆树、槐树等速生乔木为辅的防风林带，形成了乔、灌、草结合的立体生态系统，增强了保护幼苗的能力。

一路走来，每一步都举步维艰，有人甚至很多次想过要与这片沙漠就此别过。

有的人就这样走了,但是,留下来的人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十年的时间,他们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累计投入75亿人民币;在沙漠咽喉地带种植了9700多万棵沙生树木,将22万亩沙漠改造成优良的有机种植草场;建设24座牧场,养殖10万头奶牛;修建公路193公里,架设电线345.4千米;打井503眼;建成11座蓄水池,9座有机粪肥发酵厂,1座生物有机肥加工厂。高投入、规模化,圣牧人为人类治理荒漠闯出一条成功之路。

二

1984年,被称为“中国沙草产业之父”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创造性地提出“沙产业”概念。20年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把沙、草产业正式写进了工作报告和自治区政府五年规划。

“去年,我种了70来亩苜蓿,亩产量400—500公斤,亩收入2600—2800元。”对人说起去年的收入,磴口县包尔盖农场一分场农民曹耀登仍然乐滋滋的。

曹耀登的好收入得益于磴口县的“公司+基地+农户”的服务模式,可以提供“播种、管理、收割、加工、仓储”一条龙社会化服务。在圣牧草业公司建设了国家级苜蓿种子繁育基地,加快良种扩繁,形成“研、产、供、销”为一体的产业链布局。投资1500万元,打造2万亩智慧草业示范基地。以圣牧草业公司为龙头,加快引进自动化控制和机械作业等智能化设备,提升饲草“种、收、加、储、运”能力,全力推动饲草产业发展。全县种植优质牧草56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有机饲草供应基地。

走进圣牧草业基地,映入眼帘的是苜蓿地的喷灌圈,美国指针式喷灌机像一条巨龙吞云吐雾,绿草之上出现了美丽的彩

虹。喷灌机架体上的不同轮胎以相同的角速度,不同的线速度行走同心圆。无数个喷头旋转着吐出均匀的水滴,滋润了绿苜蓿的幼苗。最大的喷灌圈可达到1000亩,最小的喷灌圈也有200亩,正常情况下,1人就可管理5000亩土地。

年轻的场长徐涛信心满满,他说,基地重点打造多元化、数字化、智慧化的现代有机农业。推行农业大数据管理,精准土壤性质分析,掌握养分供给情况、病虫害防治情况。5G应用、智慧平台、知识平台、预警平台的搭建,让农耕种植由经验判断向科学决策迈进。目前,基地已聘请波士顿咨询公司定制减碳体系。

一些新鲜的科学术语,徐涛随口就来,好像是引领我们在企业的科学迷宫里随意走走,一种高大上的感觉油然而生。

他们还说,沙漠的小气候也有了改观。2016年11月,圣牧基地的沙漠中出现了第一场大雾,牧民都惊呆了,岁数已经很大的牧民,也没有见过如此大雾。在2018年的时候,更是下了一场大雪,沙漠中白茫茫的一片,喷灌圈、滴灌圈,在雪的映衬下,煞是好看。降雨量也逐年增多,雨后彩虹,更是常见。一个良性生态圈逐渐形成,沙尘暴的天气也是少有了,草更绿了,水更清了,天更蓝了,牛儿也更幸福了。

根据中国林科院沙漠林试验中心统计,当地的沙尘暴量较80年代减少了80%—90%,风速减小了21.41%。

按照圣牧“3亩地的草养一头牛,一头牛的粪还田3亩地”的有机循环理念,用有机牧草喂出了有机牛、挤出了有机奶。有机奶也被称为生态奶,目前,圣牧的有机牛奶同时通过了欧盟有机认证和中绿华夏有机认证两个高标准有机认证。圣牧

有机奶系列产品分别在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九届、第十届、十一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BioFachChina)上夺得金奖。

磴口县总结推广圣牧经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乌兰布和沙窝窝里打造了一个“世界级”有机种植——有机养殖——有机加工的全程有机产业治沙体系,完美融合了钱学森先生的“沙产业”理论,据测算,直接带动约2万多农牧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间接解决和带动就业约有100多万人。

这么多年来,人们感受最多的就是变化,员工住宿环境变化了,从帐篷到红瓦砖房、到有空调有暖气的不锈钢房,再到办公、宿舍大楼,生活的幸福指数在一路飙升,原始沙漠里处处洋溢着现代生活的气息。

治沙历来是人类的伟大壮举,也是世界性的难题。磴口人的不懈奋斗,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由“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为国际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提供了中国经验。

三

今年初夏,我再次走进乌兰布和沙漠,站在沙丘上远眺,沙海的博大与雄浑,使人顿觉天高地远,心旷神怡。这是一片没有污染的土地,亘古的沙漠像一张白纸,人类的劳动可以在它上面描绘最美的画卷,眼前的壮丽气象,让我领略了劳动的伟大。

小风轻轻地摇曳着沙漠的梭梭林,灌木丛中的肉苁蓉从沙土里探出了小小的脑袋,迎接阳光的温暖。这是被誉为沙漠人参的肉苁蓉收获的季节,到处可见趴在梭梭林下掏挖肉苁蓉的人们,脸上堆满收

获幸福的笑容。

磴口县防沙治沙局业务股长姜龙文说,乌兰布和沙漠是我国八大沙漠之一,总面积约1500万亩,其中近426万亩分布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目前,有20多家民营企业发展沙产业,人工培育梭梭林50万亩,人工嫁接肉苁蓉14万多亩,年产肉苁蓉700多吨。

沿着穿沙公路进入乌兰布和沙漠深处,一行行、一簇簇梭梭在黄色的沙漠上一直延伸到天边,黑色的滴灌软管追随着梭梭一路铺设。这里是磴口县防沙林场的乌兰布和沙漠防沙治沙示范工程点。2018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沙,现在是郁郁葱葱的4万亩梭梭灌木林。

工人们挥锹将撒在沙子上的麦草压入沙中,制成草方格沙障,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沙丘上,布满的草方格沙障犹如排列整齐的“魔方”,捆住大沙漠移动的手脚。

正是种植梭梭的季节,工人把细小的梭梭苗栽种到方格沙障里,随后拉着水管给幼苗浇上水。工人中很多是中年妇女,她们身着迷彩服,头戴鸭舌帽,用口罩和头巾把脸紧紧的包裹住,生怕被无遮无拦的阳光晒黑了。她们已经过了如花似玉的年华,依然十分爱美,也很热爱生活。

一位女工说,我一天也不愿意待在家里,出来心里才充实。说这话的人是从县城里来的,过去是农村人进城谋生,现在是城里人下乡挣钱。她们爱说爱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劳动的快乐让她们有了英姿飒爽的美。

在刘拐沙头,面前,是静静流淌的母亲河,背后,是绵延起伏的大沙丘。占地3000多亩、2米多高的“巨型”茵草犹如一排排绿色卫士,形成一条长约4公里、宽

约3公里的大型锁边林,将黄河和沙漠隔绝开来,有效切断了沙漠入侵黄河的通道。通过不懈努力,磴口县境内沙漠向黄河输沙量由过去的每年7000多万吨减少到现在的100多万吨。

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要加一个‘沙’字。”磴口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规划建设1000万千瓦光伏治沙基地,走光伏+农业、林业、草业的路子,大力发展中草药和旅游业,寻求在沙漠中发展的企业纷至沓来。

去年4月16日,磴口县黄河流域光伏+沙产业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基地春季集中开工仪式在磴口工业园区举行。项目固定资产投资20.6亿元。发电量可达到7.26亿千瓦时,年产值约2.1亿元,实现绿化治理面积1.2万亩,每年可实现林草药综合经济效益3000万元。

截至目前,沙漠中各类生态治理和沙产业经营主体发展到90余家。磴口县境内230万亩的乌兰布和沙漠披上了绿装,形成了160个湖泊绿洲,面积达到57.8万

亩。全县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0.04%扩大到现在的20.56%,林草覆盖率达到37%。建设牧场44座,奶牛12.35万头,年产鲜奶62万吨。两家奶业工厂,共建牛奶加工生产线39条,日产能2980吨。

说起乌兰布和的发展概况,陪我采风的小姜如数家珍。在沙漠中摸爬滚打了二十年的他,已经从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磨练成了一位正高职称的林业工程师。把人生青春年华挥洒在大漠上的他,已深深的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他的职业,眼神里满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建设美好生态的激情。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日前视察巴彦淖尔,对荒漠化治理又作了重要指示,我们这里会越来越好。

采风结束,回望西天,一轮红日停在天边,像是一个圆圆的笑脸俯瞰乌兰布和,映红了大漠。落日如金,沙丘如卧,绿植如绣,湖泊如镜,沙漠夕照的世界五彩斑斓,壮美而安详,博大而辽阔,是放飞心灵的一方净土。或许这里就是城里人常常向往的诗和远方。

[组稿编辑 高莉芹]

守望绿色

■刘利元

“你看到前面沙坡上的灯光了吗？”贾克明说：“嗯。”眼前隐隐约约，好像有一盏灯，明明灭灭。“你听到喇嘛念经了吗？”贾克明侧耳详听，风声里感觉有“嗡嗡”的响动，又说了一声“嗯。”当地人说，很久以前，这里有个喇嘛庙，被风沙掩埋了，喇嘛庙里点着长明灯，白天看不见，晚上能看见。埋在沙下的喇嘛昼夜念经，顺着风声能传出很远，屏住呼吸就能听见。贾克明怎么也没想到，他少年时从山东来到河套平原，兜兜转转，竟然在这个传说的沙窝里干了一辈子。

一

贾克明清楚记得，那是1960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16岁，徒步从山东省潍坊地区昌乐县出发，一路逃荒，西行至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乌兰图克公社驻足了。这里民风淳朴，人情憨厚，素不相识的蒙古族牧民，见了远道而来的他，好像亲人一般，煮奶茶，泡炒米，炖羊肉，满盘的茶什子任他吃。在牧人的蒙古包住了几天，听说位于新胜大队一小队的劳改农场迁走了，改设新华林场，正在招人，栽树的、打井的、挖渠的、赶牲口的，都要。贾克明就跑去报名了，负责养马。劳改农场的条件很差，极目远眺，到处是白花花的碱滩。当时的植

被，除了碱蒿子、芦苇和芨芨草外，几乎没有别的。这样的环境，骡马倒是活得逍遥自在，但是人就苦了。劳改农场的几间旧房子，做了场部。脱坯子、挖坷垃，盖了职工宿舍和牲口棚圈。喝水也是用的劳改农场留下的一口井，吊一只桶下去，打水上来，桶口飘着白沫子。生喝，苦的。煮开了喝，还是苦的。有人忍受不了，赶着马车，拉着水桶，到七八里外的海子里舀水，倒缸里，煮开了喝，还是苦的。塞外的风沙、严寒、酷暑，非亲身经历，不能感受得到。为了让这片碱滩上尽快有绿荫，贾克明说，林场人想了很多办法。先是栽种杨柳树，一棵棵树苗栽种下去了，水也没误浇，可是春天的嫩苗，到夏天就变成了烧火棍。乔木不行，换灌木。奇怪了，这地方栽红柳也不行。把一尺多长的铁锥深深插到地里，拔出来，再把红柳枝条扦插进去，踩实了。满以为会萌发出绿油油的枝条，一场雨过后，碱滩还是白花花的老样子，扦插的红柳几乎没有活的，唯有头顶的大太阳金光四射，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这是一片鼻僵滩，号称河套平原的不毛之地。怎么办？树扎不下根，人就无立锥之地啊！贾克明和新华林场的伙伴们惶惑了，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当地蒙古族有句谚语，“困难面前不折腿，艰苦面前不弯腰。”树栽不活的原因是水和土，水

里的碱大,土里的碱也大。碱大的原因是地下水位太高了,河套平原千百年来有灌无排,地下水里包含的盐碱凝结到地表,土壤得了“水臃症”。于是,林场一帮人在地表堆土构筑灌溉渠道,方便黄河水自流灌溉。在阡陌里纵横交错深挖排水沟,以利排水,逐年降低地下水位。效仿山东种大葱,开沟起垅栽树。房前、屋后、桥头、渠畔、地堰,一株株、一簇簇、一团团,之前的荒凉地带,渐渐绿了起来。

看到这里的造林事业有了起色,县里决定扩建新华林场。贾克明记得,那是1971年,附近的几处沙窝,都划归新华林场。为了坚定治沙决心,把新华林场场部也搬迁到团结沙窝,就是贾克明最早听说沙丘下埋着喇嘛庙的地方。

二

“风浪里试舵手,战斗中试英雄。”“困难面前不折腿,艰苦面前不弯腰。”火红的年代,激情澎湃,斗志昂扬。贾克明和他的伙伴们,扛着铁锹、铁锹,拖着水泵、水带,打着红旗标语,雄赳赳气昂昂,向团结沙窝挺进了。

“栽树好活的地方,怎么栽也活。栽树不好活的地方,怎么栽也不活。”贾克明对在沙丘上栽树的过往,记忆犹新。沙子是流动的,沙丘是移动的。头一天做的标记,第二天就看不到了。原本想横成行竖成列,栽得栽得,行距就变形了。辛辛苦苦栽种的树苗,刮一场风,就不见了踪影。比起原来的碱滩,这里造林更难。伙伴们用当地牧民常说的一句话自我激励,“好马登程奔到头,好汉做事做到头。”

“骏马无腿难走路,人无理想难进步。”“汗水是滋润灵魂的甘露,勤奋是理想飞翔的翅膀。”贾克明感觉,他和他的伙伴

们不缺理想,更不缺勤奋,可是在汗水的浇灌下,树苗就是不给好好活,该怎么办呢?

在林场一班人第二次陷入焦虑的时候,老金来了。老金,本名金万丰,东北人,说着普通话,一名老中专生,是上级派来支援新华林场的技术员。贾克明说:“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就是不一样。”老金钻到沙窝里转了几圈,很快有了主张。先是对整个沙窝做出规划,说治沙先要固沙,组织大家在沙丘上扎柴草沙障,把一道道沙梁化整为零,把张牙舞爪的流沙死死固定在一个个草方格里。说栽树要“适地适树”,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老金说:“就是适合栽什么树的地方就栽什么树。”这不是废话吗?我们也栽了,可是不活啊!老金听了,微笑不语。翌日,组织大家在草方格里种柠条、杨柴、紫穗槐,在丘间低地栽小叶杨、旱柳。灌木根上裹着湿泥,乔木根上带着一大团湿土,栽种时埋一层土踩实了,再埋一层土再踩实了,最后用铁锹在树苗四周垅起堰子,提半桶水缓缓浇下,轻轻提苗扶正,俗称“三埋两踩一提苗”,成活率大大提高。

三

河套平原位于阴山南麓,是一处黄河冲积平原,极像一柄不断被蚕食的桑叶。除了西部不断被乌兰布和沙漠(全国第八大沙漠)侵蚀外,内沙沙患也很严重。千百年来黄河多次改道,平原上分布有多处沙丘沙地,基本上都是以前的黄河故道。当地群众说:“无风满地沙,有风埋人家,只见春天籽下种,不见秋天收庄稼。”郭虎一家在新胜村一组已经居住四代,往日的风沙袭扰,郭虎历历在目。

民国十八年,陕北大旱,郭虎父亲随着走西口的人群来到这里,养羊、种地、娶妻、

生子。新华林场的建设情形,郭虎说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郭虎说:“新华林场设立时,我22岁。这里本来是个关劳改犯的地方,条件非常差,还不如生产队。林场招人,我没去。”后来林场场部迁到团结沙窝(人们习惯叫西场),旧场改为新胜分场(人们习惯叫东场),林场缺人手,他还没去。一直到老金和另外几位技术员来了,团结沙窝被治住了,郭虎的观念才发生改变。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时任新胜大队一小队生产队长的郭虎意外发现,今年种的小麦亩满苗全,不用补种了。炕上没沙子了,窗台上没沙子了,院子里几天不扫,也是干干净净的。在郭虎略感欣喜的时候,生产队传来坏消息!饲养员去沙窝里放羊,连人带羊,都被扣住了!“还有没有王法啦?这里是我们几辈人待的地方,谁敢扣我们的人?谁敢扣我们的羊?”说罢,郭虎带着生产队的人,扛着锄头,端着铁锹,怒气冲冲向林场方向进发了!行至沙窝,发现扣羊的人居然是贾克明!“好你个山东侂子!当年你单身匹马来这里,吃了我们多少?喝了我们多少?我们放个羊,你还扣住?”贾克明说:“好我的虎哥,你没栽树不知道栽树的辛苦,这些绿苗苗都是苦一滴汗一滴栽活的,三口两口就被羊吃了,你们不觉得心疼吗?”一句话说到郭虎心坎里,郭虎回望举拳伸胳膊的社员,说了一声,“回哇!”

正要转身离去时,听到一声,“等等!”郭虎说,一个东北侂子从树林里钻出来,穿着一身洗得发蓝的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瘦高个儿,看上去和我年纪差不多,正是金万丰。老金说:“羊吃树不能怪羊,只能怪人,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你们走吧,我们再想想办法。”于是,一众人等,赶着羊群,在漫漫烟尘里回去了。过

了几天,羊倌再放羊,发现羊不啃树了。仔细端详,只见树干上涂了些深红色的东西,扣一下,硬硬的,不知道用粘土搅拌了什么。凑近跟前闻闻,很大的腥味儿,像是猪血,又像是狗血。原来老金他们,也很早就留意这个问题了。之前有一株两株树苗被啃咬,林场只是简单地在树苗上捆扎些向日葵杆子。这次羊倌赶着羊群进树林,才发现,捆扎的办法不是很管用。老金他们仔细琢磨,羊吃草不吃土,吃树皮不吃荤腥。粘土拌血,实为妙招。河套平原的粘土,处处可见。河套平原也不缺动物血液,其时还没有养成吃血块的习惯。农民摁在锅台上宰猪,猪血流了一地。牧民摁在地上宰羊,羊血流了一地。老金他们四处收集,和泥搅拌,在树苗腰部以下涂抹,防啃效果绝佳。更为神奇的是,树长大了,就有阴凉了。有阴凉了,苦豆子就长起来了。苦豆子长起来的地方,就能种庄稼了。种小麦长,种糜子长,种玉米长,种高粱长,种向日葵长,种甜菜长,种什么长什么。不管种什么,都长得很旺。

河套平原蒙汉杂居,土著居民是蒙古族,汉族基本是清末和民国时期从周边的山西、陕西、甘肃、宁夏迁移来的。蒙古族和汉族互相影响,当地汉族说哪个省的话,附近的蒙古族也跟着说哪个省的话。当地汉族姓什么,附近的蒙古族也跟着姓什么。反过来,蒙古族唱什么歌,当地汉族也跟着唱什么歌。蒙古族有什么风俗,当地汉族也“走胡地随胡礼。”一起劳动生活了几年,郭虎发现,老金有一点不对劲儿。每天都是老金带着老婆在沙窝里忙活,从来没看到领娃娃。那个时候,郭虎已经有三个小孩了,老大上小学了,老二快能上学了,老三也能走路了。每次见了郭虎,老金都说一句话,“多子多福,虎哥,我羡慕

你啊！”特别是见到老三，神情中竟然有发痴的感觉。后来，郭虎才知道，原来老金夫妇不生养。郭虎和妻子商量，蒙古族常说，“个人的利益像青草的影子，公众的利益是高耸的天空。”

为了自己孩子的是人，为了别人孩子的是神。为自己家乡的是人，为了别人家乡的是神。老金远天远地来到这里，他为了谁？为的是什麼？他就是那高耸的天空，他就是从天上来的神啊！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没娃娃！不能让他老来无人养！妻子问：“那怎么办？”郭虎说：“把老三送给老金，让老金有养老送终的人！”妻子万分不舍，但是郭虎担任生产队长多年，向来说一不二，说一句话就像钉一颗钉。他决定的事儿，还有什么好商量呢？

老金夫妇老来得子，喜不自胜。越干越有劲儿，工作越来越出色。郭虎说，应该是八几年，老金调回临河县林业局了，给全县林业技术人员讲课。老三跟着老金去临河县城读书了，学习成绩非常好，还被评为“盟级三好学生。”郭虎说，老伴儿还去城里看望过几次。“唉！好人不长命。”郭虎抹把眼泪说，“恁娃娃，17岁耍水，淹死了。”郭虎恨恨地说：“他死不要紧，可苦了老金两口子，老婆汉子天天哭，老伴哭疯了，老金抑郁成疾，一年内两人全走了。好好的一家人，绝户了。”

老金去世后，郭虎做了新华林场兼职护林员。夏秋两季种地，冬春两季护林。郭虎说：“看到这些一天天往高长的树，就像看到了老金。”

四

十月金秋，天高气爽。

漫步在新华林场，只见一株株小叶杨端庄秀丽，树皮白里泛青，叶片正由绿泛

黄，阵风吹过，“哗啦啦”地响。一株株墨绿般的旱柳，树冠巨大，树干如虬，在湛蓝的天空中肆意涂抹。高耸入云的钻天杨和新疆杨，挺立苍穹，俯瞰大地。奇怪的是，不管是什么树木，都是三五成群的，一棵棵高大乔木呈放射状，像一把把插在地里散开的筷子，根系却紧紧抱在一起。

“人养树一分，树养人十分。”贾克明说：“这是伐根再生现象，大树砍了，只要把根留下，就会萌发出许多枝条。以前，人们把细嫩的枝条割了编箩筐编篱笆，留下健硕的枝条复壮，就会长成这样。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今年79岁的贾克明，两鬓斑白，还坚持培育苗木，每天在林间穿梭，看看这株新疆杨说：“有五个粗了（胸径5厘米），能挖出去栽了。”看看那株杜梨苗说：“明年就能嫁接了，嫁接了就是一株好果树。”郭虎今年85岁，腰弯了，背驼了，头发全部掉光了，拄着一根拐棍摇来晃去，一会儿看看这棵树，一会儿看看那棵树，有时瞩目，有时沉思。

当年那个传说埋了喇嘛庙的团结沙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看清楚头顶绿冠下的一粒粒纤细黄沙。苦豆子，左一簇右一簇地分布在地表，长着灰绿的互生椭圆叶片，结满了灰褐色的豆荚，一串一串的，像梳了钢丝头姑娘的发辫，仿佛在向世人宣示，这里是成功改良的土壤，这里孕育着生机和希望。红柳接穗了，红的、粉的、白的，一大团一大团的迎风怒放，只要风吹到的地方，沾了水，就长出一片绿芽芽。杨柴，伸展着黄色筋骨，绽放着微末的紫色花瓣，像一位说书的老人，装着一肚子当地农牧民与林场人团结互助、守望绿色的故事，正不紧不慢地讲述着……

[组稿编辑 陈旭]

飞翔的土豆

■高莉芹

土豆，食材中的大众情人。

炖、炒、煎、炸、煮、烧烤，土豆可谓用途广泛，职能全面。是诸多菜肴不可或缺的食材，口味深得食客认可，是平常烟火人家生活中必备的食材，也是餐饮业的常储。

土豆喜欢凉爽、舒适的生长环境，生长适应性强。河套平原属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别有利于土豆生长。由于降水量少，土壤结构疏松，具备了土豆生长的有利条件，因此河套人祖辈在土豆种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土豆也成为河套地区家家户户餐桌上最普遍的食物。

由于土豆种植相对简单，成活率高，人们对土豆的需求量大，土豆也成为烹饪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河套饮食文化中，不断传承、发扬光大。

小时候，亲眼目睹了母亲选种、播种、收获土豆的全过程。菜窖里用沙土埋起来的土豆不允许我们随便动，母亲告诉我们，那是土豆种子，如果乱动，明年等着饿肚皮。所谓乱动，也是迫不得已，童年的肠胃总处于贫瘠状态，尤其六十年代，眼巴巴瞅着锅里，可锅里稀的多，稠的少。

我家最不可缺少的是柴火棍，爷爷的一个大树园，解决了烧火做饭所需燃料。柴棍烧完后，余火尚存，母亲心疼我们，从菜窖里拿出两个土豆，扒拉开闪着星星般火

光的柴灰，把土豆埋进去，我和弟弟站在灶膛边，眼睛死死盯着灶膛里的灰。只见那星星点点的红光渐渐熄灭，柴棍变成灰烬还冒着一丝悠悠气，我们干脆蹲下来，眼巴巴瞅着里面。一股烟灰从灶膛里扑出来，我和弟弟变成大花脸，不住地咳嗽……

但一股焦香味也随之钻进了我们的鼻孔，我们边咳嗽，边吸溜鼻孔。母亲走过来，用一根棍子从灰堆里拨拉出那两个灰不溜秋的土豆，它已经换了马甲，完全不是之前的模样。母亲把它从炉膛里取出来，放在地上磕了磕，地上落了薄薄一层灰。

母亲拿起一个土豆，剥开一块皮，焦黄的土豆瓢的香气刺激着我们的味觉，“吧嗒”一声，弟弟的口水掉在地上，母亲将土豆递给他，嘱咐道：“小心烫着。”我将口水死死咽了下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另一个土豆，生怕它长了翅膀飞走，母亲拾起它，同样剥开那层硬壳，把冒着热气的土豆递给我，我接过土豆，来不及端详，一口下去，只觉得甜、糯、软、香随着一股热浪，在我的味蕾汇聚成一场盛典，成为童年记忆里最为辉煌的时刻。

随着时代的发展，烤土豆早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饮食方式，可无论架在炭火上烤出的土豆片，还是烤箱里出来的土豆片，缺少时间上的功夫，没有柴火余温所

包裹的贴身熏陶，因而再也找不到那时、那地、那味道。

人们常把经历过的一些事归为情怀，我们怀念一段岁月，是因为特定时间所历经的往事值得感念。土豆在贫困年代，成为许多家庭的救命粮，能吃上土豆、萝卜的家庭在那时算是富裕生活了，因而民间流传着：“钱够花、觉够睡，山药萝卜吃不退”的溢美说法，表达了人们对有土豆、萝卜可吃生活的向往、羡慕。

河套的母亲，不仅勤劳，而且手巧，在生活实践中，能把灰头土脸的土豆做成一道道精致美食，成为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珍品。

山药丸子，是河套人喜欢吃的一道美食，山药丸子主要有两种吃法，一是凉拌，二是热炒。两种做法大同小异，但口感不同。凉拌山药丸子关键是汤汁，所以准备汤汁的过程比较讲究。河套地区从山西、陕西移民过来的人多，饮食口味保留了两地喜好酸辣的习惯，因此汤汁要突出酸辣味，而又不能单一的酸。除了必要的醋外，蘸汁的主要来源是腌制咸菜的汤，搭配炆好的葱花油，外加黄瓜丝、香菜、蒜沫、辣椒，汤汁兑好，蒸好的山药丸子蘸汤吃，酸辣爽口，软糯滑溜。

炒山药丸子相对简单一些，锅里放少许油，葱姜蒜、花椒、辣椒炆锅，再放少许黄瓜丝、萝卜丝加色，最后倒入蒸好的山药丸子，小火翻炒两分钟即可出锅。炒好的山药丸子既有炆锅的香味，又软糯爽口，吃过唇齿留香。

遗憾的是很多年轻人和小孩，选择了成品薯片、薯条，商家不仅在土豆的工艺上翻新出许多花样，而且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加入了各种香料、膨松剂、抗氧化剂，将土豆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土豆以一种

全新的款式备受消费者追捧，为商家带来既得利益。

《长津湖》电影热播时，我也去蹭热度，其中战士们吃冻土豆的情节至今难忘，因为真实。即使艺术作品中，感人的细节也能触碰人心，而编导正是抓住了这一细节，使观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品味一颗土豆所起到的作用。战士与战士之间的真情，饥饿中鼓舞人心的力量，靠一颗普通的土豆传达，见证人心、人性。细节处理的艺术，观众的情感自觉融入其中，增加了影片的代入感。

六十年代，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许多人家靠土豆、萝卜艰难度日，姥姥一个寡妇老人，抚养大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女们相继成家，三舅因有点残疾，没有成家，和姥姥母子相伴，住在村里最西头，独户一家。秋天村里人家户户起土豆、萝卜（河套方言，挖土豆俗称起土豆）等，各家各户的土豆、萝卜起完后，被铁锹深翻过的土壤，泛出潮湿吸收阳光。姥姥迈着一寸金莲，胳膊上挎着柳编箩头，踏进地里，挪动小脚，用手翻捡土壤中遗留下的小土豆。

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苦力活，姥姥的手不停地在土壤里插入翻捡，热辣辣的太阳晒弯了姥姥的脊背，汗水一滴一滴洒进了泥土，她衣服上披上了一层泥土的颜色，和大地融为一体，慢慢向前蠕动。她的箩头里由少到多，小山一样堆起来的土豆，带给姥姥满足的笑容，有时也会翻捡出一颗大土豆，圆圆滚滚，姥姥把土豆捧在手里，左右端详，仿佛欣赏一件珍爱之物，然后小心翼翼把它放进箩头里。

三舅会适时走到田畴，帮姥姥拎回土豆。姥姥因为裹脚，一箩头土豆搬运起来困难。就这样，在秋天的土壤里，姥姥为生

活做了储备,等到一场秋水漫灌后,姥姥的“孤岛”被水包围起来。

冬天一到,水结成了冰,姥姥的屋子像童话世界的城堡,成为孙儿、外孙们的极乐世界。七八个孩子集中到姥姥的土屋里,地上空间小,我们就爬上炕去,姥姥的炉膛里烧着柴火,灶台上一口大铁锅烧得泛起红光,屋里的寒气被逼退了。

我们拿着自制的冰车,在表哥们的率领下,推开姥姥那扇薄薄的木板门,向无边的冰面跑去。冰车放在冰面上,火钩制作的冰锥戳向冰面后,冰车箭一般冲向远处。玩的时间长了,每个人的肚子都咕咕叫,表哥招呼大家撤回姥姥家休息。

推开那扇薄薄的木板门,一股热浪从屋里卷出来。扑面而来的香味使我们惊喜尖叫起来,几个人蜂拥而入,只听大铁锅里传出“咕嘟、咕嘟”的声响,表哥伸手要掀开锅盖,姥姥赶紧制止。她放下手里端着烟锅子,在小脚鞋底磕了磕烟灰,烟锅子搁在炕头上,姥姥挪动身体下了炕,麻溜地揭开锅盖。我们的小脑袋凑了过去,“哇……一锅煮土豆”,饥肠辘辘的我们伸手就要拿,姥姥又一次制止,她从那个看不清颜色的柜盖上,拿过来一个盆,用筷子把开了花的土豆从锅里夹在盆里。我们的手早已不听指挥,抓起一个土豆,左手倒入右手,右手再倒入左手,来回数次后,才举起来,把软糯、香甜、冒着热气的土豆送进嘴里。正吃着,表哥突然“哼”起来,我们停下咀嚼盯着他,只见他双手捂着肚子在地上转圈。姥姥见状,端来一碗温水,让表哥喝下去,他才缓过劲来。“烫着了吧?”姥姥这一问,我们恍然大悟,表哥吃得太急了,烫了胃。

时至今日,依然怀念姥姥那一锅煮土豆,姥姥不止一次为我们煮土豆,每当她

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我们的内心都被“咕嘟、咕嘟”声沸腾起来,那样的冬天,土豆营养了我们的身体,也温暖了一段时光,姥姥用她的勤劳,为我们贫瘠童年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养分。

几十年来,倍感土豆的亲切、温暖,深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河套人喜爱吃土豆,因为土豆有“中和”的功效,能与其他食材一起搭配,做出一道道味美可口的菜肴,因而受人青睐。“中和”是道教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只有和谐相融,才能构建平衡、舒适的模式。土豆与其他食材和谐搭配,形象、深刻揭示了道所包含的调整性、互补性。

河套美食之一的焖面,如果缺少土豆介入,无法做出焖面的柔和、软糯,土豆可化解面条粘连,降低蔬菜水分饱和度,这样做出来的焖面,从味觉到口感可谓完美。焖面是河套人家餐桌上的家常便饭,隔三差五不吃一顿,就感觉生活缺少了某种滋味,河套人对焖面的钟爱,主要原因是土豆的中和作用。

猪骨头烩酸菜是河套又一道美食,这道菜起中和作用的也是土豆,如没有土豆参与,这道菜品相不仅失去应有的观瞻,更关键是味道会发生质的变化。外表并不起眼的土豆,却有食材之间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中和效应。《道德经》说:“天之道,犹张弓也,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生动阐述了事物之间所需要的包容、互补作用。猪骨头烩酸菜,假如没有土豆的中和作用,酸菜的酸咸成分过度,影响味觉,猪骨头本身的油腻也得不到化解,猪骨头与酸菜之间能达成和谐相融,得益于土豆的调节。

人类从生活中不断发现、感悟并升华了认识,有人说:现在的人生有时候是很

失败的,但是有一个办法,你打开窗户,大自然会帮助我们恢复一些古老的常识和逻辑。

一次在宁波甬江边的餐馆吃饭,当地的朋友宴请我们一行,桌子上摆满了海鲜,名副其实的海鲜宴。我的筷子在盘子上游离,不知该如何抉择,一个小时过后,风尘仆仆的肚子感觉空空荡荡,无奈之下和餐厅老板请求,来一盘酸辣土豆丝。

当一盘酸辣土豆丝端上来后,我们一行几人的眼睛顿时冒出亮晶晶的光,筷子争先恐后伸向土豆丝的盘子。米饭就着土豆丝,酸辣味在舌尖上翻卷过后,鼓舞味蕾,浑身也被熨烫得十分舒展,旅途疲惫一扫而光,沾了海鲜腥味的口腔被土豆丝的酸辣镇压下去后,北方人用豪迈的气势扫荡完了这盘土豆丝。

宁波的朋友看得目瞪口呆,餐桌上的蟹、虾、各种鱼类,被冷落一旁,他们用最讲究的海鲜待客,而一盘酸辣土豆丝让他们感到蒙圈,怀疑起了自己的诚意,于是怯怯地问:“你们不喜欢吃海鲜?这可是最新鲜的海鲜,出海不久就上了餐桌。”怕有拂朋友诚意,我们也诚恳地告诉朋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人喜欢吃土豆,历史悠久,早已养成了一个土豆胃,很难改变。

离开宁波,前往舟山,当地朋友接待我们一行,同样以海鲜为主,鉴于口味,我们和主人请求,来一盘酸辣土豆丝混搭。宴席中,光盘最利索的是酸辣土豆丝。主人出于礼貌问:“再来一盘?”我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拒绝,就这样在酸辣土豆丝的鼓舞下,我们的味蕾在旅程中始终处于饱和状态。

冰车上飞翔的表哥步入花甲,在城里居住的几年中,始终剪不断土地情结,唯一坚持不懈的事就是每年春天回他居住

的乡下种土豆。他的老屋一直保留着,院子很大,乡下居住时,院子就是他们的小菜园。女儿为了方便照顾他们,几年前把表哥表嫂接到城里居住,居住条件改善了,和土坷垃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表哥,穿着干净整洁,脸上灰黄颜色褪尽后,气色白净红润。可他闻不到泥土气息,心里空落落的,其他属于自己的土地都承包出去了,唯有院里的一块地一直保留着。表哥为自己保留了一块心灵栖息地,每到春暖花开时,表哥精选一袋土豆种子,坐公交车回到乡下。

他坐在自己的院子里,笼在暖阳的光线中,在阳光的熨烫下,表哥额头的褶皱舒展了,老屋和表哥寂静安详地守护着一段时光,彼此依托,坦然接纳朴素简单的一切。

表哥手里握着一把刀,切割土豆种子,这项传统的技术活,农人非常娴熟,土豆表皮有发芽标志是最理想的种子。完成这道工序时,表哥还是按照传统的选种方法,土豆被分解成不同形状的小块,装进箩筐。表哥在新翻的泥土里开始播种。一把铁锹,一双手就可以完成这项工程。表哥的腰不停地弯下去、直起来,汗水随着他大幅度的动作,甩进了这片泥土。

秋天,表哥兴冲冲回到他的院子里,收获他的成就。土豆从泥土里被扒拉出来,圆滚滚的比拳头还大,表哥拿起一个土豆在手里搓摸,脸上绽放出一朵一朵紫色的土豆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几袋子土豆垒在窗户下面,虽然劳累,可表哥心里的踏实、满足驱赶了疲劳,他一屁股坐在一袋土豆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土豆驮着飞起来,他闭了眼睛,任由土豆驮着他飞翔……

[组稿编辑 陈旭]

亲近乌梁素海(外一篇)

■杨桂林

乌梁素海是镶嵌在黄河“几字弯”顶部的一颗璀璨明珠，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它是全国八大淡水湖之一，也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凌防汛等重要功能，是中国北方多个生态功能交汇区，也是控制京津风沙源的天然生态屏障。

世界环境日刚过，我约上几个环保志愿者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品读乌梁素海的初夏之美。

离湖岸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已感受到凉爽的风从摇曳的芦苇尖上漫过来，轻盈地荡起一波又一波纯净的绿意。

我曾游览过许多山河湖泊，唯有乌梁素海让我感到亲切与震撼。不仅因为它与乌兰布和沙漠、黄河、乌拉山国家森林公园、阴山山脉、乌拉特草原、河套平原等一起，组成了一个山水林田湖草沙共融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更因为我生长在这里，对它有着天然的亲切感，还亲眼见证了它一点点变好的艰辛历程。

过去，乌梁素海曾多次出现大面积黄藻，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持续了近5个月。水质也越来越差，最严重时周边村民常在湖面上看到死鸟、死鱼，村民们关着门窗都能闻到湖水散发的阵阵臭味。2019年，巴彦淖尔市启动乌梁素海湖区生态天

眼智慧监管项目，对相关区域进行高空大场景视频监控，并建立水质自动监测站，实时监控乌梁素海流域水体水质情况。

乌梁素海的生态一天天好起来。据巴彦淖尔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乌梁素海湖区整体水质已由2010年的地表水劣V类，达到现在地表水V类，局部水域已达IV类。建立了灌区节水、黄河汛期补水、应急生态补水相统筹的多元化生态补水机制，加强乌梁素海水资源优化调度，分时分量向乌梁素海生态补水，保障乌梁素海生态需水量。

站在水边远眺，此刻的乌梁素海波光粼粼，朝霞与百鸟齐飞，这一湖阔水清的景象带给我的不仅是美的享受，更多的是振奋。在湖边漫步，我似乎能听到它生态脉搏跳动的有力节奏。

早晨的乌梁素海宁静柔美，阳光下，青山、绿草、碧波、水鸟浑然一体，宛如一幅清丽的水彩画。听着同行的环保志愿者讲述当地治理山水林湖草沙的动人故事，我心中升腾起深深的敬意。

这时，成片的芦苇荡渐渐苏醒。阳光在芦苇荡的缝隙间跳跃，轻柔荡漾的水波唤起湖区一天的活力。白琵鹭、疣鼻天鹅、灰雁、白眼潜鸭、大白鹭、草鹭、苍鹭、夜鹭、赤麻鸭、翘鼻麻鸭、鸬鹚……鸟儿们开

始了新的一天,它们在碧波、芦苇间起落、歌唱,舞姿优美、啼鸣婉转,绘就了一幅动人的晨景图。

乌梁素海一片生机与活力。我们在湖区一路走,一路看。

湖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里绿意盎然。近年来,湖区通过土地改良改造和综合利用,发展现代农业,推动科学灌溉,改善农田小气候,提高土壤肥力,取得显著效果。大佘太酒厂负责人吴海计划在湿地周边种植万亩红高粱,促进现代农业、酿酒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吕少宫是湖区一名退休教师,在他的记忆中,昔日的湖水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不得已举家搬迁。如今,水清了,鸟儿飞回来了。几年前,他重返故地,利用湿地温润的气候种植绿色蔬菜、培育菌类,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将来还打算发展文旅、康养产业。

罗跃忠是一名摄影师,十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乌梁素海生态环境的变迁,拍摄了近10万张各类鸟的照片。他和湿地的所有护鸟人一样,将湿地260多种鸟类视为珍宝,悉心呵护。

一次例行巡逻,罗跃忠通过高倍望远镜意外发现,滩涂上,一只疣鼻天鹅耷拉着翅膀。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只受伤的天鹅。罗跃忠立刻联系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前来救治。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这只疣鼻天鹅很快康复。罗跃忠心中欢喜,并将这只疣鼻天鹅取名为“跃跃”。每年,“跃跃”和同伴一起从乌梁素海起飞,经山西、河北、天津等地,到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栖息越冬,然后再回到乌梁素海生育、换羽。在“跃跃”离开乌梁素海疣鼻天鹅繁育基地的日子里,罗跃忠始终牵挂着它。

在过去的3000多个日子里,罗跃忠目

睹了天鹅种群从10年前的60多巢发展到现在的近500巢,每巢雏鸟的成活率也由2只提升到6只,有时可达10只左右。每当看到这群神态各异、叫声婉转清丽的湖中精灵,罗跃忠都觉得自己护鸟、观鸟、拍鸟的日子充满了甜蜜与幸福。

游览途中,我们遇见一名“渔二代”。他正静静地注视着阔大的乌梁素海水面,忆起这里曾是沙丘、荒滩、盐碱滩,眼前,水面上百鸟翔集、芦苇苍翠,水中群鱼畅游。他笑呵呵地介绍:“这些年,我家经营起渔家乐,来观光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在这里喝的是生态水,吃的是生态粮,挣的是生态钱。我真正懂得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的含义。”说完,他轻轻哼唱起乌拉特民歌《鸿雁》。

在他悠扬的歌声中,我们与乌梁素海道别。阳光灿烂,洒向湖面,成群的鸟儿自顾自地漫步、觅食、嬉戏。我们彼此约定,待到盛夏时节,再来乌梁素海看不一样的生态画卷。

到新华林场看绿色传奇

7月,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内,樟子松、云杉、沙枣、柠条、梭梭、沙柳……涌起阵阵绿波。苦豆子也顶着似蝶形、或白或淡黄的小花,迎风舞动。林场管护员介绍,苦豆子不仅是耐盐碱、耐旱、能固沙的植物,也是土壤优劣的标志。苦豆子开花证明,新华林场植树造林改善了生态环境。

已经退休的贾克明老人是林场第一代治沙造林职工,如今仍常来这里走走看看,闻着苦豆子花的清香,他的心里甜滋滋的。

过去,这里可不是这样。当年16岁的

贾克明第一次走进这里，心里暗暗想：什么时候能让这大沙窝变成金窝窝？一位老羊倌告诉他：等到苦豆子开花的时候，大沙窝就变成金窝窝了。从那时起，贾克明和同事们一道迎着沙尘暴，脚踩黄沙，在大沙窝深处搭起简易帐篷，过起了吃一口烙饼、吞咽满口黄沙的日子。他们常常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手上磨出血泡，嘴唇裂开口子。可是，刚挖好的树坑常常一眨眼就被黄沙填满了，好不容易栽下的树苗被风沙一次次拔起……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黄沙，他们经历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新开始。

1976年，贾克明走遍北京的各大林场，经过反复筛选，带回80余种耐旱、耐盐碱、耐风沙的优质树苗，最后选择小美旱杨和新疆杨在林场大面积推广。在这里植树，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手短缺。于是他们动员老婆娃娃一齐上。终于，小美旱杨和新疆杨成功种植。一棵种于1978年仲夏的新疆杨，如今已有20多米高，需双人合抱。放眼林场，新疆杨固守这片土地，撑起了一片绿荫，杨柴、紫穗槐、杨树、柳树、榆树等长成一道道固守北疆的绿色屏障。

现任场长杜文化是一位皮肤黝黑发亮的蒙古族汉子。2012年，他接过接力棒，

带领职工走遍还没有绿化的沙沙峁峁，一茬接着一茬干。

林场金烁种苗有限公司经理贾玉林是贾克明的儿子，从小就和父母在沙窝里滚爬。在试种植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的紫穗槐期间，他和父亲那代人一样，面临困难毫不退却。如今，贾玉林的儿子贾培也义无反顾地选择在林场工作。

自1978年起，该林场大力治理耕地盐碱化造成的土地沙化问题，先后开展了“三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工程，累计造林3.9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5%。杜文化常向参观者动情讲述：要用心守护这些来之不易的绿色财富。

新华林场周边，沿路见绿，环村增绿，瘠地添绿，庄稼喷绿。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美丽新画卷正在临河区乌兰图克镇的大地上徐徐展开。

站在新华林场林荫大道上，我静心聆听林涛和鸟鸣组成的美妙旋律，呼吸着泥土的气息。一群飞鸟划过林梢，冲向蓝天，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活力。这一刻，我读懂了这个绿色传奇。

[组稿编辑 高莉芹]

村子与村魂

■闫桂兰

故乡的村子消失了,村子里的土房子也消失了,我家的土房子本来就是土坯垒起的,自然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地融入了泥土中。

土房子是我生命的起源,在这片土地上,有我曾经流过的汗水和泪水,有我的奋斗和追求,有我对人生的困惑和迷茫,有我对感情的认真和纯粹。于是我把土房子放在心里,对土房子的感情,就像父母的爱注入我的每根血管一样,让我常常涌起一种思情,一种感动。

小时候只觉得土房子温暖,生活充满了欢乐。和村子里的小朋友们,可以在土房子里尽情地玩,在沙窝里尽情地嬉戏追逐,可以在田野里尽情地奔跑,可以在小河里尽情地捉鱼,可以在雪地里尽情地扣麻雀和套兔子……那土房子与村子里有我们无尽的欢乐。

长大了才知道乡村里的人是卑微的,卑微到了尘埃,被人看不起。因为乡村代表着贫穷落后,还有愚昧。于是就千方百计想离开土房子,离开村子,去寻找自己的美好,实现自己的理想。不管有多么艰难,受到多少次挫折,擦干眼泪,燃起信心,顾不得自己的疲惫和伤痛,义无反顾地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去争取。心想,只要离开这片苦涩的土地,就永远不想回来

了。

终于能离开这片土地的那天,我背着行李,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出了土房子,送我出村口后,我便一个人向前走去。走了一段路,回头望去,看见母亲还站在渠背上,银色的头发被风吹乱,用衣袖揉着眼睛。看见我回头,母亲向我摆着手示意我快些走。这时竟然有种不舍和留恋,让我眼泪夺眶而出。

在外经历了人生沧桑后,哪怕母亲已经去世多年,送我时站在渠背上的情景常常浮现,那种不舍与留恋的情感越来越浓,才发现那个偏僻的村子、不起眼的土房子和那片苦涩的土地,已经刻骨铭心,那里的人和事常常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浓浓的乡愁促使我不管是专程还是路过,都会到那片曾经有一百多个土房子炊烟袅袅的村庄、现在却是荒芜的杂草滩去看看。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会静静感受村子的韵味,感受那些人的气息、人的声音、人的身影,以及马牛羊猪狗鸡等等的声息,仿佛在飘着袅袅炊烟的清晨,又听到母亲喊我乳名的声音。

感受村子曾有过的温暖,那些最具有人情味的人和事。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事的都来帮忙,那些老房子都是乡亲们互相帮忙盖的,谁家压栈,壮劳力会帮忙,那场面

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完工后欢天喜地吃顿压栈糕。

村子里的白事宴,出殡那天,不论离墓地有多远,村里的壮劳力抬着棺木到墓地,后来有了汽车拉棺木,乡亲还是要跟着送灵的。村里的红事宴,大家能帮啥就帮啥,说说笑笑洋溢着喜庆。

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开河季来回步行八十多里路,用担架把重病的父亲从乌拉特前旗抬回家。让我难忘,让我感动。不论这些大事,还是生活中柴米油盐里你家缺一碗米他家缺几根线的小事,憨厚的乡亲们都会热心地去帮忙。这种淳朴的民风民俗便是村魂。每每想到这些,我对这片土地更加爱得深沉。

站在这片土地上,也会感受到废墟里的孤独与冷清,就会有种深深的失落与悲凉。土房子没了,村子没了,乡思不知该往哪个角落寄托。自己的根在哪里?故土不在,往昔不在。

在村子、在土房子生活成长,那是一段重要的人生,是一段温暖的时光,是一段最有人情味的记忆。回忆曾经的过往,不管它是苦涩的还是美好的,都有一份温暖浸润心田。

村子里的土房子是农民祖辈居住的地方,每间土房子里,留下了祖辈生活的气息。一个土房子,一个村子,就是一部内

容丰富、情节跌宕的长篇小说。

许多村里的人离开村子,外出打工。即使盖起了新房子,却与往日也不相同了,村子里有的也只是留守的老人或是孩子。有次我到新区,看到几个老人坐在向阳处晒太阳,神情有些呆板,眯着眼看向远方,这是千千万万个乡村老人的缩影。

一座座土房子组成的一个个村庄,还有那些沃土,它们是农民最原始最长久的生活模式,他们经历了历史的变迁,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传承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乡土文化。土房子消失,那些土房子里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也就随之消失:比如腰墙子,那色彩鲜艳的画里包含着多少传统文化内容;又如火炕,“老婆娃娃热炕头”是农家人对生活的满足与对土房子的感情……

土房子消失,但一些韵味十足的方言还在,淳朴的民俗民风依然代代相传,这是人们对故乡最初的记忆,成为村魂,留在这片有温度的土地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东西更替了旧的东西是必然的,新的村子虽然不再是以前的村子,新的乡村人不再是以前的乡村人。但无论如何,人们都会在新的生活中,创造新的未来,守住属于又一代人的新农村及村魂。

[组稿编辑 高莉芹]

石头的怀抱 (组诗)

■ 李建军

最好的风景

最好的风景
人类的足迹稀少
没有铁丝网
没有围墙
没有笨重冷漠的大门
没有保安
没有门票

最好的风景永远在预料之外
没有被人的想象磨损
风景的安静
会带给我长久的安静

最好的风景
我从不会提前知道
它隐藏在某一个地方
也许一生也不会遇到

野鸽子

有野鸽子的地方是我喜欢的
或者说野鸽子带给我欢喜

那一年夏天在鄂尔多斯苏吉布拉
今年秋天在和林格尔

野鸽子咕咕地叫着
野鸽子飞过黄昏时的姿势
让我爱上了黄昏

在野鸽子的翅膀下
夏天和秋风都有些庸俗

石头的怀抱

如果你在沉睡
就让石头醒来
让石头抱着你
石头的怀抱多么柔软而温暖啊

它不是你的爱人
也不会是你的情人
你们分别生活在两个年代

你可以爱上一块石头
它怀抱里已经有太多的时间
如果它抛弃一些时间
怀抱里就会有你的位置

这些长寿的石头
仅仅是短暂的爱
就已经太久远

阴天

山河陈旧
花朵蒙尘
树都快抑郁了

我沿着一条小路急走
五千步一万步一万五千步
微信运动已经有些劳累
而我还没有走出阴天
就像我一直无法逃出命运

什么样的比喻更合适

我曾想过
诗中应该少用花朵
用石头代替
要避免使用天空和星辰
那是我少年时代的最爱
年龄越来越大了
有些东西会凸显我的肤浅

然而
替代终究无法使愿望完整
我仍然那么热爱花朵
热爱天空与星辰
想想自己还有热爱的能力
就会心生安慰

爬沙山的黑甲虫

抵达是一次失败
终点是一种毁灭

四顾苍茫
此时路途失去意义

下山的路
以及自己骄傲的黑色
都被黑夜淹没

秋天下午的一个词：宁静

芦苇不摇
湖水如镜
世界处于停止状态

一只飞过的鸟打破了宁静
湖面上划过它的影子
几根稀疏的芦苇
身材修长
笔直的和倾斜的线条
使天空得到了支撑

此时
如果有一根芦苇摇晃
秋天就乱了

李建军，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荒野诗派成员。曾两次参加《草原》杂志组织的“自然写作营”活动。诗歌发表于《草原》《浙江诗人》《长江诗歌》《乌海日报》《内蒙古日报》《呼和浩特晚报》等报刊，诗歌入选《内蒙古七十年诗选》《中国江海诗歌》《奔腾诗歌年鉴》《2021 天天诗历》等选本。

[组稿编辑 李玉宁]

风穿过草原(组诗)

■张红霞

走过山岗

我以为
心可以随着脚
走得很远,很远……
走过山岗
便是海阔天空

远离了田野上泥土混着青草的味道
烈日下怒张的麦芒
剑戟一般划过肌肤
玉米的叶子在风中哗啦啦作响
温柔而凌厉地扫过脸颊
妈妈的腰日复一日保持朝圣大地的姿势
汗水一滴一滴融入干裂的土地
爸爸就着露水磨镰刀的声音
总在有弦月的晚上响起

我的脚不违心
梦里觅着旧路而归
那条村道走了千遍万遍
母亲的目光
在风中静静遥望
我听见父亲
在轻唤我的乳名
原来,那山那水
我一直——没有走出

火,我是多么地欣赏你

火,赤红的火
埋藏在地底多少年
要经多少人的践踏
才能以岩浆的形式
迸裂,喷发
我欣赏你
最终还是爆发了……
忍受到了极限
就痛快地燃烧吧!
红的,赤红的火
将那些诡异的青白色的东西
烧成灰烬

当有一天
我在由猿高度进化的现代人流中
有类似你的经历
我体内的温度骤升
也要来个痛快的爆发时
才发觉——
嗓门哑哑
我是多么地欣赏你——火!

黄昏遐想

将自己单薄成一帧剪影
粘贴在黄昏的背景下

将心情化作一阙小令
细细品尝黄昏

也许几千年以前
那个落魄的诗人
就是在这样一个黄昏
青衫翩然
鬓角满霜
将无奈的吟咏丢失在秋风里

也许那个远古的神话
就是在这样的黄昏落幕
不分昼夜地奔走
倔强地奔走
以血喷染出灼灼的桃林
奔走,千万别停下
有一种东西已窥视许久
窥视噬啃的时机

也许,可爱的鸠鸟
为着一种永恒的燃烧
就在这样的黄昏
镇定地吞食了桑葚
一支古老的情歌
从亘古流到了今天

站在黄昏的背景下
我甚至想到了——
荒漠尽头的一匹瘦棱棱的狼
高昂的头颅
双眼燃烧着绿幽幽的光
一声裂帛般的长嚎

黄昏
真是滋生想象的温床
站在黄昏的背景下
我找不到了自己

寒潮袭来

其实
我是想邀一个人
静坐在光影里听一首老歌
什么也不需要说
彼此懂得
我也想
对所有人微笑
把我揣着的春天
传送出去
如我对一切冰冷东西的厌恶
我向往着一切的光与热
尽管我已不是热血的年龄
小小飞蛾
本能地
向有温度的地方靠拢

可是,朋友
谁又能告诉我
一场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
是怎样猝不及防地
击碎了
所有关于暖阳的幻想
心
在一夜间结了冰

站在雾里

似纱非纱
隔了山隔了水
隔了三月的桃之夭夭
你的气息
是如此熟悉而又陌生
你掌心的温度
触手可及却又遥不可及

一米的距离

我却找不到了回家的方向
是什么
让一根被忽略的刺
慢慢楔入骨髓
成为致命的伤
我还记得
你少年儒雅的模样
眉间的暖意
究竟是生活粗粝了时光
还是时光薄凉了生活
像这雾

站在雾里
我故作镇定
其实我还是害怕
害怕在滚滚红尘中
与你走失

风穿过草原

我站在广袤的草原上
邂逅了
亿万年前的山风
这自由穿行在草原上的精灵
抑或少女,抑或老者
风带着我的衣袂翻飞
在她的脚下
我情愿化为一缕轻云
连同这蓝田玉一般通透的空气

我的脚下
或许是浩渺的海洋
或许是巍峨的群峰
而亿万年之后
又有谁会和我发出一样的感慨
只有风知道
风读着我的脚印
以及

世人的悲欢离合
不过雪泥鸿爪

谁是谁的刹那芳华
谁又是谁心头的那点朱砂
端起杯中酒 端起杯中酒
在一曲旷远的蒙古长调中
和着风饮尽
还是
细细记取这红尘缭绕的温暖吧

致子期

诗行与诗行接轨
操琴的素手怎能按捺住如鼓的心跳
弦音像调皮的小孩
子期
一个注定了的故事
我们真不该邂逅在诗行间
眼眸波动
只不曾启齿

也许
只这样伫立到地老天荒
文字的青鸟翩翩舞动
洒落一片雪白的相思
却是
你吟你的晓风残月
我唱我的人比黄花
文字与文字的排列组合中
唯爱是一位古典女子的腴腆
笺上伶仃的墨迹是你缠绵的心迹
满卷菊香的消瘦是我缱绻的情愫

子期
什么时候我们成了婉约派的衣钵
我很累
为这绝尘的爱

子期

试想梁祝的十八相送
你就会明白
乾坤震兑都无关紧要
只踏爱而来
你不会错失在我看似迷离的文字宫殿

子期

踏爱而来
一路的梅香
已恍若眼前

我是水

你总是笑——
我是水
需要盛在一只精致的玻璃杯里
我不能否认——
我在这滚滚红尘中痴人做梦的悲哀
然而
你可知道
我倔倔地不肯给你承诺的理由
也想过
安然做你杯中的水
抑或 妩媚成一根藤
汲取你的爱情养分
连微笑也恍惚

你可懂

一条溪流的欢歌
一滴水穿石的韧性
我有梦
我不能滞步不前
不能只为你一人而歌
我不能安然于杯中
从我水一样的年华
一直到我老的那天

亘古不变

是的
我是不胜寒力
现实的风雨会打湿我梦的翅膀
也许有一天
我累了,想找一个歇脚的地方
也一定不是盛放在玻璃杯里
我是水
却不是你杯中的水

怀旧

时光向前走
坚决得如混凝土铺就的城市的步伐
感觉跟着走
窗外杏花枝头妖娆了几回回
从不敢回头
尤其是一首老歌的如水蛊惑

将心捆绑
流放到千里之外
梦倔倔地
辗转转觅着旧路而归
宛若游子对故土的热切守望
瘦了的相思

怀旧

是心底的纤纤的结
柔柔的痛
再也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了
一壶酒
一袖风
慢慢将记忆滤过

[组稿编辑 李玉宁]

暗夜之舞(组诗)

■党 剑

暗夜之舞

你的身体里流出一个音乐的海
清洗遍布全身尘世的尘埃
无法燃烧无法熄灭的悲哀
异乡人忘记漂泊
是故乡弥漫在辽阔的暗夜

暗夜之舞,开始上演
呼唤岩浆的烈焰
忘却三叶草的孤单
你是从花瓣走向花萼的女人
而月光如幻

暗夜之舞,柔软如风
十指舞动,香气如兰的呼吸
在幽深的水面上铺开燃烧的痕迹
灵与肉有了贴着水面疾飞的可能
请和我去水边的故居

暗夜之舞,眩人双目
从碧绿到金黄,从金黄到紫红
飘忽的时光里果实紧紧深藏种子在心里
异域的时空里夜色纷坠如雨
守护着生命中的宝贝还有什么不能含泪
倾诉

暗夜之舞是异乡人的灯,是黎明时的梦
暗夜之舞是手指开始微笑,是长发开始低语
是踏起芳尘的跫音
是两颗搀扶的心灵
是那么多的往事在深夜里被一一唤醒……

城市里的纤夫

深深勒进肩胛位置的麻绳
交错滑动落满灰尘的布鞋
一辆缓缓转动的三轮车
一串砸向水泥路面的汗珠
一堆码得密不透风的蜂窝煤
让我想起小学课本上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不同的是那是古铜色的赤裸脊背
而你是汗水浸透的蓝灰色中山装

穿着短裤的摩登女郎
光着上身的彪形大汉
吹着泡泡的小小男孩
乌黑锃亮的广州本田
像一条喧哗的河流,流过

你毫无觉察
躬身,拽绳,蹬腿
青筋暴涨的腿肚,巍巍颤抖
黑色的蜂窝煤,岿然不动

就像渐渐暗下来的天色

躬身如犁的纤夫
皱纹沟壑的纤夫
你拉的不是一车蜂窝煤
你拉的是沉重的生活啊
街边的高楼大厦
还有一棵小小的行道树
见证了一位年长的城市纤夫
其实我是多想叫你一声：伯伯……

碗里的太阳

油漆剥落的圆桌上,左边
一碗清淡的面汤,右边
一碗滋滋油响的面条,中间
静卧着新买的纪伯伦诗集
一个人会有莫名的伤感,虚脱
望着袅袅升腾的热气,出神
当我陷入虚空,我的余光发现
面馆老板兼厨师,正奋力抻开面条
那样子,像极一个双手扯开拉力器的健身者
满脸汗水的媳妇,收钱,找零
回手就是一瓢清水扬进锅里
像一名敬业的助手,一丝不苟
“勤劳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伤感”
心底泛起一句格言,真切

什么晃动我的眼睛,太阳
不是来自天上,透过阴云
而是碗里的太阳,一枚炫目的硬币
潋滟水纹扩散的明亮
碗里的太阳,映照自己凝重的目光
映照着我无法言说的忧伤,逐渐
碗里的太阳,炫目,明亮
质问为物质奴役的心灵,黑暗

为何走不出世俗无形的钢铁栅栏
碗里的太阳,如高居云端的女人
目睹人间缓缓的,咽下一根面条
像是嚼碎,苍白生活里长长的忧伤

生命短如小令

用一个整夜的时间
怀想春天般的女人
就像怀想半个浮生
如果这个时节处处喧哗
那么我此时的沉默
也成为另一种诉说

幸福像是来到了夜的另一半
就像注满了清水的玻璃酒杯
充实,透明
颇长的酒杯无法不感到从容,宁静
就像你静湖般的心
被爱的澄澈包围

经历季节变换
人事变迁
忘却人间烟花
云端漫步
不知这样的怀想
要经历几多华年

那一天莅临人间
我想我会去看你
生命短如小令
适合做一件精致的事情
生命美如夏花
岂能让流光碎影去清洗

[组稿编辑 李玉宁]

最美的你 (组诗)

■梦 蝶(五原)

最美的你

即使生活 予我一生碌碌繁琐
我感恩这磨难中 结出的果
充实心灵每个角落
让我痛 也感受快乐

即使 生活予我一树枯枝的残破
我感恩这严寒中凝炼
依然挺立在北风的萧瑟
笑在枝头的
是我不愿屈服的骨朵

你不必疑惑
你不能 笑谈我平凡
却坚定的执着
或者
我这样的活
是因着 爱
太阳温暖的触摸
爱 星辰亘古永恒的传说
我也爱你
那一畦红豆
馨香溢满的南国
便 予我一寸相思吧
予我一生长情的承诺

行在光里 点燃着热
梦想从不曾缄默
这样的平凡
是我 是我们
如水 如火
静美 炽烈
所有的努力都被
人间值得

梦醒雪夜

这样的一场雪
期许了整个季节
累了 冬天
翩跹而来
却踩着早春的节点
悄悄然而热烈

灯笼摇曳
诗韵在笔端流泻
枯枝 抖落冬的料峭
大地张开宽厚的怀抱
浅睡轻眠

我若偏爱
绝不 爱你的高洁
不爱你洒脱和冷冽

独爱 你
化在手心的那一泓清泉
彻骨如昨夜

我若偏爱
亦不爱你的寂寂无言
不爱你柔软和执念
独爱你 剔透冰洁

这样的一场雪
是春与冬的相融衔接
是梦与醒的更迭
是迷茫与希望的交接
是昨天 与明天

无题

夜 醒了
星辰敛去锋芒
路灯拖曳着长长的影
默默的承载着一冗长孤寂的静

黎明撒下微光
被折叠成彩色的弧
编织一幅无处不在的网
天空 被点亮
所谓的幸福
变成我们拼命奔跑的模样
脚下的路 追着光
在努力 也在迷茫

晨风拂过枯干的枝桠
抚触着落花流殇
此刻的静

像极了一激剪秋的眸光
沉在最深的底
蓄着 待奔涌的能量

断线的纸鸢

一个圆心
无数密织的圈
迈出的脚步 不断向前
我 却走不出那一弦环形的弧线
黑与白的边界
无休止地交替更迭
画一个 又一个圆

彩色的梦 呵
像风筝 断了线
我找不到重新的连接
手心的轴线
变成丢不掉 留不住的挂牵
我仰望 梦的季节
却已不能再做那个寻梦的少年
生命中唯一闪亮的点
藏在心底的深渊
时而拎来
感慨曾经
被埋葬的流年

路的辙痕延绵
时间反复回到原点
最初与最终
终将在夕阳的光暖里沉眠

[组稿编辑 李玉宁]

季节的思绪 (组诗)

■张爱华

秋思

总是在秋季来临的时候
把高原向往
去看那一团团悠闲的白云
自由自在地徜徉在蓝天上

多么像喜欢你
钟情于天高气爽
你成了我唯一的情人
汇聚了多少次初恋的目光

听听秋风的述说
享受着秋的舒畅
火红的枫叶是你的心思
在山峦上遥遥相望

回眸一笑
拉长了地老天荒
好想钻入那颗
成熟的心灵里
抽丝剥茧
孕育着一生深情的篇章

雨中的花伞

在一个细雨蒙蒙的秋天

秋风瑟瑟,刮起了我的思念
你是那雨巷里的姑娘
打开了那把俊俏的花伞

秋雨绵绵的挥洒
只见你的步履珊珊
你的那把花伞
给我朦胧的美感

虽然看不见你的容颜
你的韵味飘现
你的窈窕身姿
留给我爱恋无限

多么想去告诉你
请收紧那把雨伞
让你我在雨中漫步
把诗情留在心间

秋来菊花淡淡香

总是到了初秋
就一直盼望着见到你
在天高气爽的季节
你总是款款地如约而来

像一个优雅的恋人

带着高洁的气质
和卓尔不群的风姿
来赴一场秋天的盛会

百花已经凋零
你不畏风霜与寒冷的蹂躏
迎风怒放,铁骨傲霜
给人间送来了阵阵幽香

不与百花争艳
只为金秋添彩
在角落里悄悄地绽放
更是见证了生命力的刚强

你有谦谦君子的气度
又有淑女妩媚的形象
热烈奔放的花朵告诉我
你的内心是火热而又忧伤

深秋谁来增添大自然的芬芳
唯有你,有不惧寒冷的担当
我赞美你的乐观与顽强
我为你的高洁而歌唱

月光

今夜
仰望皎洁的月光
如水如雾
轻轻抚摸着心底的芬芳

一样的月亮
不一样的月光
一样静悄悄的时间
感觉却不一样

银辉闪烁

暗夜漫长
一种隐痛
不断摇曳在心房

徘徊在你的门前
却不敢上前叩响
只想回避现实的无奈
躲进幸福的梦想

雪莲

你是一朵盛开的雪莲
我是那一域洁白的雪山
经历了万世的沧海与桑田
宽广胸怀把大爱呈现

一起静谧地享受阳光
一起共同体会脉脉的温暖
岁月是这样安静地流淌着
就永远不会有凡尘的疲倦

双手合十静静地祈祷
在寻寻觅觅里苦恋
相逢何必曾相识
期待在万丈红尘永久作伴

有情人终成眷属
良宵何必苦短
感情永远不会变老
化作忠贞不渝的诗篇

共同吟唱春花秋月
相伴欣赏雪花浪漫
不去品尝分离的痛苦
永远珍惜美好的眼前

一起见证地老天荒

一起把良宵美景感叹
一起静静地在佛前祈祷
让我们永远共处一片蓝天

默写你的情

在一地月光里默默思念
想把沧海凝成桑田
在一缕阳光里享受温暖
去挥洒柔情的感念

当海风吹乱了发丝
当那艘帆船
慢慢消失在地平线
手心抚摸着胸膛
你是否会把我遗忘在
红尘滚滚的世间

心痛的感觉
不是心海掠过闪电
遥远的思念
你是一块拿不掉的铅

想用后羿射日的力量
把曾经的情积淀
想用太平洋的海水
淹没心底炽热的火焰

今夜,在皎洁的月色里
再次把你想起
临风把酒

歌舞婵娟
赴一场爱的盛宴

情思

远山如蹙
湖波轻荡
当金菊绽放的季节还没来临
你的歌
已越过几个时节
匆匆镌刻着我的思想

在一个烟雨空濛的早晨
一叶扁舟轻扬起航
载着一生的痴情
和无怨无悔的愿望
驶向爱的绿洲
遥远的溯方

心思便化作了茂密的森林
和皎洁的月亮
不知不觉
天际雪花飘落
我矗立着
痴痴凝视你那烈焰般的脸庞
和秋水般的目光
眼睛与眼睛独白
最终,我的心里
浸透了你唯美的印象

[组稿编辑 李玉宁]

雪花在今夜走来 (组诗)

■ 旺 伦

太阳和微笑

这个世界很温暖
是不是和你的微笑有关
为了感谢阳光的厚爱
花儿奉献了清香
树枝摇摇摆摆跳着舞蹈
百灵献上了深情的歌唱
有时我在想
如果没有阳光
万物会不会忧伤
如果没有你的微笑
这个世界会不会很冷很冷

观梵高画有感

当他拿起笔站在画布前
便已经沉浸在另一个世界
听着乌鸦的声声鸣叫
看见它们飞过麦田
仿佛是对世人的嘲笑
又像是对丰收的祈祷
这是属于奥维尔庄园的田野
此刻他的思维在自由奔放的国度
飞翔在自己艺术的空间
当那一年枪响的瞬间
我相信他那纯净的灵魂

仍沉醉在那片如黛的星空

雪花在今夜走来

雪从初冬的时候就来了
它以轻盈的姿态

就像悄无声息的自溺
带着无可言说的伤感

从路上走来
今夜的雪花
被夜色包围着
融化在文字中
你会感到一种湿润
一种被泯没的感觉
今夜
雪花的清凉
润泽着诗行

雪是希望之光

天上的云是谁用雪堆起
每个形状都有一种无言之美
染白了万里江山的浩荡
遮掩了冒着炊烟的村庄
穿越了时间与空间

带着宣纸墨韵的意境
又像蝴蝶般的轻盈振翅飞临
庇佑着这片古老而多难的土地
突如其来的苦痛
在我们奋斗的路上埋伏
而希望也伴随着我们
就像雪花承载着生命之重
不屈不挠一路前行

九月的贺词

是谁摇响了九月的风铃
是那一片片金色的麦田
是农舍里飘出的缕缕炊烟
是枝头挂满的果实累累

你离不开乡村的土地
守着白发苍苍的乡音
守着一粒粒饱满的心
在夕阳下听牧童悠扬的笛声

根像骨头一样坚硬向下延伸
守着你钟情的每一寸江山
守着秋天卷起的土气
把身体紧了又紧

当镰刀把丰收唱响
当雀鸟惊喜于田野的饱满
当九月的意韵悄然盛开
诠释着生命的淡然与绚烂

阿拉善胡杨

苍桑带来久远的呼唤
冷月凝视着无尽的时光
在阿拉善的土地上
有着大片的梦

梦在火焰中燃烧
心中唱起不屈的歌谣
如这寂寥的胡杨
在野性的风雪中守望

每片叶子都藏着一个太阳
燃烧着朝霞
燃烧着夕阳
这热烈的梦啊
让我如何贯穿你
一千年前生在这里
一千年后也死在这里
这片不朽的土地
才是你顽强屹立的家乡

光影之痕

细致的光影
投向一张沉静的脸
泛着清澈与透明
掩盖了时光细腻的包装
如明净的风
拂过夜的朦胧

风来自荒野
在行走中放大了自己的虚空
在干净的水面
荡漾出精美的花纹
没在意陶罐的倾听
把若有若无的心事
呈现在一个又一个梦境

河套金秋

向日葵低下沉重的头
背着朔朔金风
铺满了河套大地

包围了北方的城乡
镰刀从沉睡中醒来
带着征战的锋芒
趁金风正浓
趁阳光和盛
趁季节的枝头饱满
认真聆听秋天的絮语

乡村秋天杂记

隔着窗子也能嗅到
用香气堆积这个浓郁的秋天
枝条在风中若隐若现
篱芭锁住了夜
来自池塘的蛙鸣
揪住了牧羊犬的耳朵

一阵风吹过
吹过七月的流火
吹醒了田间地头的乡音
牧童笛声阵阵
带着月光走进恍惚的流水
而蝉用鸣叫
企图叫醒一场梦

高台梁的油菜花

一朵花追逐着一朵花
层层叠叠的铺张
铺张出一个小镇的富丽堂皇
花开的声音汇成音符
加入了秋的合奏
这是阳光浓缩的颜色

这是高台梁经典的收藏
时节虽然不是春天
却开出了特有的花香

金风微凉
涌动着盛开的时装
我看到在大唐的诗句里
泡软了一朵朵金黄的花
不经意地洇开
欣喜地伸出双手
想把它长久的拥有

倾听

悠然于乡村
虽没有高山流水
却有野花蜂鸣
春雷依旧
暗香如故
季节的花儿次第开放
随着冰雪消融
溢满了人们的心潮
鲜活生命的律动
音乐般地响起
轻轻驱散了内心的寂寞
灵魂无法抗拒
在优雅的乐声中
坦露自己的心声
正如我难以拒绝
每个季节带来的萌动

[组稿编辑 李玉宁]

在路上 (外一首)

■赵春霞

书中的智慧会带你远航
并能积蓄抵抗风暴的力量
信念坚定释放的芬芳
在疲惫里典藏
无论怎样,我们一直在路上
梳理着自己想要的模样

春意微凉
曼妙迷人而且充满希望
跨过春情如画的过往
又一次在繁华下成长
杂乱的思绪渐渐收场
青春在书香中滋养

书海里畅游时无需收敛锋芒
奔跑时也要记得停下来驻足欣赏
让陪伴着成长的岁月不那么匆忙
不言诗画不言沧桑
旗袍盛宴在夏日竞相开放
生命燃烧的张扬

前进的路上
边走边向远方眺望
无论途中的风景怎样
要学会让心在合适的时候安放
夜未央,自己的辉煌
在路上

乌梁素海采风有感

我满眼的羡慕和神往
曾经闪烁的理想
此刻徜徉在心房

游艇热烈而坦荡
此时也激情奔放
怀揣着梦想
闯出一池芬芳
视野豁然开朗
心跳在波浪里跌宕

湖水荡漾
芦苇深处泛着沉香
七月的骄阳
也收敛了锋芒
阵阵清凉
恣意的和心灵碰撞

娇羞的姑娘
尖叫声越来越响
穿过摇摇晃晃的芦苇荡
飘出绿意盈盈的长廊
海的中央
青春在肆意飞扬

海与天默默相望
氤氲出独特的馨香
鸟儿静静地张望
在水面轻轻拍打着翅膀
仿佛也正在酝酿一场
从天而降的旷世绝响

[组稿编辑 李玉宁]

诗词集萃

李斌诗词选

■ 李 斌

丰收节有赞

俯瞰田畴无际黄，南疆北国尽飘香。
秋风送爽翻金浪，霜露落禾溢满浆。
水稻弯腰添饱穗，玉茭硕大籽仁长。
牛羊膘壮鱼虾跃，骡马精神禽鸟翔。
车载千斤原野闹，院堆五谷顺风扬。
农人忙碌开妍笑，大地丰收展亮装。
建设乡村兴百业，九州万里谱华章。

全区高标准农田推进会现场即景

万亩田畴望眼平，春风送暖岸冰融。
千台机械隆隆响，百位高朋赞叹声。
车队如龙原野进，村民竞摄小音屏。
前旗今日迎新客，美味家歌河套情。

全区高标准农田现场会即景

瓜果摘完平地光，葵花玉米正金黄。
三秋原野人机闹，河套今年打好粮。
贵客迎来声有赞，东家招待义情长。
高标田里英雄论，稳产品优更彰显。

全区高标准农田现场会有赞

建设高标行动快，巴彦淖尔率先锋。
克服矛盾收秋早，抢抓时机整地平。

古郡田畴增亮色，中旗管运企双赢。
搞活体制开新路，只为农民粮袋丰。

小树园花开了

五三头水浇，花绽满枝条。
李树叶浓绿，海红白嫩娇。
桃开鲜紫艳，梨正领风骚。
桑葚含羞晚，山楂欲放苞。
西梅花灿密，红枣带尖矛。
苹果枝稀软，鸡心吐细梢。
小园虽亩半，香溢满村郊。

麦田

春麦成方展绿原，套区尽现好良田。
高标地里说科技，滴灌施肥苗壮全。
道路平直通四野，渠沟顺畅水相连。
夏来五月人忙碌，收获时节在暑天。

鹧鸪天·河套小麦种植有赞

三月暖风地气扬，套区小麦种八方。
山前原野机声响，岸北平畴堰埂长。
人努力，天帮忙。措施政策有循纲。
惊蛰过后无阴雨，百万麦田产好粮。

开镰有景

细雨绵绵田埂长，套区小麦正金黄。
百台机械整装待，万亩平畴撒满香。

岸上东西千顷绿,山前南北产优粮。
人头攒动舞歌起,喜获丰收笑语扬。

临河小麦丰收

七月暑天照艳阳,微风吹野麦田香。
粮农地里银镰舞,老妪秧歌扮彩装。
机响隆隆传远外,人潮滚滚聚八方。
穗黄粒粒皆丰满,收获颗颗入廩仓。

现浇衬砌渠一瞥

衬砌农渠有创新,改良技术靠能人。
一机研制可三用,十里长渠不差分。
钢网织编成固体,塑膜铺底筑浇匀。
高标质量重若山,水利工程惠万民。

三普土壤采样有感

千里田畴绿意浓,阴山北麓望垠空。
草原土样远行取,耕地壤熟挖几层。
规范采集抓质控,科学化验需准精。
筑圆百姓增收梦,三普农人送党情。

边境线上三普采样人

戈壁荒原行百里,暑风燥热汗津津。
镐刨砂砾千斤使,锹铲土石真用心。
早起东君头未露,晚归山下暂栖身。
面包白水午餐饭,奉献憨实三普人。

引黄滴灌高效节水的魅力

套作粮粮高产田,水肥一体技超前。
废池蓄水再利用,渠海连通续有源。
麦浪轻风原野旺,瓜香四溢口尝鲜。
黄河北岸千川绿,塞上古城客涌先。

夏至乌梁素海即景

炎炎烈日正当头,海上轻舟浪里游。
少妇纱裙藏玉嫩,风吹秀发最飘柔。
俊男劲手把浆舵,船过苇芦惊鸟啾。

夏暑今来人气旺,火红产业至中秋。

新华林场

昔日黄沙刮劲风,如今满目绿森林。
灌乔植密土丘固,涵养水肥草碧青。

郭占元的诗

■郭占元

北海迎宾

五月花开百色浓,诗人相聚兴冲冲。
迎宾曲里情深厚,栈道台中怨少逢。
湖水微澜掀草碧,红旗烈焰映云彤。
皆知边塞多奇景,漫步河源欲觅踪。

参观兵团博物馆有感

十万戎装似铁流,乌兰布和度春秋。
红旗映日连天际,赤子擒沙要绿洲。
稚嫩微肩挑重担,纯真笑脸克千愁。
华年谱写屯田史,后世传扬赞不休。

乌梁素海

黄河改道向南迁,留得明珠镇北边。
阻绝沙尘云带雨,滋生草木雾连天。
啁啾百鸟鸣晴日,恬淡蓑翁钓暮烟。
一片清湖能济世,源源不断注新泉。

采风团拦河闸景区游玩

一首迎宾曲,相陪入景区。
金刚成对影,堤柳荫沿途。
擂鼓传祥瑞,登船望海湖。
沉迷童稚趣,忘已是鸿儒。

华莱士瓜

河套源头遍地香,每逢盛夏颂瓜王。
浑圆常与乾坤转,开口方知日月藏。
奇妙精华三伏熟,不同果味一囊装。

美名招得游人至，恰似梧桐落凤凰。

日暮渔歌

残阳入水漾红澜，鹰逐船舷拍浪欢。
满载渔歌歌近岸，坐观日暮不知寒。

谒杜甫故里感吟

笔架山前谒圣贤，生平峻伟亦堪怜。
儿时能咏凤凰曲，壮岁常吟鸿鹄篇。
骇俗千言成泰斗，登高一首到峰巅。
凡尘不把奎星识，客死他乡寄小船。

游河洛康家

南临洛水北依邙，貌似王官却姓康。
碧瓦朱甍呈富贵，藤萝翠竹漫幽香。
六河诸省开新埠，十代三朝盛未央。
百万庄园年五百，流于今世叹辉煌。

嵩山少林寺

五乳奇峰隐少林，抬头少室影森森。
重檐飞峻迎天授，黄卷青灯诵福音。
僧武功夫禅路远，文皇御旨佛缘深。
千年古刹声名赫，若拜菩提到此寻。

古都洛阳

天下中州是洛阳，江山拱戴奉君王。
千河合奏黄河韵，众色难攀国色香。

洛阳牡丹园

四月春深赴洛阳，园前十里已闻香。
花姿冠绝成仙境，气质无伦续盛唐。
神韵新辞情未了，武皇旧诏话犹长。
昔时国色官家有，今日游人尽徜徉。

白马寺

寺中香火接天庭，大殿音传贝叶经。
白马鞍驮三世佛，清凉台渡众生灵。
朝钟响起邙山应，梵咒声余洛水听。
说尽红尘烦恼事，暮然回首是浮萍。

龙门石窟

一入龙门呈佛国，伊河两岸影沈沈。
两千龕窟凌空掘，十万浮屠绝壁寻。
洛水长流吟石刻，乐天未老守园林。
皇皇瑰宝依尤在，留予今人作厚荫。

[组稿编辑 李玉宁]

讲述“老五届”人的故事

——评梁衡散文新作

■周纪鸿

近期,作家、学者梁衡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泥墙小院记》,在《当代》2023年第一期发表了《开河》《打猎》《挑水》,连同他之前在《光明日报》《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发表的《补丁》《吃瓜》《风沙行》《土炕》《梦回塞上二章》等10篇散文,构成了“梦回塞上”系列。在《泥墙小院记》最后一句,梁衡写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梁衡的这些散文都是写“老五届”大学生毕业后最初几年的生活积淀,让我们看到这代人曾经的时代印迹和进取精神,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和灵魂的触动。

一、真情回顾“老五届”人的底层生活

梁衡的散文创作开始于80年代,从最初的山水散文,到90年代的历史人物文化散文,再到21世纪的人文森林散文,有清晰的内容转换和艺术提升。而近期发表的这组“梦回塞上”散文系列,将目光聚焦在“老五届”人离校后的底层生活,深耕曾经的年代记忆——一段不可忘记的底层经历。多年来,人们对“老三届”了解较多,对“老五届”知道的甚少。“老五届”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他们出生在新中国诞生前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成长。他们在1961年至1965年考入大学,(1966年至1976年高考中断)一直拖到1968年至1970年间才陆续毕业。这批70余万名“老五届”大

学生有所谓“五子”的命运:百里挑一考上大学是“天之骄子”,“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为“棋子”,不按专业分配变成“弃子”,恢复高考回炉读研成为“才子”,改革开放后勇担重任成为国家的“赤子”。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很多人成为国家栋梁。“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梁衡在古稀之年对自己这段生活的回眸,也是对“老五届”人初涉社会艰难成长的回忆录和口述史。

梁衡1963年从山西太原十二中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1968年毕业。按正常分配应该分到中央档案馆、故宫博物院之类的单位。在政治动员下,梁衡作为党员带头自愿到边疆,有一种“男儿带吴钩”“青山埋忠骨”、舍身上阵的味道。1968年底,梁衡来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临河县,隆冬季节,滴水成冰,满院风沙,一盘冷炕。农民都在家里猫冬,大学生却来这里接受再教育,“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开始了最初的底层体验。《挑水》是梁衡刚在临河县农村劳动一年,在县里工作,后调任省报驻地记者时的一段生活情景。当时县城还没有自来水,日常生活得挑水吃。冬天即将去采访,家里没水了。他去挑水时,手压铁柄与抽水井筒冻在一起了,外村的一眼水井滴水成冰,井口愈冻

愈小,水桶伸不进去!妻子用家里暖壶仅剩的一点水煮了一碗面,梁衡挑了一筷子,两颗泪就滚过了腮帮。类似的体验同为“老五届”的原河北出版局张局长等人也有过。张被分配到新疆回民村劳动。环境艰苦不说,因为民族习俗之别,他不能用近在咫尺村里的水井,夏天要去五里外的水库上用毛驴拉水;冬天则要到水库里凿冰。坝坡很陡,返回时抱着一块大冰往上爬,经常滑倒,连人带冰又滚回冰面。呼天不应,四野无人,空旷的天地间一个男子汉在抹眼泪。梁衡感慨道“都说一滴水可以见到太阳,其实一滴水也浓缩着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的影子”。

《打猎》是梁衡回忆1972年在记者站工作之余,跟着少数民族兄弟打猎的故事。此时孩子刚出生,孩子奶不够吃。计划经济时代,粮油凭票供应,油每人每月三两,油水不足,母亲的奶水怎么可能充足呢?蒙古族包站长带着梁衡打了一只黄羊给梁妻下奶。艰苦岁月的底层生活令人唏嘘。无论是《挑水》,还是《土炕》《泥墙小院记》等篇,都是当时梁衡等“老五届”大学生们底层生活的真实写照。梁衡毕业离开北京,一下子扎在西北偏远地区工作、学习、锻炼,艰苦的生活,共同的磨难,微弱的煤油灯,狂放的风沙,粗糙的饮食,局促的环境,成为“老五届”人曾经的底层生活经历和难以抹去的时代记忆。梁衡的梦回塞上散文系列,是“老五届”人“自己描写自己”的文学书写,是“老五届”散文家面对这段“不可遗忘的历史”的再现。当我们读到此类朴实无华接足地气的散文,无不为之感慨、感动和感悟。北大“老五届”大学生卢达甫说:“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

的文学几乎是空白。”可以说,梁衡的这组散文填补了这方面的某些空白。他的努力是无愧面对历史的贡献。10年前,北大“老五届”曾编辑出版《告别无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纪实回忆文集(三卷),掀开了“老五届”底层遭遇的面纱。而梁衡的这些散文,陆续发表在国内的大报名刊,《内蒙古日报》《巴彦淖尔日报》迅即将这一组散文重新悉数刊出并配发评论,为历史存照;《作家文摘报》《中国剪报》等文摘类报刊也有转载。回顾过去底层生活,并非留恋苦难,而是尊重历史,不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底层生活经历,对“老五届”人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磨砺和锤炼,是认识社会真相的真切体验,更成为日后参与治国理政的宝贵财富。可谓“化苦难为精神资源”。

二、倾情讲述“社会人的童年”故事

梁衡不是单纯的散文家,他是集新闻理论家、新闻出版界领导、科普作家、学者于一身的社会科学家。他在大量的写作实践中,经常提出令人警醒的见解和富有原创性的观点。梁衡认为,“人生有两个童年。一个是自然人的童年,主要是身体的成长,大约六年。一个是社会人的童年,主要是从学校毕业后走向社会,学习独立生活,也是六年。”虽然,“自然人的童年”时间划分我不认同,实际上,十来岁的孩子也是少年儿童。但从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研判,梁衡的观点不仅很有新见,而且比喻也很贴切。无论过去和现在,很多大学生虽然毕业了,但对社会的认知还很懵懂,甚至幼稚。校园生活与社会生活截然不同。这些不同,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只能从生活中来,从实践中来,特别是从底层经历中得来的体验,这才是“社会人的童年”的必经之路和启蒙课程。

《土炕》“以炕为媒”，思接千载，浮想联翩。梁衡说，我的两个“童年”都是在土炕上度过的。北方人的“土炕”相当于南方人的床。梁衡在土炕上体会到人间冷暖，更深切地感受到人间的烟火气，在土炕上感受到家园变化，炕上春秋，搜集群众心声，写成以改革现行农村教材和教学体制的“内参”，被全国教育会议采纳，小炕头直接连着人民大会堂。在土炕上孕育了不少佳作，包括名篇《青山不老》入选人教版语文教材。他感慨道，在陕西佳县窑洞土炕上，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三大战役并获得了胜利。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是南方人，在陕北的土炕上转危为安，节节胜利。土炕温暖了大半个中国。土炕上直至退休之后，在京郊农家小院盘个土炕，最终因生态变化又拆了土炕。围绕着土炕的变迁和消失，跨越了一个时代的进程，也标志着认识的深化和感情的升华。

人们或许对“自然人的童年”故事记忆模糊，但对“社会人的童年”的事情印象深刻。毕竟这是成年人的亲历。把一段鲜为人知的生活展示出给读者看，更具有说服力、感染力。梁衡的梦回塞上散文系列，对“社会人的童年”真情书写，负有一种跨越时代的使命自觉。正如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提出的“人与世界一起成长”的命题如出一辙。人自诞生在世界上，在世上成长和衰亡，总要经历从弱小到自立、对社会从无知的少年到加入生活的青年和壮年的过程。“老五届”人从小就接受正规的小学中学红色教育，上大学赶上了运动、下基层接受再教育、在油盐柴米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中，在风霜雨雪的击打中，深刻体味到底层的酸甜苦辣咸，镌刻上时代的烙印。梁衡负责地把看到的

事实写下来，毫不媚俗地记录“老五届”人成长的历史，为我们民族提供一份关于“老五届”的人生档案。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老五届”人是幸运的，这一代人有如此丰富的经历，难以忘怀的经历和体验在他们身上镌刻，把这些忆述下来成为鲜活的亲历历史，也变成珍贵的成长心得。借用巴赫金“成长小说”及其时空体理论，梁衡的“梦回塞上”散文系列，集中描写“社会人的童年”生活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成长散文”。它是完全不同于“自然人的童年”的天真无邪，而是在社会里经过“习俗化”，逐渐适应社会、融入社会、锻炼自己、提升自我的刻骨铭心的人生岁月，也是黄金不换的体验和珍贵的人生感悟。

三、深情怀念“老五届”人的进取精神

梁衡的“梦回塞上”散文系列表现出“老五届”人对环境的适应，体现出这代人身处逆境的坚韧意志和执着乐观的奋争精神。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泥墙小院记》《补丁》和《人民文学》的《风沙行》可视为代表作。所谓“泥墙小院”就是在河套临河县农村用土坷垃代替砖石盖屋子，用废木条做篱笆门的平房小院里，用废脸盆去底搭炉灶，作家苦中作乐，土法发明，笑对人生；《补丁》则从自己一双补了13个补丁的球鞋谈起，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乐之至。一块补丁连缀了多少岁月的艰辛，一双帆布解放鞋迈过多少沙坑丘陵？梁衡在文尾发出慨叹：“岁月蹉跎命多舛，人生谁能无补丁”。在《风沙行》中梁衡写道，“沙丘相拥而去，一个连着一个；连绵的弧线，一环套着一环，如凝固的波涛。才知‘沙海’这个词的确不是随意地杜撰的……谁知还没有两天，沙漠就露出了真容”。“走到半路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瞬间

黄尘蔽日。前日里美丽温柔的沙海早不知躲到何处……一张口,好像旁边正等着一个人,立即就给你嘴里塞进一把沙子。”然而,风沙肆虐中,梁衡发现人们用栽树造林治理风沙。浩瀚的沙海波浪翻滚,在沙枣林带前却停滞不前了。沙枣林中坚持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的人们感染着梁衡,经飞沙走石洗礼后的他,经年累月也对风沙产生了特别的感情。正所谓人久生情,地久生恋。命运把他们扔到这沙地里来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风沙中的历练,不仅锤炼了梁衡的坚强意志,而且对梁衡的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多篇散文,都拜风沙所赐,“上天赐我以风沙,我报风沙以文学,报风沙以人生。”半个世纪以来,梁衡经过西北风沙的吹拂,走出了自己“出彩”的人生之路,而从大西北风沙中走出了不止梁衡一个,而是一大批出色的“老五届”人!

梁衡的“梦回塞上”散文系列,再现了“老五届”人难以遗忘的苦难记忆和底层体验,弘扬了难能可贵的坚韧意志和进取

精神。同时在回忆抚育自己成长的那块“边塞”热土时,也如沈从文书写《边城》类似,这种原生态写作,为遥远的西部,为河套地区、为临河这个小县立传扬名。

《泥土小院记》《补丁》《担水》《土炕》等散文,很容易引起40后、50后、60后、甚至70后的共鸣共情。至于到80后独生子女这一代就很难说了。当下很多散文,讲究字斟句酌,绞尽脑汁设计结构,费尽心机构划情节,却缺少像梁衡这种历尽人生沧桑、回望青葱岁月的真挚情感和无悔胸怀的上乘之作。文坛是多么需要梁衡这种如品茗话古,似闲话家常又内蕴精邃、炉火纯青的神来之笔。

散文归根结底是老年人的艺术。无论是巴金的《随想录》,还是汪曾祺、李国文、王蒙等老年时写的散文及梁衡的“梦回塞上”散文系列,都是穿越历史沙尘的陈年佳酿,是打捞人生岁月淬炼的哲理,是追寻令人血热泪流的审美絮语,更是增强民族复兴精神力量内存的生命纯真……

[组稿编辑 陈旭]

惟有真性情，学得牡丹开

——读刘兰萍散文集《苔花的天空》

■官亦鸣

文艺评论家赵瑜在谈及当下散文创作时指出：时下散文创作的五种弊端：一曰用力过度，二曰急于炫耀，三曰不真诚，四曰乡土当作消费品，五曰同质化。

他认为散文是一种滞后的情感外露，是停顿很久之后剩下的一些温暖的记忆。

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使人认识到精神生活中的各种力量，这就是在人类情绪和情感中回旋动荡的，或是平静地掠过眼前的那些东西。

一切的艺术作品都是用感情的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因此一切的艺术作品都是追求真善美的，而真善美的基础就是真。真感情，真性情，一句话真情实感。

近读刘兰萍的散文集《苔花的天空》，透过那一篇篇略嫌稚嫩的文字，扑面而来的便是作者对生活、对家人、对亲朋好友以及目及所遇的山水风景、点点滴滴、一草一花的真情实感。

刘兰萍是个真性情的人。她用文字记述着自己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经过的事。翻开扉页，那一串串带着作者真性情的篇名，便给人带着温度的亲切感：《我的十三岁》《那年，那月，那条街》《腊月里读〈人非草木〉》《父恩如山》《又闻艾草香》《我想有间海边小屋》……一串串带着温度的篇名，似她印在大地上的串串脚印，而这串串脚

印的起始，竟是她那刻骨铭心的十三岁：“我清楚地记得，1970年小学临近毕业的某一天，班主任老师站在讲台上一字一顿地宣布了升学条件和升学名单……”

那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学毕业生，生活中的一个意外，竟使她从此便与读书、求知以及后来的“苔花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了这个梦，她稚嫩的心便紧紧盯住了一切可以读书的机会，为了这个梦，她辍学在家替人帮佣时首先想到的是她的老师，她幼小的心里觉得老师都是有书的。于是，当她第一次走进赵老师家，“我一下子惊呆了，我定定地站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在那个逼仄的容不下更多东西的房间里，有一堵墙特别醒目，那便是满满当当的一架子书啊！”正是因为正当读书的年龄不能读书，使她格外看重读书，因为这生活中的一个“格外”，使她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与这“格外”的不解之缘，使得她在热衷于读书的过程中，便有了“苔花梦”。

这个梦想整整陪伴了她的一生。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阅读永远是人类走向世界，走向光明，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

带着直面现实的温度，带着鲜活的生活气息，带着作者对生活的由浅入深、由

简及繁的理解,她用她特有的真性情去观照着自己的内心,观照着生活在她身边的人和事,用她自己的方式去观察生活的现场和生存、命运,她把这一切的感悟、观察还有那一点一滴温暖的记忆,用心用笔用文字记述了下来,使得作品充满了阳光,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也充满了暖暖的生活气息和现场感。

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身临其境的代入感。

好的散文就要写得随心,读得随意,在快乐的阅读中完成着阅读的快乐。整部作品,大量地篇幅都在书写着家事,但件件事又却折射着人事、国事。也正因她初入文学,她的笔触还未来得及学会粉饰和装腔作势的“老练”,所以,在她的作品中,你便会从始至终感受到她的真:真性情,真感情,真表达。她在用心用情去勾勒着描摹着不同时代、不同场合、不同环境下的人和事以及他们不同的情感和心灵图谱,留下了不同时代、不同身份和生活经历在不同时空转换中有关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家庭、家庭与社会、命运与存在……在她稚嫩略嫌肤浅的文字表达和同样对生活的稚嫩和肤浅的理解中,看得出作者是在努力透过这一切的稚嫩和肤浅去尽可能地写出人生修行和修行中的心灵的光亮。因而在这一切的稚嫩中引发读者更多的情感共鸣。

用真性情去捕捉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真性情去追踪着自己心灵深处的回响,又如何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情绪和行为,在充分认识自我的心理过程中,通过对自己和周围的人和事从人性角度去深入分析,重铸着人们对爱的信念。如如何对待爱情,她在书中写道:“年轻时我曾为普希金诗集里面的浪漫的爱情诗句着

迷,结了婚才慢慢明白,那些你依我依远没有夫妻间无微不至的相互照顾来的实在,这大概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吧。”

一朵花,一颗发芽的种子,一棵草,一个幼小的生命都能触发她心灵深处的那份真,她写道:“欣赏生命的成长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过程很美好。我喜欢看一朵花是怎样从花蕾变成花朵,喜欢看一片树叶怎样由纤小而变得肥厚,喜欢看婴儿怎样变成了幼童,欣赏他们成长,自己便也成长了。我相信,这些生命一定能感知我的温暖和我的期待,一定能感知到我们之间的默契,感知到我们相遇的快乐。”

而当她自己由幼童变成“姥姥”,她把这一切理解成“我生命的再次延续”,她用六封写给外孙们的书信,记述着她的爱,她从中理解了幸福的本意,“从小到大我习惯了吃苦,习惯了承受……或许我觉得这种疲惫也是幸福的一部分。”

她把承担和责任当作幸福的一部分:幸福不是享受了多少,而是奉献了多少,更是奉献后的那种愉悦。她在给外孙的信中所写:“祖孙间的相互陪伴是短暂的,最多也就十几年,待你们能够独自走在上学的路上,便不再需要我们,有机会照顾和陪伴你们不过区区十几年,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世界所有的爱都是伟大的,也是最美好的,世间万物之所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就是因为这种伟大的爱的存在,因此,也是一切艺术作品歌颂的永恒的主题,她用最朴实的语音,最真诚的情感表达着一个最伟大的字:爱。

托尔斯泰说:“任何艺术作品中最重要、最有价值而且最有说服力的仍是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在作品中所写道的这种态度的一切地方。”

刘兰萍的“苔花梦”源自于她对命运的不甘，“虽然我的十三岁有不幸、不甘和不公，鲜有少年时期的无忧无虑，但这个世界向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向我打开了一扇窗。”她写道：“我十三岁时所拥有的和别人不一样的经历不仅让我在小小的年纪就可以帮父母补贴家用，也让我由此与书结下了缘，是书让我看到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让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人生。”

于是她在书中读到了清代诗人袁枚的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一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打开了她对生活对人生的另一扇窗。

于是，她有了一个“苔花梦。”

袁枚的诗里蕴含着客观与主观、劣势与优势、表象与本质、渺小与伟大等关于人生的永恒的命题，他的诗本身就是对苔花们的命运的最好解释，平淡中却意味深长，情深而韵长，诗的弦外之音，味外之味，曾激励了多少平凡人去追逐不平凡之梦。

但是当我们认真地再阅读袁枚的另一首关于苔花的诗就会感受到诗人那看似平淡实则充满了人生哲理的深度：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

光有“苔花梦”是远远学不来牡丹开的。

写作是为了表达，更是为了思考。作为一个对文学有追求的人，不仅有真性情、真情怀，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颗对生活真诚的心，有对世间一切事物灵动的观察，当然，更得有灵动的文字表达。

刘兰萍似乎对这一切早有思想准备，“我始终觉得自己就是那颗像米一样渺小的苔花，但我不甘心，我不想默不作声待在那个小小的角落里兀自开放，兀自凋零，我想拥有一片更为高远辽阔的天空。”

为此，她苦苦追寻了大半生。她用她稚

嫩的笔不屈不挠甚或是不依不饶地去攀登，在各种各样感情的纠结中，在生活的磨砺中，她努力地盘垣在理解、同情、悲悯、痛惜、欣赏、倾慕等等这些人类最普通最常见也最使人说不清理还乱的情感纠结中，然后去寻找自己那个被常人不可思议的“苔花梦。”

她的苔花的天空辽阔而深远，因此愈显得山高而水长。

散文的最终目的是把情怀、思想用诗意的文字表达出来，让其走进读者的心里。

散文写作，光有生活细节的真实和真情实感的书写还远远不够。读书很重要，修炼自己更重要，要有意识地在阅读中努力培养自己看世界的眼光和能力，既可以从小家看到大家，也要从脚下看到天下；既可以从历史中看到当下，还要从今天展望明天。一个优秀的散文写作者，阅读固然重要，阅读中开阔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格局更重要。阅读如牛吃草，反刍是思考，吃的是草，出的都是奶。不仅生活需要文学，文学也需要从生活中提炼出精华。为了实现“苔花梦”，哪怕从肤浅开始都不可怕，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我们需要拥有一颗苔花的心态去争取如牡丹般盛开的天空，但我们更需要让生命的河流永远保持澄清明静，因为世界需要爱，纯洁伟大的爱。

苔花也好，牡丹也罢，世界本来就是五彩缤纷的，只有自觉地把自已置身于生活的大海里，即使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只作一朵小小的浪花，也要一路高歌猛进，因为大海的波澜壮阔不可缺失这无数的朵朵浪花。

祝愿刘兰萍们苔花的天空更加辽阔。

[组稿编辑 陈旭]